

世

命

的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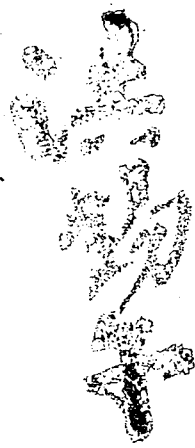
義

本



3 1772 6312 0

譯者：



在蘇聯的革命的十年中，文壇上產生了不少的驚人的蘇維埃的文學。無產階級的作家和「同路人」在這空前的事變中得到了無限的創作的動力。

一九一七年世界的十月；關於土地與和平的檄文；光榮而英勇的國內戰爭；震撼世界的破壞；死人遍野的飢荒；布爾雪維克黨在軍事和勞動戰線上的凱歌；經濟的改造；工業化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這些統統都反映在十年來的蘇聯文學上。

亞可夫列夫的十月是給我們留了一幅很生動的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巷戰的景片。

德米多夫的旋風是十月戰爭片斷的寫生。而寫得尤其好的要算馬雅可夫斯基慶祝十月革命十週紀念的長詩好。

尤其是英勇的國內戰爭給了蘇聯的作家大批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作品都是描寫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各方戰線和各個時期的英勇而光榮的戰爭。而且有好多作家大半都是當日親身參加這戰爭的。傅爾曼諾夫的叛變，卡巴耶夫；亞列克塞的布爾雪維克；賽拉菲莫維其的鐵的奔流；拉夫列捏夫的第四十一，伊凡諾夫的鐵甲車，幼兒，這些都是描寫國內戰爭的最好的作品。

描寫農村革命的作家要算捏維洛夫與賽甫琳娜了。我們在他們的作品裏看到農民的落後，農村受戰爭的痛苦，農民對於和平的渴望，對於政黨之不能辨別，受了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影響之後農村所起的變化，這些在捏氏的天鵝，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安得倫尼普紀章；賽氏的肥料及其短篇小說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的。

賽氏不但是一個十月的農村的作家，她並是蘇聯孩子的母親。

我們看那些露宿于墳院籬下，徘徊于車站市場，作小偷或派街生涯的無依靠的小叫花子，是震撼世界的破壞中必然的產品，也是蘇聯在建設上成了一個問題的問題。關於這些我們在這慈悲的，接近兒童心靈的賽氏的兩個朋友，黃金似的童年，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品犯人中，如畫一般的表現出來了。在犯人中充滿着愉快，充滿着生之歡樂，充滿着絕倒的狂笑，充滿着慈悲與情愛；他的英雄是一個街巷的小孩子——格里沙。我們看如果要不是那爛蛋，要不是那不承認什麼「秩序」，要不是那慈愛而且理會孩子心靈的馬得諾夫把那些小「犯人」弄到自己的雖然管理不大妥當而實際上却是勞動和教育的兒童殖民地裏來，恐怕那教育廳的官僚主義早已把格里沙和他的同類損害了。

她對於蘇聯官僚主義之殘餘，是多麼冷淡無情的攻擊呵！

描寫一九二一——二二年飢荒的有捏維洛夫的豐饒的城市——塔什干和賽明諾

夫的飢荒等。

格拉得可夫的石門汀要算關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及經濟的恢復等問題的有力的作品了。作者在這裏關於無產階級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去恢復已經破壞了的經濟及工業的問題，給了一個很確實的答覆。

說來實在慚愧的很！我沒有能力，精神與時間，不能將蘇聯十年來的文學作一個有系統的介紹，只能在這十分煩忙的工作與學習中偷一個工夫譯這幾篇短而又短的東西來。

麵包，啞愛，幼兒，兩個朋友及好婦人等是在國內反封建軍閥的戰壕內譯的，其餘是出國後譯的。

關於麵包的印刷等事，都是煩齋野諸兄代勞，這是我所特別感謝的！

一九三二，四月，二日。

116
283105
16

內 容

愛倫堡	一
麵包	一
左祝梨	二八
啞 愛	二八
左琴科	四四
好婦人	四五
賽甫琳娜	四五
兩個朋友	五四
犯人	六四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	一五三
黃金似的童年.....	一六五
伊凡諾夫	
幼兒.....	一七三
亞洛賽夫	
豬與柏琪嘉.....	二〇一
和年，麵包與政權.....	二一九
捏維洛夫	
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	二三一
附錄：著者略歷及照像.....	二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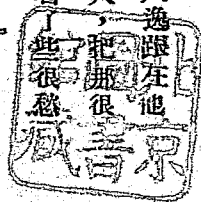
包 麵

雖然有好多美麗的城市，然而最美麗的城市就是巴黎了：在那裏有閑散微笑的女人，在那栗子樹下有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艷裝公子，在那碧玉鋪着的曠場上有反映着萬種的光輝。

瓦匠陸六逸生在巴黎。他憶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日子」。那時他才七歲，他想喫東西。他不作聲的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等待着；但是等也是白等了，因為那時他父親陸讓沒有麵包。他只有一枝槍，可是槍不能喫。六逸想起了一日夏天

的早上，那時他父親擦好了他自己的槍，母親笑着，用圍裙拭着鼻涕。六逸跟在他父親的後邊跑着，他想着父親帶着這新擦了的鎗，要去打死那賣麵包的人，把那很大的，此六逸還大的，同房子一樣大的麵包取回來。可是他父親倒反遇着了些很悶的人，那些人都帶着鎗。於是他們就唱起歌，並且高呼着：『麵包醜！』

六逸痴想着這樣好聽的歌唱完了之後，一定有很多的長麵包，尖麵包，圓麵包從窗子裏撒出來。但是後來却起了一陣很大的喧雜，飛來些很小的槍子。有一個剛才高呼着『麵包醜！』的人，叫喊了一聲：『痛呀！』就倒了。那時候父親和其餘的人在作些莫名其妙的事——他們搬了兩條板凳，從旁邊院子裏拉出了一個木桶，一張破桌子和一個大雞籠。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排到街頭裏，自己都躺到地下。六逸明白了；這些愁悶的人將要在這兒做捉迷藏的遊戲呢。後來他們就開槍了，也有人對他們還槍了。後來來了些別的人；他們也帶着槍，可是他們都是很快活的微笑着，他們的帽章閃耀着美麗的光輝，人們都稱他們為近衛軍。這些人們帶着父親從聖



馬頓花園經過。六逸想着那些快活的近衛軍把父親帶去養活去了，雖的那時候天氣已經不早了，但他還是跟着他們。花園裏的女人們都在歡笑着，艷裝的公子們在栗樹底下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碧玉鋪着的曠場上反映着萬種的光輝。在聖馬頓花園的門旁邊，有一位閑散的女人，坐在咖啡館裏，向近衛軍高聲說道：

「你爲什麼把他帶這樣的遠？在這裡也可以教他喫衛生丸呢……」

六逸跑到那微笑的女人跟前，好像小鳥鴉似的，不作聲的張着小口。一個近衛軍就端起槍開火了。父親叫了一聲倒在地下，那女人就大笑起來。六逸跑到父親跟前，扳住他的腿，他的腿還在顫動，父親纏着好像還想要爬起來走的一樣，就很慘痛的叫了兩聲。

伊時那個女人就說：

「把這兩個小狗也打死罷！」

一個艷裝公子在旁邊的小桌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反對道：

「把他打死了，將來誰去作工呢？」

於是就把六逸留下了。

可怕的七月過去，安靜的八月來了；自此以後，再沒有人唱歌，也再沒有人打仗了。六逸長大了，還記着那一位仁善的艷裝公子。父親陸讓從前是一個瓦匠，六逸後來也做了一個瓦匠。他穿着很寬大的褲子，藍布布衫，無冬無夏的在建築房子的地方——七星街，加絲曼和馬列布大花園，栗園街和壯麗寬廣的歌劇街，在這些街房還沒有落成的時候，那些性急的商人可把他們的珍奇的商品——毛皮，玲瓏花邊和貴重的寶石都運來了。他建築些戲園，商店，咖啡館和銀行；在嚴冬的天氣裏，怕寒風侵襲——那些閑散微笑的好婦人的玉膚，特為她們建築些美麗的屋房；雖在嚴冬的天氣裏，她們仍然可以盡情的消閑歡聚。為着艷裝公子們建築些帶音樂的咖啡館，雖在黑暗如漆的夜間，他們也依然在那兒喝着他們那紅寶石色的美酒。他搬着

那很重的石頭，來建築這壯麗的城市——無與比美的巴黎。

在這整千累萬工人裏邊，有一個工人叫陸六逸，穿着工人的衣服，戴着寬平的帽子，滿身塗着石灰，嘴裏噙着用粘土做成的煙袋，同那整千累萬的工人一樣；老寔寔的建築着這壯麗的第二帝國。

他建築了些美麗的房子；可是他白天站在那架子上建築房子，夜裏回去住到那聖安敦廊外的黑寡婦街上一間臭氣逼人的小屋裏。屋裏充滿着石灰氣，汗氣，壞煙草氣，貓糞氣和髒衣服氣；黑寡婦街也同聖安敦廊外別的街一樣；滿街都是些商人，養馬鈴薯的氣，臭魚氣，糞坑和爐子的煙氣。但是巴黎所以號為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不是因為她有那黑寡婦街，是因為她有那寬廣的大街，發着些米蘭花香，橘子香和豪富的香物商的和平街，是因為她有那些工人正在建築着的大花園和七星街。

六逸建築些咖啡館和跳舞場；他搬着石頭為着那好下棋的人去建築攝政咖啡館，去建築那容納二十個劇場以上的優伶的馬得利酒館及其餘一切奢侈的建築。但

是六逸自他父親死了以後，沒有到過他已經建築成了的咖啡館的跟前去過一次，他連一次也沒有嘗過那紅寶石色的美酒的美味。如果六逸掙到幾個錢，就到黑寡婦街的酒館裏買一杯渾酒，一口飲乾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小屋裏去睡覺。

如果六逸沒有錢，沒有酒，沒有麵包，沒有工作的時候，他伸手到他口袋裏摸一撮殘餘的煙末，或者到街旁檢兩個沒吸完的煙頭，裝到自己的粘土做的煙袋裏，很鬱悶的吸着在聖安敦廓外的街上徘徊着。他也不像他父親陸讓一樣，有一天唱着歌，高喊着『麵包嚕！』因為他沒有槍可以打仗，也沒有好像小烏鴉似的張着小口向他要麵包喫的小孩子。

六逸拚着力量去爲巴黎那些閑散的女人建築娛樂場，但是他一聽到她們的笑聲，就嚇得要遠避了；因爲從前有一天陸讓在聖馬頓花園門旁邊被人槍殺還會顫動的時候，那旁邊咖啡館的女人就大笑了起來。六逸生從沒有見過年輕的女人到過他跟前。現在他二十五歲了；他從黑寡婦街的一間小屋裏到隔壁一間小屋裏去，所謂

人生早晚要碰到的故事就跟着他在那時發生了。在隔壁的小屋裏住着一個年輕的女人茹葉姐。晚上六逸在門口遇着她，因為他的火石打着火了，就跟着她去借洋火；可是進去之後到第二天早上才出來。第一天茹葉姐帶着她的兩件布衫，一個碗，一把刷子，去到六逸屋子裏，於是就成了他的女人了。過了一年，在這間窄狹的小屋裏有一位小賓客去世了，這位小賓客登在戶口簿上叫做陸波爾。

六逸知道茹葉姐和足爲巴黎增色的閑散微笑的女人不一樣，雖然六逸很愛她，一心一意的摯愛她。可是她並不會稱心的微笑過。大概她不開心的原因是因為她住在那黑穿婦街上；那裏從前只有一個洗衣服的老女人瑪麗。到醫院去治瘋病的時候會只笑過一聲。大概她不開心的原因還因為她所有的不過只有兩件布衫和一個窮困鬱悶的嘴着煙袋在聖安敦廓外沿街徘徊着的六逸——雖然一塊錢一件的新衣服，也沒有力量給她買的六逸。

一八六九年春天的時候，六逸二十八歲，他的孩子波爾週歲了，茹葉姐帶，兩

件布衫，一個碗和一把刷子到黑寡婦街上一個賣馬肉的商家裏去。她把波爾留給她的丈夫，因為那賣肉的商人脾氣很古怪，他最愛年輕的女人，而最煩氣小孩子。六逸怕小孩子哭了；於是噙着煙袋，抱起小孩子搖着，在聖安敦廓外的街上徘徊着；可是因為他的搬石頭的手向來只會搬石頭，不會去搖小孩子。他很愛茹葉姐，但是他明白她作的是很對的——賣肉的人有的是金錢，就是別的闊街上也許他能夠搬去住，茹葉姐跟着他也可以開始過她那閑散歡樂的生活了。他想起了他父親陸讓從前在七月的一天早上，帶着他新擦了的槍出門的時候，對他哭泣的女人——六逸的母親說：

『我應當出去，可是你應該擋住我。雄鷄要找高竿棲，大船要找闊海行，女人要找的是平安的生活。』

六逸想起了他父親的話，再思之後，他覺得在他應該去擋住茹葉姐，可是在茹葉姐也應該離開他去跟那有錢的商人。

後來六逸又去建築着房產和撫養小孩子。但是不久戰事就發生了，很凶殘的普魯士人把巴黎就圍了起來。從此再沒有人想去建築房子，在那未落成的建築房子的木架上也不見人影了。六逸和別的石匠們辛辛苦苦建築的繁華巴黎的房屋，有好多都被普魯士人的砲彈打毀了。六逸沒有工作，也沒有麵包，可是他三歲的波爾已經會像小烏鴉似的不作聲的張着他自己的小口了。那時有人就給六逸一支槍。他帶着槍不去唱歌，也不去高喊着「麵包嚙！」他不過同那些整千里萬的瓦匠，木匠和鐵匠一樣，去抵擋那凶殘的普魯士人，來保護這世界美麗的城市——無與比倫的巴黎。小波爾留給一位仁善的菜舖的女主人穆娜太太撫養着。六逸赤着腳，在嚴冬的天氣裏，同着別的工人在聖文岑賽的前線上運着子彈去打普魯士人。那時因為巴黎在鬧着飢荒，所以有好幾天他都沒有吃東西了。他向來沒有見過這樣冷的天氣，因此他的腳都凍傷了，普魯士人的砲彈落到聖文岑賽的前線上，工人們慢慢的都被打死了；但是六逸要保護巴黎，他時時守着那一尊小砲，不離開他的防地。爲着那世

界上無與比倫的城市，很值得這樣的來防衛呵！雖然現在是飢荒而且寒冷，但是在那巴黎的意大利和加普岑的花園裏，輝煌的燈光依然在照耀着，艷裝的公子們，口裏依然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閑散的女人們，面上依然堆着歡樂的笑容。

六逸知道再沒有皇帝了，現在巴黎已經成了民國了。他只顧得往大砲跟前運子彈，他不會去仔細想一想那所謂「民國」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從巴黎來的人們都說：在大街上的咖啡館裏同從前一個樣，漢坐着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六逸聽了他們的話，很氣憤的嘟囔着，他想着在巴黎什麼也沒有改變，所謂「民國」者，不是指黑寡婦街，不過是指那很壯麗繁華的大街和七星街吧了；將來我把普魯士人驅走之後，我的小波爾怕又該張着小口挨餓了！六逸雖然知道這些，但是他總不離開自己的防地，所以普魯士人也就不能進到巴黎來。

但是有一天早上停戰令下來了，六逸就回到黑寡婦街上，那些口口聲聲叫着「民國」的人們，實在就是從前的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是他們讓那凶殘的

普魯士人入到這美麗的巴黎。六逸很鬱悶的吮着烟袋在聖安敦廓外的街上徘徊着。

普魯士人來早又走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去健築房子了。波爾好像小鳥鶯似的張着自己的小口，六逸在擦街槍，那時滿着貼着威嚴的告示叫工人交槍；因為那些口聲聲稱着「民國」的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貴婦人都想起了一八四八年七月的一天。

六逸不願交槍，他和聖安敦廓外和別的好多廓外的工人叫集合起來，他們帶着槍就到街上打起來了；這是在很暖和的一天晚上，那時在巴黎正是初春的時節。

第二天早上，六逸看見那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的在街上走着。在那貨車上載着各種各樣的好東西。駟馬車上坐着六逸在大花園或布倫花園的咖啡館裏常見的人們在那些人們裏邊有戴着紅帽，長着威嚴下垂鬍子的將軍，有穿着鑲着玲瓏花邊的寬裙的青年婦女。有穿着紫色袈裟的寺院長，有戴着烏色大禮帽的遺老，有未曾到過聖文岑賽及其他前線上去過的軍官，有驕傲和禿頭的聽差，有帶着花結，毛如柔絲

般的梳得很光的叭兒狗，就是那能言的鸚鵡也都被帶去了。他們都忙着到凡爾賽去。傍晚的時候，六逸去到歌劇街，那咖啡館裏都空了，那兒再見不到那喝着紅寶石色美酒的艷裝公子們，在那封着的大商店的門前也見不到那閑散微笑的女人了。從愛利賽花園，奧得利和聖汝明街上來的人們，都被這不願交槍的工人氣得憤恨不平的都要離開這美麗的巴黎了；就是那碧玉鋪着的曠場上，從前反映那萬種的光輝也都消滅了，一切都罩着一層暗淡悽愁的夜色。

六逸看着那『民國』裝到車上載走了；他就問別的工人說：誰將去替代這『民國』呢——別人答他說：『巴黎公社。』（註一）於是六逸就明白這『巴黎公社』就在黑寡婦街附近呢。

但是離開巴黎的那些闊老太太們，總不想忘却了那世界最繁華美麗的城市；他們總不捨得把牠交給那些瓦匠，木匠和鐵匠們。於是那砲彈又重飛來把房子都打毀了，現在的大砲不是那凶殘的普魯士人放的，是那些常在英國和別的咖啡館的好人

們放的。六逸想着他必須還要回到聖文岑賽前線上的老地方去防禦，但是那菜舖的女主人穆娜太太，她不但只是一個仁善的女人，並且是一位好天主教徒。她拒絕了一個不信仰的殺巴黎教主的人的一個小孩子到她家去。那時六逸無可奈何的噙着烟袋，背着自己的兒子波爾到聖文岑賽的前線上去。他往大砲跟前運着砲彈，波爾在他跟前玩耍子彈壳。夜間孩子就睡在聖文岑賽前線上一個管自來水人的屋子裏。管自來水的人送給波爾一個粘土做的新煙袋和一小塊胰子。那煙袋很像六逸所吸的煙袋。現在波爾當聽那大砲聽夠了時候和着那大砲吐着砲彈看夠了時候。他就吹着胰子泡。泡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藍的。紅的和紫的。那些胰子泡飛着好像那些艷裝公子和開散微笑的女人們給他們那穿的華美的孩子們買在秋利葉黎花園放的輕氣球一樣。實在，工人的孩子玩了胰子泡轉眼就破滅了，愛利賽花園孩子們玩的用繩繫着的氣球可以玩到一天的工夫；她是彼此都很好看，彼此都很快的破滅了。彼此用煙袋吹着胰子泡？就忘却了張着自己的小口等着那一小塊麵包了。他走到那些『共產黨』

人的跟前，走到那人叢中的六逸跟前，很傲然的把那空煙袋嚙到嘴裏，學着他的父親，那些人們登時也就忘却了大砲，很親熱的向波爾說：

「你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但是工人們的砲和子彈的供給慢慢兒少了，工人們也慢慢兒少了。可是那些離開巴黎現在住在從前帝王所住的凡爾賽的人們，天天運着新兵——那些兵都是法國窮苦無知的農人的兒子——和凶殘的普魯士人送給他們的新的的大砲。他們愈攻愈近的攻進戰線，巴黎要被包圍了。已經有好多要塞都落到他們手裏，也再沒人來替換那戰死了的人，同六逸一齊來防守這聖文岑賽的戰線，現在他自己運砲彈，自己製砲彈，自己來放，幫助他的只有兩個未死的工人。

在那從前皇帝所住的地方的法國人，都是十分的歡樂。在那臨時的咖啡館裏都容不下那些願意來喝紅寶石色美酒的人了。寺院長穿着紫色的袈裟，念着經。長着威嚴下垂鬚子的將軍，很快活的同那常來的普魯士的軍官們談笑看。禿頭的聽差已

經在收拾着主人的箱子，預備往那世界最美麗的城裏去。在那壯麗的公園裏——這公園在建築時犧牲了兩萬工人，因那太陽王（註二）限定日期叫工人去建築公園，所以工人日夜去挖地，斫樹，吸水，竟至累死了兩萬人——掛着戰勝的旗子。白天兵士們吹着號，那噴水池上十個大的和四十個小的海神石像的眼裏噴着假淚，夜裏那時在那闊人走盡了的巴黎裏，烟火都息滅了，可是在這裏那輝煌的燈火依然在那疏林密葉中閃灼着。

國民軍的上尉受孟尼給他的未婚妻迦布麗帶回來了一束很嬌艷的百合花，做他那高尚純潔之愛的憑證。百合花插在那在凡爾賽買的青玉鑲飾的金花瓶裏邊，那花瓶就在事變的頭一天，玉器商從和平街上忙着把他這些珍品運到凡爾之來的。這束鮮花是戰勝的標幟，是愛孟尼從巴黎前線上回來的那一天帶來的。他告訴他的未婚妻說暴動的人打敗了。明天他的軍隊就要取得聖文岑賽的戰線攻入巴黎了。

「什麼時候歌劇場裏才再開演呢？」迦布麗問着。

此後那一個從戰場回來的未婚的英雄和那位給他繮着緞子煙口袋的小姐就都沉醉在這自然的愛海裏邊，嚙喉作聲，喃喃細語起來了。愛孟尼情熱的握住迦布麗的手，摟住她那穿着杏色衣服的腰說：

『我的親愛的，你不知道這些共產黨是多麼樣的殘酷！我用望遠鏡看見在聖文岑賽的戰線上的很小的小孩子都在那裏放砲。這個殘酷的小東西已經也會吸烟了。』

『但是你不如把他們都打死，同小孩子一齊都打死吧！』迦布麗在那戰士的懷抱裡心房跳動的喃喃的說着。

愛孟尼照着她說的話，第二天早上就下令給他的軍隊佔領聖文岑賽的戰線。六逸同兩個未死的工人向敵軍死戰着。那時愛孟尼就吩咐懸起白旗。六逸聽說白旗是議和的標幟，於是就停了戰。他想着敵兵是愛惜那世界美麗的城市，所以終於要和巴黎共產黨議和了。三個工人微笑着，抽着煙，等候着敵兵；可是小波爾沒有胰子可以吹胰子泡了，就學着他的父親，把煙袋塞到嘴裏也在微笑着。可是當軍隊走

近聖文岑賽戰線的時候，愛孟尼就吩咐他部下三個善射的沙沃山人去打死那三個叛徒。那小共產黨他想生擒着帶回去給他的未婚妻看一看。

沙沃山人善射，於是就終於到了聖文岑賽的戰線。兵們看見三個工人噙着煙袋，死在大砲的旁邊。又看見好多打死了的人，也沒有什麼詫異；但是看見大砲上坐的一個噙着煙袋的小孩子，都大驚小怪的說——「好一個聖基督！」有說的——「真是一個小魔王！」

「你從那裏來的，你這可惡的小臭蟲？」一個沙沃山人問着。

波爾微笑的回答說：

「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兵們都想用刺刀刺死他，但是一個排長說愛孟尼上尉吩咐叫把這小共產黨送到那俘虜收容所裏去。

「不曉得他打死了我們多少人！這個小壞種！」兵們都氣得噘着嘴，用槍托撞着

小波爾。可是小波爾並不會打死過人，他不過是用烟袋去吹着膀子泡，不明白爲什麼這些人來責罵和侮辱他。

反叛的小俘虜波爾那時才四歲，國民軍就把他帶着到那克服了巴黎去。在北關外工人還有反攻的小戰，可是在那愛利賽花園，歌劇街和新七星街的人們，可已經都喜氣洋洋的歡樂起來了。那時正是大好的時光——五月的天氣；大花園裏的栗花正在開放着，艷裝公子和閑散微笑的女人們，在那栗花蔭下，圍坐在大理石的小咖啡桌旁邊喝着紅寶石色的美酒。那時兵們帶着那位小共產黨從他們跟前過，兵們都打着招呼，想叫他們都賞鑒賞鑒這個小共產黨。可是排長想起了上尉的命令，就保護着波爾，把別的男女俘虜們送了些給他們。他們唾到這些俘虜的臉上，用那漂亮的拐杖打他們，用那從花園過來的兵們的手裏奪過來的刺刀刺他們。

波爾被帶到那柳仙布花園裏；放入那宮前柵欄裏邊被俘虜的叛徒收容所裏去。波爾噙着烟袋，傲然的在他們中間走着，並且想去安慰那有幾個傷心哭泣的女人，

他就說：

「我會吹胰子泡。我的父親陸六逸抽着烟，放着大砲。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但是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撒在聖安敦廓外的被虜的女人們，想着他們的孩子大概也愛吹胰子泡，她們聽了波爾的話，哭得更其傷心了。

那時波爾坐在草地上，想起他的胰子泡——藍的，紅的和紫的；那些是多麼樣的好看呵！可是因為他不能長久的想下去，又因為從聖文岑戰線上到柳仙布花園裏的路又遠又難走；所以波爾手裏拿着自己的烟袋，不久就入了睡鄉了。

當他睡着的當兒，有兩匹跑馬在凡爾賽的馬路上拉着一輛輕馬車；這就是愛孟尼帶着他的未婚妻迦布麗到美麗的巴黎來的。迦布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美麗；她那細嫩的卵形的美容，令人看了可以聯想到和古佛羅稜薩（註三）的藝術家畫的美女像一樣。她身上穿着檸檬色的衣服，鑲着梅海林尼菴造的玲瓏花邊。小小的傘

兒，從五月直射的太陽光下來遮護着她那溫潤如玉的肌膚。她實在是巴黎的一個艷麗超倫的美人；她知道這個，於是她燦然的微笑着。

愛孟尼進到城裏，遇着他手下一個兵士，就問他那從聖文岑戰線上帶回來的俘虜都囚在什麼地方。那時這一對愛人到了柳仙布花園裏。看見那開着花的老栗樹，梅基噴泉上的長春籐和那叢林小道上跳着的黑鳥，迦布麗的心懷裏念滿了無限的柔情，就握住她未婚夫的手柔聲細語道：

「我的親愛的，這是多麼美滿的生活呵！……」

那每一點鐘都要拉出幾個鎗斃的俘虜們，看見了這位帶肩章的上尉，各個都吃驚的想着要輪到他自己了。但是愛孟尼不睬他們，只是去尋找着那位小共產黨。找着他正在睡覺的，他輕輕的搖醒了他。他醒了就哭起來，後來他看見迦布麗的愉快的笑容，不似他周圍那些女人們傷心悽愁的臉色，於是就把烟袋塞到嘴裏，微笑的說：

「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迦布麗得意的說：

「想不到會有一個這樣的小東西！我想他們生來就是殺人的人，現在應當把他們一齊殺絕了種，就是剛生下來的小孩子也不留！」

「現在你看了就可以把他結果了吧。」愛孟尼說罷就招呼了兵。

但是迦布麗想把這優游歡樂的時光延長起來，就請他少等一等。她想起從前有一天在布崙花園的市場裏看見木房裏懸着粘土的烟袋；有幾個烟袋在很快的搖擺轉動着，年輕的人們就用槍來射這烟袋。雖然迦布麗是好的貴族出身，她也愛這些平民的玩藝兒，因此她回想起來那市場的遊戲，就請求她的未婚夫說：

「我願意學放鎗，國民軍軍官的女人應當要學的會放鎗。請你讓我試一試來打這小劊子手的煙袋」

愛孟尼向來無論什麼都沒有拒絕過他的未婚妻。近來他送給她了一串價值三萬

佛郎的真珠頸鍊。難到他還能拒絕她這一件無罪的平民的遊戲嗎？他從兵士手裏拿過來一支槍，就遞給他的未婚妻。

俘虜們看見那提着槍的姑娘，都跑着集到囚牢的別一角裏。波爾安穩的噙着煙袋，站在那兒微笑着。迦布麗想打中了那搖擺動的煙袋。瞄着準，給小孩子說：

「跑吧！我要開槍了！」

但是波爾常常看人放槍看慣了，因此他仍然安靜的站在那地方。那時迦布麗性急的就開槍了，因為她是第一次的放槍，所以得格外原諒她打的落空了。

「我的親愛的，」愛孟尼說，「你用愛箭去刺人的心比用槍去打煙袋要強得多了！你瞧，你打死了這小長蟲，可是煙袋還好好的在留着呢。」

迦布麗什麼話也沒有回答。望着一個不大的殷紅的血斑，喘着氣，緊貼着愛孟尼，要回家去；她現在才深深的感到了她愛人付與她的溫存的摯愛。

活了四歲的，在世界上最愛用粘土煙袋吹泡子泡的陸波爾，永遠不會動的在地

下纏着了。

近來我在布魯賽(註四)遇着了一位老共產黨洛特哀。我交識了他，這位冷落孤單的老頭子就把他的唯一的所有物——五十年前小陸波爾吹胰子泡的粘土煙袋送給我。從前五月第一天，一個四歲的叛徒被迦布麗殺害的時候，洛特哀也在柳仙布花園的囚牢裏。那時一切的俘虜們，幾乎盡要作凡爾賽人的階下鬼了。後來有些艷裝公子們，想着將來還要用工人作工，想着美麗的巴黎還想點綴的再加美麗些，就不得不用瓦匠，木匠和鐵匠們，因此洛特哀才得倖免了。洛特哀被放流到殖民地去充役五年，他從迦茵(註五)逃到比利時，經過了一切的艱難險阻，都帶着這個從陸波爾的死屍跟前拾起的煙袋。他把這煙袋送給我，告訴我以上我所寫的事。

我常常把這煙袋噙到我那由氣憤而乾了的嘴唇裏。在那下有天真爛漫詩小孩子呼吸的痕跡，或者還有經久被胰子泡浸蝕的痕跡。但是這被世界無與倫比的巴黎的人迦布麗殺害的陸波爾的小玩具却告訴我了這『無限的憎恨』。我噙着煙袋祈求着！

我見了白旗，不要放下鎗，好像那窮苦的陸六逸一樣：我懇切的祈求着；不要把那還有三個無知工人防禦着的和一個赤子在吹胰子泡的聖文岑賽的戰綫交給敵人去共

註一：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或譯爲「巴黎自治團」，「巴黎！產團」或「巴黎公盟」；是巴黎工人組織的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政府機關；是世界史上第一次的工人政府，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是世界工人階級鬥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其遠因是法國及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已經使無產階級進步到了能夠獨立做政治鬥爭，尋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並乘機開始奪取政權；其近因是法國到了普法之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的時候，法國就成了被征服者，民族地位非常低下，同時，這次法德資產階級衝突的鬥爭，法國資產階級又用愛國的口號去加重人民的負擔，並強驅他們到火線去抵擋那無情的砲彈，以致形成了比平時更痛苦更受壓迫的生活。在此情形之下，巴黎公社便應運而生；來完成無產階級當時所負有的民族

的（解脫德國壓迫）和階級的（完成勞動解放）兩重使命！

當巴黎被普魯士軍圍困的時候，巴黎民衆遂組織六十萬之國民軍以自衛。民衆日憤當局者之，庸懦無能，與資產階級之通敵賣國，先則巡行示威，在巴斯的獄前樹赤幟，爲示威運動；資產階級的政府不但不覺悟，反因無產階級之奮起而心懷疑忌，乃背叛民族利益，與普軍妥協，一面用高壓政策，鎮壓民衆暴動，想解除民衆武裝，民族遂於三月十八日在巴黎蒙馬爾特暴動起來，槍決多馬斯李廣特等將軍。法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狄葉爾率兵退出巴黎，逃到凡爾賽去。大多數資產階級也都隨着他們的領袖逃亡。三月十八日宣布巴黎爲自治市政府——巴黎公社，實行無產階級等政。常選舉時一般資產階級都閉戶不出，結果只有勞動平民去投票，所以由這次純粹無產階級選舉所組織出來的公社，可說是立基於無產階級勢力之上，爲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政府。但是，階級利益是超越國界的，所

以巴黎公社不但是法國資產階級者之眼中釘，而且德國資產階級亦都恨之入骨，所以當時俾斯麥就與狄葉爾訂約，歸還十萬俘虜於狄葉爾。使他撲滅巴黎公社。資產階級原來是只知有自己利益，而不知有民族利益的，原來只是以民族利益或國家主義爲假面具來保護自己利益的。所以法國的銀行家，資本家，房東，地主都一致聯合起來與當前的敵人妥協，並接受他的幫助來消滅本國的無產階級。在此客觀情形之下，巴黎公社就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日隨巴黎城陷而滅亡了！自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有一星期之大屠殺；計革命工人之被殺者約三萬人，被充軍者一萬人，被監禁者三萬八千五百六十八人，內有婦女一千零五十八人，孩童六百五十一人；被捕者無算，合之巴黎共失去十萬人！是謂之『流血星期！』

註一：……太陽王即路易十四(Louis XIV)。

註二：佛羅稜薩，意大利北部之都會，在羅馬北一四〇哩，臨亞諾河，

風景絕佳，多古建築物。

註四：布魯賽，北京。

註五：迦茵，在南美。

愛 啞

著 梨 祝 左

我走到臉盆跟前去洗手，拿起水桶往出倒，但水桶裏邊不是水，却是滿盛着些碎紙片。

「這怎麼一回事？」我罵道。「這是什麼旅館！」

實在旅館是不大好，房間也是很壞的。但是怎麼辦呢？好些的房間都佔住了，我走路很累了，也不耐煩再去另找。

我到電鈴跟前，想照例的把茶房叫來發兩句牢騷出出氣，但是沒有叫，却終於

又到了水桶跟前，想看一看那到底是些什麼碎紙片。於是才發現了那些都是寫着字的紙。

的確，我在水桶裏檢出來的頭一片紙上是男子的筆跡寫的是：

「親愛的妮妮，不要哭了，將來一切都會好的。」

在那紙的背面很快急的率筆直書道：

「不要吵吧！你自己聽不見你吵的什麼，可是在過道裏會有人聽見呢！」我一點也莫名其妙。

自然，最明白的只有當日親眼看見這回奇怪痛苦事迹的這房間的四堵牆。但是，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很奮興而且着急的把水桶的碎紙一齊倒到桌子上。一切的疲乏也都忘却到九霄雲外了。

有幾片是他和她——在這旅館奇遇的主人公輪流的寫在幾片大紙上。這才幫助

我得到那戀愛的說明的順序，才指示我這幕愛的結局是悲哀的，痛苦的，無法的：

下邊就是我稍加整理的筆記：

「你把我往那兒引的？那是旅館。我向來還沒有到過旅館呢。」

「我們應當來叙一叙。在街上不能夠。你知道你聽不見。」

是的，我是聾子。你爲什麼找我呢？」

「我愛你。我已經跟你一禮拜了。」

「我見了。但是這不盡然是你愛我。」

「實在的。」

「我現在要走了。我不願意在這裏。這裏有床。你爲什麼把我引到這裏？這個很不好。」

「別的還有什麼法子呢？在街上不能同你敘話，可是我又很想和你相好。」

「我們用不着相好。你是會說話的人，可是我是一個聾姑娘。」

「這沒有什麼要緊。我一個朋友愛上了一個聾姑娘，於是就和他結了婚。他

們現在已經有孩子了。孩子是會說話的。你叫什麼名子？」

「妮妮。」

「你在那裏上學的？你寫的這麼好。」

「在雙陞院。我畢過業的。」

「現在作什麼的？住在那裏？」

「一個人住的。母親去年死了。我是做刺繡的。呵，我要走了，再見吧。」

「不，你不要走。我不放你走。」

至此暫且停筆。相好的事情，顯然用別的方法繼續做下去了，但是下邊的慌忙急遽的筆跡裏，顯示着那調戲的人對於這聲啞姑娘所施的無禮。

「我要走了。」姑娘用那戰慄的手寫着；「你沒有權柄來動我。我叫什麼話？你怎敢這樣呢！」

在他的回答裏表現着普通流氓的安然自得的神氣：

「請你原諒。不過我要請你相信這是很有益的事。呵，我不再動你了。不要走。你自己將來總會後悔呢。」

在下邊這兩個紙條的當兒，顯然起了一種微笑，使眼，寂靜的沈默的激戰，這

激戰幾乎刻刻的表示着那與其用文字的傳情，遠不如這眉去眼來的微笑的沈默呢！

姑娘的微弱的反抗，僅僅表現在一個紙片上：

「你爲什麼不坐到我給你指定的地方？你想對我怎樣呢？放開我吧！」

我久已經看了我面前這揉成一團的紙片，歪歪扭扭，字行難分的紙片，我慢慢突想到這一定是一個會說話的流氓來誘惑一位聾啞的姑娘。

本來這不算什麼稀奇事。不過這心驚肉跳的戰慄的手，很慌忙而且急遽的寫着這字行難分的紙片，我深刻的感到一種無限的悲憫。

我越看着這姑娘的手蹟，越感到她的孤寂，微弱，沒主張和被人誘惑之可怕。這在當時很明白：她不能夠反抗那種誘惑。

「我不願在此多坐了，」她寫道，「你親什麼呢，這是很無賴的事。這是很下賤

的……」

沒有寫下去……

紙被揉成一團了。大概這驕子的老練的眼睛望着這姑娘的臉兒比看着她寫的紙條有意味的多了。他不讓她寫到底。

那種微弱的，女性的溫柔，都潛隱在這未寫完的被揉了的紙團裏。

不過照外面看來，事情並不是很容易順適的。

於是他又寫道：

「好妮，不要辯嘴了。你爲什麼哭呢？」

「受欺侮了。如果我是一個會說話的人，你怕許不敢呢。」

「糊塗人，我沒欺侮你。我愛你。你說你是鬻子做什麼呢？」

「我不是糊塗人。」

至此似乎稍停了一下。下邊的字兒是寫在新的報紙上撕下一片空白上面的。

她寫着。語氣有點改變了。很和氣的寫道：

「你來親我，可是你是誰，還不曾提及呢。」

「我是在式普克公司的賬房辦事的，薪水一百元。」

又停了筆。

後來又有很急忙的，粗硬的，疏稀的筆跡寫道：

「你親了又親，親了又親，怎麼不知道厭煩呢？我迷了心來跟着你。你老老實實的寫着我是一個糊塗人。」

「你不是糊塗人。你是聰明人。我很是愛你。你的小臉長的美。我很溺愛這樣的臉。」

「如果你不安安生生的坐着，我就要走了。我不願和你親嘴。你不敢……」

「你多大了，級妮？」

「你看？有多大？」

「十七。」

「不，十九了。已經上年紀了。呵，現在我要走了。下次再見吧。幾點鐘了？」

「還早着呢。你不要走。好容易走運氣才遇見了你。我們將來常常的相會。我愛你，淑妮！」

「靠不住。」

「實在的，我就是娶你都可以的。」

「放了我吧。你是會說話的人，我是一個聾啞姑娘。會說話的不要聾啞的姑

娘。」

「親愛的紙妮，不要哭了，將來一切都會好的。」

「我爲什麼到這裏來？我多麼糊塗！頭一次會見不與……」

又停了筆。

照表面看來，這次停了很長的工夫。

後面的筆跡，一望而知其帶着神疲力倦的神氣。

他寫道：

「我下次再不了。你喝汽水麼？」

大概當時不是用筆回答的。

其餘的紙片在那剎那間表現着種種複雜的關係。

這就是他所寫的：

『你知道我們將來怎樣過呢？是很闊綽的。將來我自己有一座生意，我去辦事，辦完事回到家裏來。到家裏見了我的漂亮的女人，我將……』

後來那很猥褻淫佚，不堪入目的語句都寫到紙上了，又很很的揉成一團。我氣悶起來了。這是多麼樣的一個可惡下賤，殘忍十足的一個都會的流氓！

後來的幾個紙條，很難說是什麼時候寫的。

就假定是後來寫的吧。

他寫道：很粗硬的，惡很很的，用黑色鉛筆在紙烟包上寫道：

『你爲什麼吵呢？不要吵吧！抵住嘴！』

在這紙片的背面寫着我頭一次檢出來的紙片上的話：

『不要吵吧！你自己聽不見你吵的什麼，可是在過道裏會有人聽見呢。』

後來又有她的一個紙片，很苦痛悲傷的寫道：

『不要動我吧。我不認識你。你想怎麼我呢？放了我吧。你想怎麼弄我呢？』

她還有一個紙片，很沈痛的寫道：

『你不是好人。我看你的嘴唇是在罵我呢。』

他的回答是：

『我沒罵你。不過你不要吵。你吵的你自己也聽不見。太醜。』

又停了筆。後來又有兩個與前邊無關的紙片。

她寫道：

「我知道你下次再不能遇見我了，因為我自己錯了。頭一次見面不興讓男人：」
沒有寫下去。

後來又有一行：

「爲什麼你的嘴唇又在一動一動呢？又在罵我的吧？」

他的回答是：

「我沒罵你。我是在唱歌呢。」

至此這幕愛劇就結局了。

這些紙片在我心靈裏留下了一種刺心的隱痛。

我看見這幕悲劇活現在我的面前。我想像看那帶着深感到性的苦悶的溫柔的壓
姑娘的眼睛；從她眼睛裏表現着那微弱的孤獨的女子的心靈；無論如何，他總還在

追尋着溫存的愛情。

我又想像到那個年輕的，下賤的，洋洋自得的都會的流氓，抱着卑鄙的享樂觀，穿着高跟鞋，在那尼夫斯基大街上得得的走着，再去拐騙引誘那……

好 婦 人

左 琴 科 著

格利戈理打了兩個隔兒，用袖子拭了拭下巴說：

「兄弟們，我不愛那戴帽子的女人們。女人們戴着帽子，穿着絲襪，或者手裏抱着小狗，或者口裏鑲着金牙：這樣的好婦人在我眼裏視同草芥一般。

自然，從前我也愛過一個好婦人。同她到戲園子逛。一到戲園子就有一種事情發生了。她異想天開的就實行起來了。

我在院子裏遇着她。在開會的時候。我望着她；她穿着絲襪，鑲着金牙。

『你從那兒來的，太太？』我問道，『從幾號來的？』

『我從七號來的。』她答道。

『七號就請在七號好了。』我說。

此後我就很是愛她了。我常常到她那兒去，到七號裏去。有時候去的同辦公的一樣，絕對不能少到的。我說：太太，你的自來水管子和毛房怎麼樣？沒有壞麼？

『是的，』她答道，『沒有壞』

於是就圍起羅紗巾一聲也不響了，只有那眼睛一瞟一瞟的瞟着，金牙一閃一閃的閃着。我到她家裏去了一個月，去熟了；於是她就仔細的回答我：

『謝謝你，格利戈理，自來水管子沒有壞。』

日復一日的過去，我們就一回比一回的熟識起來了，於是就同她到街上遊逛。到了街上，她就叫我扶着她的臂。我扶着好像魚一般的在街上徐徐的溜着。一面不知道談些什麼好，一面見了人又覺得有些臊。

唔，她就同我談起來了：

「格利戈理，」她說，「你把我帶到街上作什麼的？連我的頭也暈起來了。你不如把我帶到戲園子去逛逛吧。」

「可以的，」我說。

恰巧第二天共產黨支部送我一張歌劇場的戲票。我拿了一張票，還有一張是小廬匠王史金送我的。

票我沒注意；誰知原來是兩樣的。我那一張是樓下座，那一張是最高層的樓上座。

我們就去了，到了戲園子。她拿着我的票坐，我拿着王史金的票坐。我坐在高樓上，什麼也看不見。有時候欠身往下一望，還能看見她，但看得不大清楚。

我覺得很煩悶，就到底下去了。那時原是休息的時間；她在休息的時間也來回走着。

『你好吧，』我說。

『你好。』

『可不知道此地的自來水管子壞了沒有？』我問尙。

『不知道，』她說着。

她自己就到食堂去了。我跟着她。她在食堂裏踱來踱去的踱着，不住的望着櫃台。櫃台上放着盤子，盤子裏裝着點心。

我好像一個還沒有被宰殺的資本家一樣，我圍着她也來回的踱着說：

『如果你想吃一塊點心，那麼，請你不要客氣，我開錢。』

她說道：『默爾塞（註：法語『謝謝』）』。

她就隨便的走到盤子跟前，順手拿起一塊點心吃起來。

可是我的錢太少了。頂多也不過夠三塊點心的錢。她吃着，我急的把手伸到兜裏去數着有多少錢。可是錢是很少了。

她吃了一塊，又去吃第二塊。我假裝着咳嗽了一下，又默然不作聲來。我不覺起來一種資產階級習氣的羞恥。吃倒是好，就是沒有錢的。

我好像老公雞似的繞着她走着，可是她還笑嬉嬉的想叫我對她表示着一種媚惑的情態。

我說：

『我們該到劇場入座了吧？大概搖過鈴了。』

她說：

『沒有。』

於是又取了第三塊點心。

我說道：

『空心肚子吃的不嫌太多麼？不要叫惡心了。』

她說道：

『不，我吃慣了。』於是把第四塊又取到手裏了。

這時我的心血上潮，把頭都弄昏了。

『放下吧！』我說道。

把她駭了一跳。口張開來；口裏的金牙還在閃着光。

我似乎有點忍不住了。我想，反正此後再不同她一塊兒遊逛了。

『放下走開吧！』我說。

她放下來。我給賣東西的說：

『我們吃了三塊點心多少錢？』

可是賣東西的假裝着沒有大聽清楚的說：

『你們吃了四塊點心，有限的錢。』

『怎麼算四塊呢？』我說道，『第四塊點心還在盤子放着呢！』

『不，』他答道，『雖然還在盤子裏，但是她用嘴咬了，用手動了。』

『怎麼咬了，』我說，『這那裏話。你盡是瞎扯。』

賣東西的總是不願意，在我面前擺着手。

看的人和內行人都集來了。有的說咬過了；有的說沒有咬。

我把兜兒捉底往外一翻，一切東西都落到地板上，看的人都大笑起來。可是我
不笑。我數着錢。

數了數錢，恰好夠買四塊點心。我算白給他扞了一回嘴。

付了錢。向如說：

『把糞吃了吧，錢付了。』

可是她沒有動。不好意思再去吃完牠。

這時有一個老頭子出來了。

『給我吧，』他說，『我來把牠吃完。』

我付過錢的那一塊點心就叫那一個無賴漢吃了。

我們坐到劇場裏。看完了戲，就回家了。

一進門她就對我說：

『你家在太可惡。沒有錢就不要跟太太們出去逛。』

我說：

『對不起，有錢不是福。』

我不喜歡好婦人。』

友朋個兩

著 娜琳甫賽

柏吉喀真是一個冒險的好漢。同他交朋友是很不錯的。有時候他細聲的哼着：

『我們孩子們好像刺蝟，

靴筒裏裝着小刀子……』

哼着就高興起來了。雖然他沒有刀子，也沒有靴筒，但是太太們也都拘束他。他所有的不過是被風吹着的赤腳和骯髒凍硬的皮膚上，起些鷄皮疙瘩與皮膚傷痕而已。

一切的隨機應變的話他都知道。一個穿白鞋的青年夫人從他跟前過，他就低聲

的慢慢的呻吟道：

『行行好吧，太太。我母親病了三天了，家裏還有三個孩子呢，』

她不給錢，得得的就向他跟前跑過去了，他就很很的罵了她一聲。她只是斜着眼睛向周圍環顧了一下，看當柏吉喀罵她的時候有人聽見沒有。如果來了一個人，看着他的服裝和神色是在蘇維埃政府辦事的，他就用別的法子行乞了。他就很清楚的帶着粗野的聲音說：

『同志，給我個錢買饅吃吧！』

可是如果有人要問道：

『你從那來的？爲什麼要飯吃？』

那些媽媽動人的說話，他立刻就可以編出一套來。不過現在很少有人問他了。在孤兒院沒有地方了，別處還有什麼地方能夠把他送去呢？柏吉喀的眼睛雖遠處望着是洋洋自得的。世上什麼他也都明白。當示威運動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前面的第

一個。並且他向一切人講解道：

「窩洛夫斯基同志被惡人殘殺了。老實說，他是列寧第一個同志，是頂第一個無產階級者。是英國克爾央白黨把他害殺了。並且他還吹大氣說：宣戰呢！我們要對他說：宣戰就宣戰吧！」

雖然他是不大很識字的人，但是他什麼都知道。同柏吉喀交朋友實在是不錯的。不過很少有人同他來往。他常常總是一個人跑着。安得列早就想與他結交。不過沒有做到。可是近禮拜來就達到目的了。現在柏吉喀第一個同志就是安得列。從此也就有這件事情發生了。柏喀吉到市場去作生意，安得列在他後邊跟着。柏吉喀很矮，他說他十二歲，可是只像有九歲大。小而且瘦。鑽到人縫裏就看不見了。安得列找了又找，在人縫裏用頭鑽着，用肘碰着，在市場裏找了兩三匝，可是究竟沒有看見柏吉喀。忽然有一個女人吵起來了。安得列到那吵的地方去看。他瞪着眼睛看，那位太太站着，抖着自己的衣服。指着衣兜說：

「就是一會的工夫……錢包放到兜裏就這一會的工夫！……這不是，這隻手拿
着買的東西，右手還拿着手帕……一會的工夫！……不過一會的工夫。唉，這是怎
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鄉人，村婦，過路的和做買賣的人都擁擠到她跟前了。

「在衣兜裏……在衣兜裏裝的賊騰騰的……他不想偷也由不得不偷了！真糊
塗！」

「難道就可以這樣放錢麼！」

「錢放在兜裏頭，那麼手就不要再伸出來了，不小心的東西！」

「要得找一找！」

「找吧！……」

安得列往前頭鑽着。

一位愁眉不展的先生，戴着黑帽子，扭着黃瓜種的臉對着安得列，道：

「那大概是偷東西的。要得把小孩子搜一搜。一切的小孩都應當摸一摸。」

「喂，把小孩子逮住！看看兜裏。」

「可好！這樣的小孩子去偷你現在還在這裏等你來逮他的！」

「真優極了，快些把大人搜一搜吧，現在的小孩子是老有經驗，很聰明的人了！」

安得列扭回頭來，向左右望了一望。雖然不是他偷了，但他覺得很害怕。往後退着鑽到那位愁眉不展的先生的肘子下。他就抓住他說：

「站住！這一個爲什麼跑的？」

安得列逃脫了。做買賣的女人都擠來搜他，什麼也沒有搜出來。就很很的擰着，打着他。

「大概他已經轉給他的朋友拿走了。」

有一位姑娘干涉起來了。帶着可憐的細聲說：

「你敢打小孩子！叫巡警來，叫巡警來！」

安得列拍打他的女人比怕巡警還利害。他止了哭，用力從那女人手裏跑出去。女人和姑娘就口角起來了。安得列雖然流着鼻血，但是在巡警未來以前已經走了。失了知覺似的跑了兩道街。後來坐到籬垣跟前歇着就哭起來。滿臉塗着眼淚和鼻血。臉上弄得不像人形。哭不哭不打緊，應當打算弄點吃的吧。慢慢的跛行着到火車站去。到那時柏吉喀才碰見了他。

「喂，傻子！等一等！找死了都找不到你。到那跑的。」

「到火車站去。」

「把臉拭一拭吧！把鼻子拭一拭。真是好漢子！誰給你過不去？你爲什麼從市場跑着！你知道你沒有偷東西，那你就同別人一齊站着好了。你站着也帶着呵呀，呵呀驚嘆的聲氣就好了。等一等，我去給咱買東西吃。」

當他們坐在車站小花園邊時，柏吉喀就說：

「這是我把那糊塗女人的衣服清了清。爲着我人家把你打一頓。」

他快活的低聲笑着又說：

「你跑什麼呢？雖然我偷了東西，但是我還在市場裏逗遛了一會呢。吃吧！不要緊，俗語說：一個挨打的能當兩個不挨打的。」

從那天以後他們兩個就做起買賣了。

那時他們就買些紙烟和葵花子，做起生意來。不過做的不大久。柏吉喀真是一個冒險的好漢。當有錢時就喝啤酒，買糖，買香腸吃。把錢瞎花完了，又要起飯吃來。壞光景到了。在城外夜宿的時候，柏吉喀和安得列就叙到他們的將來：

「最好是積點錢到冬天做買賣，冬天要飯真困難。最要緊的是沒有房子，沒有衣服是很冷的。去年冬天我到火車頭上睡覺。一個司機師答應我的。早上起來，滿臉的煤烟。跑去要飯時，人家不讓進門。都說：從那來的這樣不成人形的東西。最好是到那能夠偷個一兩百萬盧布，我們的生意就可做起了。你沒有見那位斜眼的我

們的同姓嗎，他連房子姨太太都有了。可是他比我還小呢。」

他對於安得別齊齊都問過了；他的父母從前是幹什麼的，怎麼樣流落到這城裏；可是關於他自己，却一句也不提。

有一次他們向一位開着領子的粗脖子先生要着道：

「給——給個錢買饅喫吧……」

那位先生他的隔着綢衫子肚皮都顫了。同他並排走的一位穿白衣的太太大聲說：

「這麼多的要飯喫孩子！每個轉灣的地方都是的。這都是犯人的候補者。這些蓬頭破衣的孩子們，真是國家的大危險。」

柏吉喀在他女人後邊跟着，低聲用各種各樣的話罵着。後來他們兩人就走了。當他們站着休息的時候柏吉喀就說：

「不好。從前我的父母都餓死了。」

「可是你還沒死嗎？」。

「不關你的事。」

他去和那門口站的穿短褲的小孩子開玩笑，

「男孩子，爲什麼帶着小姑娘的髮辮?!……」

一個五六歲的大家的小姑娘的聲音道：

「我並不是男孩子，是小姑娘。我叫娜加。」

「小姑娘？可是爲什麼穿着男孩的褲子？」

「因爲太熱。夏天可以穿男孩的衣服的。」

柏吉喀帶着很贊同的口氣說，

「可以。你母親在家嗎？」

「沒有，同娜絲加到市場去了。祖母在家的。可是你母親在那裏？也是到市場

買東西去了嗎？」

『也是到市場去了，去偷東西去了。喂，去給我們拿點饅吧。不過你莫說是給我們的。你就說你自己要吃的，或者說是喂狗的……』

小姑娘實在拿些帶油的麵包和餡餅來了。

於是他們就坐下和她玩起來了。很有趣味的小姑娘，滔滔不窮的談着。把他引到院裏看小狗。和小貓在一塊玩着。

常太太和丫頭進到院子了，他們還沒看見。

『娜加，你同這誰？祖母在那里？這叫她看的什麼孩子！這是那的小孩子？』
她戴着帽子，仔細的看着他。

『你從那來的？』

娜加對她母親說：

『他母親到市場偷東西去了。讓他來同我玩來了。』

太太笑的格格的说：

『怎麼……什麼？……到那裏偷去了？』

一轉眼，他連爬帶滾的可跑出大門了。在這一天沒有要來東西吃。第二天喫了一點。柏吉喀煩起來了。或者是因爲天熱吧。

『唉，生活呀！比狗的還壞。到那裏去偷點錢才好……』

第三天他一個人從坟院裏出來。到街上碰見安得列的時候也沒有停留。他不過走着告訴安得列說：

『今天夜裏我有一點小事情。我定好了……你明天早上在我們昨夜睡覺的坟院裏等着我。』

『可是我呢，』

『我給你說叫你等着，你太弱了，不行！』

於是就走開了。安的列從早上等到午間。沒有等着。

又是幾天過去了。再沒有見到柏吉喀。一個禮拜都是苦悶着。他每天晚上都到

墳院裏去喚着：

『柏吉喀！……柏吉喀！……』

喚不應。秋天到了，不能到墳院去了。後來遇機會進了孤兒完，把柏吉喀就忘却了。不過沒有全忘完。夜間不時的在心裏想着：

『柏吉喀到那裏去了？』

他想起母親的時候不哭，想起父親的時候不哭，可是想到柏吉喀的時候真是要哭了。

在籬垣上留着一片還未被風刮落，未被雨沖去的報紙，上面印着小字，不清楚的，誰也不注意的一個新的搶案失敗的消息：

『……兩方面放着槍，強盜逃跑了。在互相放槍時，打死了一個強盜，是一個年青的犯人。』

人 犯

著 娜 琳 甫 賽

在車站上把他捉去了。他是在一個女作生意那里買喫食東西的。這種家常便飯一般的逮捕碰着也是快活的。他瞟着那帶槍的灰衣人就問着：

『往那帶的，同志，往縣委（註一）帶呢，往省委（註二）帶呢？』

那兵就睡棄道：

『啊，老行平！看你像一切都見識過的。』

帶到縣委裏，後來又帶到省委裏了。在省委的司令室內安安穩穩的坐到地下候着班次。在審問的時候從容而快活的回答着。

『叫什麼名子？』

『叫格里沙，』

『那一省的？』司令官厭惡而怠慢的問着。

『遠着的。現在連路也摸不着呢。在伊凡諾夫——渦尼仙省呢。』

『你怎麼弄到這西比利亞來呢？』

『西比利亞算什麼！再遠些都到過的。』

說着就傲然的環顧着在場的人。

『什麼小鬼從那伊凡諾夫——渦尼仙省把你弄來呢？』

他沉着的辯正道：

『不是小鬼，是火車。』

兵士和其餘的人們都哈哈的笑起來，鋼筆在紙上寫的吱吱的響着，那司令官在地下吐了一口就權當回答了他。

「同志，是火車把我帶來的。是美國人的。把聖彼得堡的小孩子和教員都帶來逃難來了。是他們的紅十字會帶來的。那不關我的事。總而言之是美國人。大概列寧替我們拿錢叫他們帶來弄活我們的。可是在這兒又遇着白黨哥爾卡克。有些前去了，有些死了，我落到孤兒院裏又跑到鄉裏去了。」

「你在那裏幹什麼？」

「在一個神父那裏當做活的。你別瞧我瘦。幹起活來是不弱的！」

「呵，你是自願的到哥爾卡克那兒幹活的嗎？」

「幹了一點就跑了。」

「你怎麼自願的去到那裏呢？」

「當紅黨來的時候，大家都跑了，我也就跟着他們跑了。可是誰也都不要我，

「於是就報奮勇去了。」

「你爲什麼見紅黨就跑呢？你怕嗎？」

「呵，怕……有什麼可怕？我自己也是紅黨。不過大家都跑了，我也就跑了。」

兵士們都又哈哈的笑起來。司令官叱着他們並且吩咐道：

「搜一搜。」

就滿不在乎的給他搜着。慣了的把兩手伸起來。那枯黃的童年的面孔上一雙灰色的大眼睛在快活的閃着光，炯炯然如太陽光輝一般。那飽經飢餓的面容，嚙乾草色一般的亂髮的蝨頭，都弄得不像人形了。到他口袋裏搜出了好多錢，帶銀夾的紀念像片，一斤茶葉和幾尺布。

「這錢是你在那弄來的？」

「有的是偷的，有的是作生意賺的。」

「你作什麼生意？」

『賣雪茄烟，煙捲，再不然偷偷摸摸作點什麼三隻手的買賣。』

『呵，狡猾的東西！』司令官說，『你父母在那裏？』

『爸爸在德國大戰的時候打死了，媽媽又生了一個小孩子，把我安置到美國的紅十字車上，她帶上小孩子又新跟了人不曉得到那兒逃荒去了。』

那光亮的眼睛釘着司令官，他搖着頭想說：『倒霉的！』可是被格里沙這麼一看，把他的話打回去了。他笑了一下，搔着鬍子說：

『你在苛爾卡克那兒幹什麼？』

『沒幹什麼。報個名就又跑了。』

『你是紅黨嗎？』司令官就想起來問道。

『紅黨。讓抽口煙吧。』

『抽烟是該打的。抽你的吧。你多大了？』

『十四了。是格里戈里聖日生的。』

「你還記得你的生日嗎？你紀念他幹嗎呢？」

「我把他寫在我父親的靈牌上的。我紀念他，他在天上知道了很安慰的。母親忘了，可是我格里沙還記得。」

「你想他還在天上的嗎？」

「你說他在什麼地方呢？靈魂一定要在什麼地方漂蕩着呢。他是離了人的肉體的。」

司令官的眼睛朦朧昏起來了。

「好吧！把你押起來再說。」

「到獄裏下嗎？好吧。在這里喫的不會好的……呵，好吧。坐一坐看吧。再見吧。」

省委的人好久都沒有把格里沙忘掉，

不久童犯委員會就由獄裏把他提出來了。他覺得在這里比在省委還壞些。那兒

的人嬉嬉笑笑的很快活的。這里都只是叫苦，連醫生也磨苦了半天。

『這人忙的幹嗎呢？』格里沙奇怪起來。『把我的頭和手指都量來置去的量着。大概誰作出亂子了，來偵察的吧？這顯然的量着我的頭比着去找……』

光着身子好久這樣的看着真不好看。在澡堂裏都洗乾淨了，可是醫生還是這樣的細看着，指着給格里沙說：身子很髒。後來又儘管問着些不體面的事。不好。看出來格里沙作過好多回手淫。關於這些別提好了。想起是要惡心的。再不想作這些了。當他從醫生那兒出來的時候，滿臉都通紅了，眼也無光了。

晚上到了孤兒院同那些童犯在一齊又快活起來了。誇獎着飯說：

『喂，這可不是在蘇維埃飯廳裏喫的粗飯。給牛奶吃，給甜稀飯喫。給肉湯喝。』也罷了。』

夜裏不好。孩子們吵着，教員也睡着。又想起那位醫生。格里沙好久不能夠睡着。奇怪起來：

『真糟糕！枕不慣枕頭。枕着睡不着。』

整衣裏就此半醒半睡的愁悶者。有時恍恍惚惚的夢他母親用梳子給他梳着頭說：

『你長大了，小格里沙，你長大了，小骨頭！你長的不小了，我們休息休息吧。你也會賺錢了，你別掛念你爸爸媽媽吧……我的小骨頭！』

就親着他。

奇怪！一睜開眼睛，電燈在天棚上照耀着。他知道：這是孤兒院。連母親的影子也沒有。可是他覺他的頰上是親過的。想哭。叫了一聲，覺得他不小了，又止哭，翻翻身子就睡去了。後來又夢見醫生。想起女人。又想惡心。又傷心起來。想祈禱，連婦孺盡知的『我們的天父』禱文也想不起來，其餘的更不知道了。就這樣轉反側的苦悶了一夜。

日復一日的過去了。過的還可以，不過乾燥得太很了。早上喫了東西就到一個

大廳裏去了。讀起書來，盡是讀些乾燥無味的東西。有些孩子很好，有些孩子很糟糕……最好是到他頭上給他兩下子！女教員在來回的走着：

『孩子們，來唱歌吧，來玩吧。呵，都站一個圈來。』

都起來了。在廳裏同小姑娘們都站起一個圓圈來。小姑娘們都細聲的一齊唱着那些小松樹，小兔子，小麵包。手還來回的舞着，頭也兩旁的搖着：

『在那深淵兒上邊……』

才上去倒怪好玩，後來又夠了。頭也不是官的。他搖是搖着就會搖夠了。最好不過的是國際歌！好聽的不儘的字句。像大人唱的。弟兄們，這個不是叫你們唱那小松樹的！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好！每天叫着，也夠了。最好是自己高興唱的時候就唱一下，不高興就算了。茹兒因為唱國際歌還接了一個嘴巴。他是資產階級人家出身的孩子。他的娘還

給他送點心吃。有一回茹兒就給格里沙說：

『你唱：起來，全世界的猶太人！』

格里沙是紅黨。他知道：猶太人也是人。這話是挑撥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惡感的。於是就給他了一個嘴巴。從那時他就煩悶起來了。他是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可是女教員芝娜同康斯坦丁都稱他是流氓。當公家的布衫失落的時候，說質問他們三個人，說他們三個人是做過賊的。格里沙奇怪起來：

『昏腦袋！我在此還偷什麼呢？此刻吃的也很好。什麼賊？如果你自己沒有吃的，你自己就要偷呢。當我跑的時候我就偷呢。』

他決心了：跑吧。最難堪的是乾燥。說教我們學手藝的，可是不教。光說沒有工具。這切紙細工整天切着紙也切討厭了。格里沙把他切的紙都粘起來，貼到毛房的牆上，用鉛筆到下邊寫道：

『此處是格里沙專治屎掙肚子痛的藥房。』

歪歪扭扭的寫的誠然是不大好，可得很清楚。從那天以後教員們就不愛他了。不愛就儘他去。那紅毛的康斯坦丁只會彈個六絃琴和照相。他把一切都照了相，可惡東西！缺德！他不敢同人打架，可是他的眼睛釘着人好像蛇一般的毒。看着一切人，彷彿在問着看誰抽煙。自己站到房裏窗子跟前抽煙，可是對孩子們說：

『抽煙是不應分的。』

抽煙是壞事。有些都不抽了。不抽也不想抽了。可是當康斯坦丁把大家叫去問誰抽煙的時候，那抽煙的慾望突然就起來了。芝娜的蜜嘴稱呼一切孩子爲小寶貝。撫摩着他們的頭。其實不愛。可是她去摩着。拿那蜜一般的話去動他們的心。

『這不好，小寶貝！叫你們在這裏煖煖和和的，給衣服突，這是愛你的，小寶貝！紐子應當都扣起來，頭常常梳。你已經長大了。你想聽，我給你讀書聽好不好？你畫吧。』

好甜蜜的妖精！又來麻煩我填表了。天天來填着這孩子們愛什麼，喜歡什麼，

愛什麼書等等的表。格里沙又惱起來了。在最後一次他連什麼問題也沒有答，只寫道：

「我什麼也不喜歡，什麼也不愛。」

她奇怪起來了。低聲笑着，撮着嘴拉着長腔低聲說：

「唔——唔，我不愛你！這樣冥頑不靈的孩子。」

不愛去你的吧。愛你的茄兒去吧。他的紐子都扣的也整齊，也會給你畫表。可是一避過臉，他的不能見人的下處都弄出來了。小姑娘們都也下賤，都跟着芝娜妖精一般的用那細嗓子學着甘言蜜語的話。偷着同些男孩子幹些無恥的勾當。門甲還好。唱着哀歌，愛看個書。可是她白蠟似面色，咳嗽着，太弱了。格里沙也不會同她說過話。害拘束。一看小姑娘們就不愛。格里沙是誰也不愛的。一切都反對的：連那寢室和那一色的氈子，飯廳和新木桌子，一切都反對。跑！他們的孤兒院是在一個尼菴裏的。在一個高院牆裏邊的。門口有站崗的守着。格里沙就推想道：

「對了。我們是犯人。這就是了，是重犯。對的！土話都叫小偷，叫賊；官話就叫犯——人！」

他愛這個名同愛「國際歌」一般。格里沙覺得就是犯人，就對那站岡的驕傲起來了。想逃跑，可是此刻有站岡的看着呢。

春來了。一到院裏那春愁就湧上心來了。嗅覺好像狗似的。一聞就想飛出去陽光在照耀着。雪也鬆軟了。小溝渠也掘開了，清水在薄冰之下流動着。雪車在路上也不會「格吱格吱」的響着，只會「哺此哺此」的響着了。馬蹄子也不會「光噹光噹」的響着了。只會「哺渣哺渣」的響着了，裸體的樹枝在樹上浴着春光。秋季有死了的黃葉在上邊顫動着，冬季有白雪在上邊覆蓋着，現在一切都擴清了。在這如經大病的嚴冬之後，那輕細的枝兒又恢復生氣了。都盡情的呼吸着春氣。祈求着天上的甘露。孩子們整天在街上籬下熱熱鬧鬧的頌揚着春天。呵，真想跑！……如果讓我們自己在院裏玩的時候很不錯。可是要同教員一齊到院裏唱歌玩耍的時候就不想去

了。擲紙的遊戲到也可以。

尼姑們在這院裏住的。把她們擠的很窄狹，說搬可是還沒有搬呢。早晚她你在悵然的撞着鐘。尼姑的黑影由那小屋裏出來慢慢的蠕動着到菴裏去。菴是在院子的角裏，正當通到街上的門口。小尼姑老尼姑都走着，可是都不像活人在走動的。也不像白天到外邊或麵包坊去的時候走的那樣快。那時她們好像潑婦似的，同那些孩子們在破口對罵着。孩子們也嘲笑着。往井裏吐着唾沫。有一次尼菴的大門開了小孩子們都朝着大門喊着：

『列寧，特羅次基，蘇夫納爾闊母！（註二）』

尼姑們到省教育廳告去了。從那時就起了爭端。生活就也有趣了。

註一，二：縣委，即縣非常委員會之縮寫。省委，即省非常委員之縮寫。

即現在之國防局。

註三：蘇夫納爾闊母，即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之縮寫。

陽春把殘雪盡消了。尼菴的門也開了。帶內的空氣也新鮮了。空氣自由的流通着，菴內大齋誦經哀禱的聲音也隨着空氣流到院裏來了。那哀禱着唱着求入天國的歌音也聽見了。尼姑們不時的緩步到菴裏去，長久的念着懺悔歌。這春光明媚的時節，幽靜緩步的尼姑，大齋哀禱的詩歌和這熱鬧歡樂的春日的街上都成了增加格里沙苦悶的資料了。教員們也都是與致勃勃無而不自得了。格里沙學着一切的功課。端端正正的成天的坐着。眼裏只表現着索然無味的神氣。安然的過着。夜間醒來的時候想着自由。偷跑是很難的。六個大點的孩子把老尼姑偷了就跑了。可是又把他們捉住了。他們就暴動起來了。他們都快成人了。把他們送到野營裏作工去了。其餘的人看管的更嚴起來：站崗的，暗探和教員也增加了。不過有機會還是能跑的。

孩子們與尼姑的爭鬥日益劇烈了。在這樣沈悶的光景中，只有這爭鬥算是最有

透的一件事，是他們在這死寂的禁錮中唯一的消遣。這裏又從獄裏送來了五十個小孩子。尼姑是必須要搬出去了。在城邊附近，在河那邊給她們讓出了一座很大的兩層的樓房，讓她們搬去。尼姑們溫順的接受了當局的處理，只請求允她們到這巷裏做祈禱。可是口裏低聲的不斷的發着怨言。

每天早上都有農人的車子停到這很高的尼菴牆外邊。有時停着兩三輛車子。那些鄉下老和老太婆們都縮頭縮腦帶祈禱的神氣到尼菴跟前來。很和氣的同那站崗的說着話，很快的由小門裏進去了，院裏有人大聲的向他們喊着：「同志」，「孤兒院」，「犯人」。尼菴是在院裏深處的。他們由那些孩子們跟前經過的時候，那些孩子們眼裏彷彿準備好了問題等着他們似的。他們去到那後邊的小屋裏。那兒有聖像和溫柔的聲音。尼姑們同他們談着。有時候老尼姑簽字的時候就這樣簽道：尼菴勞動公社社長葉夫斯多麗亞。菴內開會的時候，她對那善男信女們道勸：「一切權力由於神。」她又說她的一位朋友亞斯達從前有兩個電影院都損菴到裏了，現在他在

省職工會作事，還不忘神恩

『尼姑要搬家了。』

報信的跑到各處信神人的家裏跑着說。

『尼姑要搬家了！』

『尼菴要改成戲院了……』

『聖像上的祭衣要撕去了……』

『祭壇都成了省委主席的寢室了。』

『老尼姑帶到省委拷問去了。』

這消息由這些人家裏飛一般傳到尼菴附近的市場了。在尼姑搬家的一天，老太婆們都坐到車上畫着十字。一個賣白菜的女人急急慌慌的把三千盧布（註一）也少得了。就怨恨的咕咕呱呱罵着：

『老齋公，老神仙，他們怎麼不病死呢……把錢往我手裏一攥就跑了！不給夠

「我鬼共產黨？……這都是猶太種……唉，你看，他們好像鬼一樣，見不得神的……老齋公……老善人……到那去呢？……他們總不會好死呢……這些不信神的！……我看看是一個人，扭過臉來可不見了……給錢不給夠……我記着你的臉的，記着你這大眼睛的！……你總不會得好病死的！……」

男人是不大說話的，可是市場已經收攤了，他們還沒有散去。巡馬到尼菴跟前跑着。

尼菴不遠的跟前停着給尼姑們預備的車輻。大門也開了。站岡的在門口站着。這消息密電一般的傳達到各處了。人山人海的人們都一齊湧來了。老尼姑的眼睛由頭巾下露出來很注意的望着。到門口停着脚步，高高的身材很莊重的站着。從容的到門樓下神像跟前磕着頭。老太婆們在人羣裏哭着。老尼姑到車跟前又向四方深深的鞠了躬。她的面容好像古神像一般的莊嚴。黑影的尼姑們在她後邊慢慢的蠕動着。老尼姑動一下，一切的尼姑都學着。尼姑的悲哀的黑影在這清光萬文的春日蠕動着。一個女人哭着撲到尼姑跟前：

「齋公！老善人！請寬免我們吧！」

後邊跟着又來了一個。聲音更高的哭着：

「從尼菴裏把你們往那里趕的？」

第三個一直撲到老尼姑的馬腿跟前。把手裏拿的老公雞也放跑了。

「到神前別說我們的乖話吧！別說我們的乖話吧！」

女人們都哭天喊地的大哭起來了。街上走路的人也都向着這哭聲跑來了。騎兵帶着公文把馬打的飛快也奔來了。好奇的在站着。女作生意人菲拉多把一車小麵包也擲了，跑到他跟前說：

「爲什麼罵信神的人？總有你受的呢！……不久神總會罰你的！」

八羣在蠕動着。女人在哭喊着。男人在喧鬧着。

「不讓他們把尼菴糟蹋了！」

「尼姑們妨碍誰了？擾亂誰了？」

一位蒼白頭髮，從前教會學校的教員突然的在車跟前冒出來，破着嗓子叫着：

『信教自由在那里？政府允許的信教自由在那里？』

人羣都喧鬧着：

『沒有公理了！』

『到列寧跟前告狀去！』

『地方官太橫行無忌了！』

『不信神的！怎麼沒有人到猶太教堂裏搬呢！猶太鬼，耶穌教的叛徒！』

『哈哈！是的！也沒有一個人往清真寺和波蘭教堂搬呢！那些叫化子孩子都怎麼會往斯拉夫尼菴裏搬呢！怎麼都光佔斯拉夫教堂呢……別的什麼教堂都不佔呢……』

這些小叫化子成羣的喧鬧着由院裏出來了。睜着圓圓的眼睛各處張望着。都高興的沈醉於這尼姑搬家的熱鬧中了。他們好像小狗一般在人縫裏攢着。格里沙的

苦悶和愉悅的心情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灰色的晴珠在閃着光，笑的腦袋都兩旁的搖着：

『好玩！……老太婆們在村婦罵街似的咆哮着。男人的臉都紅着。尼姑們都黑木偶似的到處磕着頭。嘴唇在動着。

『好一個被欺負的！』

格里沙飽飽的吸了一口氣到老尼姑眼前大叫着：

『好混蛋的黑尾巴！（註二）』

老太婆們都轟然一齊罵起來了：

『小狗仔子罵起老善人來了！』

『老王八羔子罵起我們的老齋公來了！』

卻想要來打格里沙。站岡的就抓住他的衣襟捧到尼菴的牆跟前。他在那兒喘着氣，看着熱鬧。一個人往院裏喊着：

『打電話要命令去！』

這件事情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巡馬各處的跑着：

『都散開吧……散開吧……』

『閑人們都往後去……向後去……』

一個尼姑跌到地下哭着。馬兵到她跟前跑着。

『上車去吧，老善人……上車去吧！提着衣裳上車吧！我來引你上車吧！……』

一個很滑稽的玻璃匠在人羣裏笑着說：

『好傢伙！你這武吊膀子的偷偷的也溜來了。』

又有人很快的也接着說：

『格格……咖咖……尼姑也吊上膀子了……』

『吊起膀子了……格……格……咖……咖……』

『死鬼！笑死你們！……我們的老善人！……可憐的老善人！……』

『唉——唉——唉……老東西，再哭一聲賞你兩個錢……』

『流氓！該死的小狗仔子！』

『唉，不同他們罵了，走吧，梅尼。』

『格——格——格……』走吧，梅尼。』叮叮噹，叮叮噹，看人家多麼會擺浪：
好姑娘呵！……』

『你瞧，尼姑們在檢東西呢。』

『出去提着包袱，後邊拉着箱子。』

『老尼姑床下埋的一鍋金子找出來了。』

『還有一百尺布呢！』

『你想她們有什麼可憐呢！又不是把她們往街上趕呢。祈禱念經在那兒也可以的。不是嗎，華霞？』

『我是共產黨，我很贊成省委的處理。』

「我雖不是共產黨，可是我很明白他們。小孩子沒處安置。我明白。」

「能把小孩子都弄死了嗎？他們在這兒住着到舒服，可是小孩子都睡在街旁籬下呢！」

「那些無依無靠的孤兒……能把他們推到井裏淹死嗎？」

「唔——唔……閑人都走開吧！……走開吧！……都往後退！」

尼姑們提着衣服。匆忙的收拾着東西。聖像也失掉了。人羣在喧鬧着。給尼姑們表同情的話也聽不見了，格里沙就偷偷由那牆跟前擠到人叢中溜出去了。

註一：國內戰爭時每千盧布直幾枚銅子或幾角錢而已。

註二：黑尾巴：指尼姑頭上所披之黑巾，後邊拖到脊背上如尾巴一般。

三

一個人在車站上談着他曾經到過了多少的城市。他說：「我的命運是這樣的不

安。」那時格里沙就笑起來。可是當時不明白。現在他想起這句話來與他自己很相合：

『我的命運真是不安！』

孤兒院的孩子們現在恰好是吃麵包和喝茶的時候了。可是格里沙現在滿街上走着，聽着自己的肚子在唸唸咕嚕的響着。再回去吧，總不願意。可是肚子是說不服的。一天兩天的忍受過去了，若的只是肚皮。吃食東西呢，已經嗚呼了！一切都吃得淨光了。他們六個人藏在墳院裏，有五個人是同一個車夫把省教育廳的儲藏室偷了就由待候室偷跑出來的。格里沙就去找着他們。他們就在墳院裏安置宿夜了。那幾個身上是有錢的，格里沙就把他的小衫和外邊的褲子賣掉了。人家給他一點找頭，他又把他的官綿襖也換成壞的了。這些錢統統也都吃完了。白天安然的滿城裏逛着。該去找誰呢？新的孩子們天天往這裏來着。難道他們都想學壞的嗎？

『你是誰？從那來的？』

走路的人們連睬都不睬他！都去忙自己的去了！

現在的天氣也變壞了。格里沙站到蘇維埃飯店門口裏，誰也不給他飯票子。在孤兒院的時候沒有飯票子還給他東西吃呢。可是現在不但不給他東西吃而且還要把他往出趕了。那飯店大概是歡迎什麼農工監察員的。他又進到別的屋裏去了。

「給點吧，行行好吧……你父親打仗打死了，媽媽害病在醫院裏病死了。」

人家在後邊將他往出推着說：

「走開，去找你們共產黨的委員們去吧。他造出你們來讓他們去養活吧。」

格里沙奇怪起來：

「難道我是那委員們造的吗？是我父母造的。怎麼能夠賴人家造的呢！讓你去嚼你的牙巴骨吧！總是想吃飯。飯店都已經關門了。唉，好倒黴的你呀！」

站在門口裏一個小回子也挨了一個耳巴。可是他很機伶，就伸手到那人的川子上敬了一拳。喘着氣就跑開了。

「同志……給一點吧……」

「滾開。這樣多的窮孩子，怎麼都不病死呢。」

「走了，揮着皮包走了！你這大屁股的慳吝鬼！」

一個賣紙煙的小孩子到他跟前來了。

「多少錢一合？」

「滾你的去吧！這紙煙不是你吸的。」

格里沙眯縫着眼。

「哈哈，好大的眼眶子！或許我有一萬元呢。」

「一萬元只有去騙別人。拿出來瞧一瞧看！」

「誰都讓瞧，就是不讓你瞧。或許還多呢。」

「有就是化完了。滾開吧，滾開，不然就給你耳巴吃！」

「好吧，來吧！」

「來！」

『你試一試！』

『試一試！』

都站到路當中裏互相爭鬥起來了。這時有一位太太來了：

『怎麼一回事？你做小買賣的嗎，小孩子？』

那孩子手裏端着紙煙箱，糊糊塗塗的走來說：

『真正老牌煙。要多少？一合嗎？』

她就抓住他的袖子說：

『去找警察去。小孩子做買賣的命令你看了嗎？你不識字嗎？走去找你父母去。』

那小孩子頑強的盡力掙脫着，她拉着他。格里沙看眼色不對就溜去了。他也幾

乎沒得落到人手裏。儘他去吧，不然他們兩個都被那大女人捉去了。唔，錢呢！

錢早已化得淨光了。天氣也沉陰了。一線淡紅的晚霞在西天浮動着。可是沒有

暖氣了。人們都忙着回家了。陰風在惡意的刮着。

脚步也亂了，沒有法子。回到墳院裏去吧。墳院是處在車站與城市之間的荒野裏。有石牆圍繞着，小門沒有鎖。此刻墳院的樹被風吹的沙沙的響着，殘雪未盡消完，寒夜是常有的。不過他們在那牆角裏的坑裏比較避風點。發了兩次胆大生了火。可是多了是不行的，會被人發覺呢。

格里沙喘着氣來了，愉快在那兒迎候呢。孩子們要的飯給格里沙留着呢。兩個小姑娘吃飽了在低聲的唱着歌。四個小孩子在互相的談着今天的經過。在坑裏坐的是很擠的。擠得越緊越好；越緊越暖和，越緊夜裏越不害怕些。不然，夜裏在墳院裏可怕的事情多着呢。最好是黑夜刮着風聲。最怕的是皓月當空，萬籟俱寂的時候；月華照着十字架。一切的十字架，一切的石碑都兀然樹立着。彷彿也都藏在那里故意嚇人似的。今天是有風的黑夜。風聲攜着那城市裏活人的生活送來了。雀癩的汪四甲是一吃飽了飯就愛瞎談的。現在他就又開始了。小姑娘們都默然的聽着。

她的談鋒是關於活埋人的一回事。汪四甲就開口了：

「同志們，我給你們談一回故事。在一個城裏……有一個姑娘……她或者是一個實業學校的學生，也或者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她回到家裏就「唉呀，唉呀」……就「唉呀，爸爸，唉呀，媽媽，我要死了。」就格得格得的倒到地下了。她的媽媽也來了，爸爸也來了，她就又：「我要死了，要死了。」當然那時就去請大夫去了，大夫也來了。她父母就說：大夫，她要死了。大夫就下手治。當然就給她點汽水喝，給點牛奶糖吃。可是她；「不，不，我要死了。」格得格得的就不出氣了。大夫當然也滾開了。她媽媽就哭着哭着把她裝到棺材裏去了。埋了。就同墳院埋這些人一樣。當然她在裏面躺着躺着就說：讓我翻一翻身。那看墳的就聽見：翻一翻身！聽着聽着去告訴她的父母去了。他們就找些人來掘墳，墳掘開她又死過去了。可是她的腿的確是拳着的。看她的確是動了的。大夫就又說：她總是得的一種昏迷病。這回事在報上也就是這樣的登載着。那時我就命令我的爸爸和媽媽說：我的屍首這沒有壞，還沒有爛的時候你別埋我。」

孩子們連氣都不敢呼吸的聽着。當他說完的時候，一個小孩子叫波爾就哭着說：「我害怕。」

「獨子，哭什麼呢？汪四甲儘是瞎扯呢。」

汪四甲就發誓道：

「的確的，我瞎扯瞎扯我的眼，在報上還登過呢。她或者是一個實業學校的學生，或者是一個中學生。」

柏琪嘉是一個頭目，與格里沙同年，是一個大孩子，是很莊重的。是這羣的孩子頭。他就嚷着：

「你哭，你再哭，小東西。你哭叫那看墳的聽見了他比汪四甲說的還可怕呢。你這個撒謊鬼，住你的嘴吧！」

汪四甲氣起來：

「什麼話！住你的嘴吧！」那是我登的報嗎？我給你一個嘴吧你就信了！

那時在墳院外邊樹林裏突然聽見：「叭——叭！」的響起來。孩子們當下就寂然了。

「槍斃人的。」安尼低聲說。

低低的聲音裏不帶恐怖的神氣。他們聽見的槍聲不是一次了。老在行的格里沙在這黑漆漆的夜色中皺着眉頭。

「這是槍決反革命黨的。」

「爲什麼呢？」波爾就問着。

「真傻瓜！屢次給你說過：他們是反對蘇維埃政府的。」

一個不愛說話的安得洛就避着說：

「槍斃人我害怕。那很痛的。」

樹林裏又：「叭——叭！」的響起來了。都縮着身子。好奇的聽着。他們怕死人，可是他們還不會知道死的滋味。所以也不怕那被槍斃的時候的痛苦。安得洛只是在

打着寒噤。他在他村裏會看見過打仗的。可是現在把他的魂都嚇飛了。很發愁的咽着眼淚，低聲說：

『把他們下到獄裏也好。』

柏琪嘉很聽不起的說：

『那些壞東西不知殺了多少人呢。這對他們怎麼辦呢？』

『下到獄裏去……』

『可是他跑出來又會殺人呢。』

『派兵去站崗守着他，他就跑不出去了。』

『她會把站崗打的死呢。』

『他沒有手槍，不會打死的……』

把柏琪嘉辯倒了。他想了想只說

『你是傻瓜，安得洛！』

格里沙一言不發，只在想：

『槍斃的時候他們的眼睛閉不閉？』

看見彷彿是閉着的。安得洛心裏也難受起來了。

槍聲止了。孩子們都等着：能不再放嗎？沒等得着。睡魔來了，都萬念俱忘的閉着眼睛入到夢鄉了。安得洛在夢中只低聲的發着夢話。

早晨太陽出來了，一切都生氣勃勃的快活了。憂悶隨着那黑夜逝去了。他們都扮着省委槍斃人就遊戲到墳院外邊玩去了。柏琪嘉裝着省委的主席，一隻手彷彿拿着手槍，一隻手端着手機關槍在放着。安得洛和格里沙做劊子手。格里沙高興的發着口令：

『眼睛閉起來！眼睛閉着……』

在這兒童的喊聲裏不帶恐怖，也不帶憤怒。他們不過裝扮大人，把大人的生活扮成遊戲來玩。玩吧了。陽光晒得很熱了。好像太陽拿他這惠愛的陽光來犒賞這些

孩子們似的。他們就想起新的遊戲，把這回遊戲就忘却了。

快樂的日子來到了。巴黎公社的紀念日來到了。兒童飯店都開放了。他們落到很近的排班裏。就到那兒吃過飯，在紅旗後邊跟着遊行示威的羣衆在街上遊行着。唱着國際歌。曠場上搭着圍着紅布的講台。共產黨在台上揮着拳講着巴黎公社。一個人的眼睛死死的釘格里沙。高大的身材，蓬亂的頭髮，宏亮的嗓子，老遠就聽見了！在講台上來回的踱着，頭髮在散亂着，後來用拳頭擊着講台的時候喊道：

「帽子卸了！現在要講公社的死難者！」

響亮的，宏大的聲音叫喊着。格里沙把這句話記住了，後來就在人叢裏喊道：

「帽子卸了！現在要講公社的死難者！」

他站在一個女人跟前叫喊着，她就很很的照他頭上給了一巴掌：

「豬仔子！發鬼瘋了叫的！你知道公社是什麼你瞎叫呢！」

格里沙用手照挨打的地方摸着就笑嘻嘻走去了。怎麼不知道呢？他知道的。公

社是共產黨的。可是巴黎……這個城是有的。在莫斯科那邊什麼地方呢。這還是他在孤兒院裏聽說呢：『巴黎是一個很大的城，如果你到了那裏頭都會暈了呢。』不，格里沙是知道的。他于是就狂喜的又唱國際歌來：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羣衆又停着了。是一個村婦，或者是一個太太，尖細的聲音在講台上叫着。聽不清她說些什麼，可是望着她的樣子是很好笑的。她也是白費氣力。格里沙用那細嗓子嘲笑着她：咳——唧——唧——唧！就又走去了。一個醉漢從人羣裏突然冒出來了。

他穿着乾淨的大衣，有護耳的帽子歪戴着，胸前戴着紅花結，是一個乾瘦，豁牙而斜眼的人。他自己揮着手叫着：

『同志們，請你們打倒資本！』

大概是他女人吧，在後邊抓住他的衣裳拉着，可是他向講台跟前淨脫着：

『請你打倒資本！』

兩個馬兵飛奔着他跟前，把他架着架去了。羣衆都笑起來：

『可把資本打倒了！』

『在這樣的荒年他怎麼會喝醉了呢？』一個人羨慕的低聲說。

格里沙新興又起來了。照着墳院大聲喊道：

『同志們，請打倒資本！』

有一天夜裏墳院被圍起來了。本是搜索一個大人的，誰知道格里沙這一團人竟落到他們手下了。在東方微白的時候。這一團小犯人被帶着在那熟路上走着，帶着未睡醒的神氣在路上跛着腳。神疲力倦的紅軍在辱罵着，不過還沒有打。

四

過了一夜三拘留之後又把他們帶到教育廳裏了。這一夥共有十五個人。三個兵

護送着。兵的頭目一路咳嗽着，吐着唾沫，數着人們說；

『你們這樣大的一點小孩子都叫派兵來押送你們，你們將來還能成什麼樣的人？總而言之，你們都是糞土！』

『幹嗎要生你們呢？呸！你還哭呢！不哭就夠惡心人呢！』

斜眼的小回子不懂俄國話，哭着就想跑。那位大麻子兵用槍去嚇着他，後來拉着他的長布衫在後邊拉着，鳩貝加跌到泥窩裏了，兵的頭目把她拉起來，帽子歪着嵌到她頭上。小回子叫着往出掙脫。高顏面骨黃瓜種似的小臉緊張起來了，單調的唧唧的叫着：

『嘎加——苦得兒啦——得來母！（我要回家！）』

兵的頭目就叫着？

『苦得兒啦，苦力啦……苦役啦……當然是苦役。你們去做苦役，我們也陪着去做苦役。你別哭吧！你哭也吧，不哭也吧，你命該當苦役就得當苦役！糞土，直

是糞土；別哭吧！」

小回子好像被人踢了兩腳的小狗似的，總唧唧的叫着。來往的行人都望着這些小孩子。一位帶着領子的白頭的先生站住搖着頭高聲說：

「不成事體！小孩子都派着武裝士兵押解起來了。一定還打他們了吧？」

兵的頭目向他說：

「你這慈悲人，你把他們帶去好了！我們整天拉着他們拉夠了。你心痛他們，

你養活他們心痛不心痛呢？」

把那位先生捨白住了。小孩小帶着前去了。

自然是又把他們帶到教育廳重犯室了。他們到了那里在地下坐着。老辦事員在翻着文件。很麻煩的在翻着，紙片由桌子上往地下落着。帶着捲髮的姑娘在翻着櫃子。另一位帶着眼鏡，年長一點的辦事員氣着說：

「統統都送到省委員裏去。他想這樣辦叫他去安置好了！這是什麼……」

門口裏還有小孩子在等着。各種各樣的小孩子：有的穿着發的官衣服，有的穿一個單布衫，腰裏束着各樣的帶子。

把格里沙這一夥送到待候室裏了。那里說：

『沒處安置。不收。』

小孩子又帶回來了。兵士的頭目罵了一聲就走了。兩個查干人坐到地下歇着。格里沙因為挨餓，室內空氣的惡濁，尤其是因為苦悶，於是心煩起來。他坐到地下，無精打采的望着天棚，緊緊的咬着嘴唇。帶着苦臉。有一個高鼻子，薄嘴唇，刮子臉的人進來了。尖頂的頭，扁平有緣的便帽嵌到眉頭上。脚步重的幾乎每步都要把地踏一個窟窿。鞋子裂的如同獸蹄子穿的一般。進來往椅子上一頓，幾乎都把椅子壓碎了。

『幹嗎呢？忙着的嗎？整天在忙着翻紙堆嗎？這些紙堆都可以拖到爐子裏去吧。

喂，你這小回子，哭什麼呢？想恢復你們國家的獨立嗎？』

他眯縫着眼睛。歪着嘴笑着。當他說話的時候，擦着掌，縮着身子，手拭着大腿，全身都在亂動着。坐着沒有一分鐘的安生過。他渾身的骨節彷彿都要飛舞起來似的。

『馬同志，別忙，』那位年長的女人說。『你總是愛亂鬧。我頭都暈了。把他們往那安置呢？』

『叫去打掃毛房去，挖地去……到那兒去？找地方好了。喂，你這小回子，你老哭着嗎？』

學着他：

『格——格——格……』

小回子的眼淚乾了。很可笑的撮着嘴。也不哭了。

『呵，怎麼呢，姑娘們？儘管忙的翻紙堆嗎？按着訓令叫填表嗎？』
又擦起手掌來。

『我可以帶十個去。我能帶十個。』

『好吧，馬同志。』她高興的說：『我現在來給你選。這裡有些根底我們熟悉的。』

『我自己來選。我有我的選法。』

帶着椅子到那些小孩子們跟前。望着一個少白頭的小孩子說：

『喂，你這個小白毛！你偷的好嗎？』

那小孩子就紅着臉惱起來。

『帶我來也是白帶的。這是姓菲的偷的——我……』

『你還會撒謊。你愛打架嗎？空手鬥呢，用刀子呢？』

『不，我不打架。』

『不打？不比你鬪。可是你臉爲什麼發青呢？』

他向着格里沙。

格里沙望着他坐到椅子上擦着手亂搖着，就笑起來。他想着：

「這樣不安生的猴子我在動物園看見過。真活像猴子。長長的手，臉也在一皺一皺的動着。」

「有什麼好笑？你臉爲什麼發青呢？」

格里沙把鼻子吸溜了一下答道：

「臉發青？是從早就沒有吃，沒有喝！」

「難道不吃你餓不慣嗎？」

「慣是慣，就是肚子叫得不了。」

「你從獄裏跑出來的嗎？」

「什麼獄？我是小孩子。我從尼姑菴跑出來的。」

「你削髮爲尼了嗎？小朋友，他們這不是尼姑菴，是兒童感化院。你們這些小

狗仔子——會這樣想。你爲什麼跑呢？」

「就是這。不願在那里。」

年長的女人裝着有學問的眼睛說：

「他們都是有缺陷的人。大概都是流氓一流的。」

「可是你是那一流的呢，你這樣的聰明人！你叫什麼名子？」

「叫格里沙。」

「呵哈。格里沙，你說你沒有坐過獄嗎？」

「怎會沒坐過！坐過的。坐過多少回呢。不過現在不會叫再坐獄了。現在的童犯一定另有安置的。」

他心裏在笑着。臉成了人的臉——不像猴子的臉了。

「石同志，你沒有聽說給童犯另有安置了嗎？哈——哈——哈。叫你去打掃毛房好嗎？」

「毛房的氣味怪難聞的。如果要叫幹，就幹好了。」

『好吧。跟我去吧。』

『到那去？』

『到那裏你就見了。』

『如果要乾燥無味我就會跑的。就是有站崗的守着我也會跑的。』格里沙惡狠狠的說。

『我們沒有站崗的。你跑的吧。如果你要不好，我們自己也不會要你的。會一脚把你踢出去的！我們不要廢物。我帶這一個。』

他帶着滑稽的樣子就問起別的孩子了。規距和溫柔的孩子們都不要。選了三個小姑娘，六個男孩子和一個唧唧亂叫的小回子。

『三天以後到車站來，可是明天在這里等候着。我給你們找穿的去。』

『馬同志，在這幾天應當給他們安置個地方。不能說不要人看他們。』

『怎麼好！還要給他們請一個通法文的保姆去照料他們嗎？帕班列佛蘭塞（說

。國話）格里沙！』

孩子們幾乎都惹笑了。連小回子也笑了。馬得諾夫真會嚼牙巴骨。

『馬同志，你總愛開玩笑。不論什麼時候都開玩笑！你不懂他們都是有好多毛病的……』

『怎麼不懂！教育部的訓令上已經解釋得很詳細了。我以為養他們是應當的，而且還要叫他們勞動！唔，我選那幾個小孩子，跟我去領吃食東西去吧！』

『呵，這實在不成事體！應當給他們編一個人名冊子，告訴他們，在這幾天把他們往那安置，將來往固定地方去的時候要派兵去押送他們。』

『關於編名冊的事，如果你愛寫你隨便寫好了。兵是用不着的。我把他們帶到我家裏去。走吧，都去領吃食東西去吧！』

『到你那兒一定都會跑光呢！』

『一定是個子才會跑呢。跑出去還要落到尼菴裏你們的育嬰院裏去。寫你的名

冊去吧。孩子們，我現在去給你們安置東西去。」

走的時候用手到格里沙的頭上摸了一下。格里沙經他這一摸就高興起來。長長的手由頭上摸了一下就走去了。格里沙想着：

『這人還不錯。很有趣的人。』

十個人一個也沒有跑。房東在嘆怨着，在馬得諾夫的小房間裏不但住了三天，而且直住了一個禮拜。房東的怨聲僅只在頭一天晚上才到的時候聽見。後幾天回去的都很晚，一回去就睡了。馬得諾夫整天同他們出去到城裏找東西，在一個地方找着了些食具，在第二個地方找了些布匹，在第三個地方找了些麵粉。後來又往暖車裏裝着玻璃箱了。有些同尼車夫找牛去了。馬得諾夫好像當家的一般，到各處找東西往兒童殖民地裏運。又找了些在戰時封閉的倉庫。爲着改善兒童殖民地地生活起見，馬得諾夫把省委主席辦公室的掛鐘也摘去了。他與高采烈的拍着手，笑着。喊着小孩子：

『喂，孩子們，怎麼都不幹活呢？幹活吧，幹活去吧！小回子同尼古拉打水去！牲口要飯呢。』

小回子明白用手勢比喻的俄國話。唱着跳着就跑出去了。

格里沙樂起來了。最重要的就是快活，一天不知道看多少人。

地皮晒乾了。春日樹木的清香瀰漫着。陽光也格外的可愛了。春日整天在照着。

如果雨來了，也好，春雨一過，陽光又出來把大地晒乾了。

跑是很容易的，頭一天由教育廳出來的時候，馬得諾夫把他們帶到理髮店裏，把頭髮都剃光了。連小姑娘也剃了。後來帶到澡堂裏洗過澡，穿起短褲子，小姑娘也穿着短褲子。奇怪！不要緊，可以習慣的。輕便的衣服，跳躍起來很便利的。褲腿只到膝蓋上，小衫也沒有領子和袖子。

殖民地裏一切的現象對於格里沙好像第一個奇怪的夢境一般。

他們坐了兩輛暖車去了。帶着瘦牛瘦馬回去了。在停車的時候榨着牛奶。打着

水。馬得諾夫在打着水。叫着小孩子們。當火車開行的時候，同孩子們談着關於他們的話。可是都不等問。關於他們自己的話都爭着告訴他。他給格里沙說：

『朋友，沒有父母了好。父母是廢物！嬌養出來的孩子都是廢物。生了就儘他好了。他自己會活呢。』

『可是那兵大爺說：你們都是糞土。』

『糞土是好的。糞土可以長好莊稼呢。喝牛奶吧，牛奶是好的。』
沒有吃肉，笑着那些小孩子說：

『你們吃狗肉嗎？煮肉吃吧，煮狗肉吧。』

格里沙笑着說：

『這是牛肉，不是狗肉！』

『反正果個樣！狗肉牛肉一個樣！這牛奶不錯！朋友，這個好！』

一輛車是馬得諾夫帶領的，一輛是尼車夫帶領的。這就是彷彿他們的衛兵，兩

輛車內的小孩子隨便更換，願同馬得諾夫或車夫在一齊，都是他們自己定的。都坐到乾草上唱着歌。誰知道什麼就唱什麼。最好聽的是那個小回子唱的。話不懂也記不住。不過很像：

『啾啾——登——賓得——登得——賓得。』

啾啾——登——賓得——登得——賓得。』

奇怪！唱了五次了。孩子們還要求唱。閉着眼，盤着腳，坐着搖着唱着。不錯！格里沙預備還想聽他再唱五次呢。

車門大開了，那令人心曠神怡的清風由草原裏陣陣的吹來。格里沙狂喜的向着原野跳躍歡叫着。火車爲他飛奔着，車頭爲他喧叫着。他第一次這樣的想着：一切都是格里沙的，一切都是爲他的！于是就用力朝着車門叫着：

『嗚——咕——咕——咕——咕！』

爽涼的晚上來了，他們喝起牛奶了。熱而新鮮的牛奶，都是他們自己擠的。

呵，多麼好的牛奶呵！難道你能把這形容出來嗎？怎麼樣去形容他把那馬親自由火車上牽下來，怎麼去形容他親自去套馬車呢？怎麼樣去形容他在這深夜裏，在這生疏的森林裏走呢？新奇而又可怕的森林包圍着他們，這彷彿在小說中的景況一般！

五

格里沙隔湖大聲的向羣山問道：

「誰是第一個女人呀？」

羣山應道：

「夏娃呀——呀！」

格里沙笑起來，

「你這頑石也會說話了。」

於是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高呼道：

「掌櫃在家嗎？」

羣山宏大的轟然的回音；

「……家嗎——嗎！」

「這是回聲。好極了！」

這兒一切的自然界都是生動的。都是發着回響與格里沙的呼聲相呼應的。這不是在城市裏。那里的小狗都是在狂吠着，有時還暗口噬人呢。那兒也沒有回聲。

站到石頭上很快活。太陽雖然還不十分毒，可是石頭很暖的。隔夜的溫度還沒有失去呢。

波浪向石上沖激着，發着均勻的音浪：

「嗚——嗚——嗚——呼……嗚——嗚——嗚……嗚呼。」

一個大浪起來了，把以前的浪聲都遮斷了：

「嗚——呼——呼——嗚……」

格里沙的赤足被浪花沖激着。他的腳有點被石頭樹枝搓破了。當太陽晒着傷口的時候有點痛了。好！

『水姑娘，洗吧，把我的腳沖洗乾淨吧。』

短褲也脫了。孩子們在這熱天是不穿汗衫的。跳到水裏去。耍着水，望着那波浪，青天，森林，羣山，走獸和人，就：

『咕——咕——咕——咕！』

山上的孩子們就喊道：

『格里沙！大嗓子的格里沙！』

三個小孩子裸着上身，穿着短褲，由山上跑下來。腳把山上的石頭蹺的亂滾着。前邊跑的是台其諾夫，他是同格里沙一塊來的那位小回子。

歪着頭，好似曠野的小馬一般在叫着。又好似野獸般跳躍着跑到格里沙跟前的湖岸上。

『快要吹號了！你爲什麼先跑了呢？難道你不幹活就吃飯嗎？』

『難道我沒有幹活嗎？你這小回子！我早已都把水打好了，牛奶也打好了。你的眼睛糊着裏嗎？』

『好吧，好吧。走吧，你再浸一個漂子叫我看一看。』

可是他自己已經鑽到水裏去了。快活的叫着。格里沙跑到沙灘上，翻了幾個筋斗，又去浸漂子去了。

台其諾夫狂喜的被噏水着說：

『浸——漂子！浸漂子！嗚啞——嗚啞——嗚啞！……』

一個藍眼睛的波蘭的小孩子也浸起漂子了。白面健壯的小體格在水裏浮着。

一個烏克蘭的小孩子慢慢的用鼻子噴着水，忽然低聲說：

『呵哈！真好的湖！再好沒有的湖！』

湖是好極了。湖色現在是碧藍而可愛的。可是當早上怒濤掀天的時候，噴着浪

花，湖色變暗了，濤聲也同海一般的在激盪着。可是當風平浪靜的時候，湖光如鏡，清可鑒底。有些人帶着一切的工具來了。他們沿着湖，橫着湖丈量着。把孩子們帶到小艇上搖着。帶着有學問的話：湖水是帶銹性的。孩子們都高興的相告着：

『我們的湖水是帶銹性的。』

湖是很大的。你一出了森林就豁然開朗，湖光在望了，青翠的高山在湖岸兀立着，片片的白雲在天空浮散着，微微的綠波在湖面波動着；森林的白楊也在迎湖拂動，松柏也在向湖送香。有些別墅在林中隱現着。有些在近岸兀立着。有七座別墅在峭岸懸崖上眩耀着。這就是兒童殖民地了。

這湖岸是很美的。停泊場有四個小船在搖着。最好的是那隻帶白帆的船。岸上有兩根竿子撐着一條白布，上邊很鮮明的寫着：

『用勞動與知識去克服天災與人禍。』

格里沙很愛這個標語。他每當划船回岸的時候總大聲讀道：

『克服天災與人禍。』

湖的全岸都是鋪着青的，白的圓小石頭和金黃的細砂。林中有一個很大的古樹盤。孩子們就把這樹盤用各種顏色畫成一個戴紅帽子的老人頭。一望就像活的一般。就是白鬍子不會動，不然由岸上一望就簡直是一個活的了！

馬得諾夫赤着腳，好像小孩子似的也穿着短褲。上身穿着網眼的汗衫，如同森林裏野獸一般在岸上站着，不過沒有毛。他在岸上走着，岸上的石頭彷彿都要被他踏碎了。他在老遠的叫着：

『喂！骯髒國際！水還沒有裏夠嗎？叫得他們了。快一點！我——嘿啞！』

四個小孩子都用各種的聲音叫着：

『嘿啞！……嘿啞！……嘿啞！……馬得諾夫，嘿啞！……』

在殖民地裏誰也不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可是馬得諾夫拿這一個字把一切都包括完了。嘿啞可以代表好，可以代表壞，可以代表快，可以代表伶俐，總之想代

表什麼就可以代表什麼的。這個字格里沙只是在殖民地聽說過。在城裏是不說的。這是馬得諾夫話。是本地話。是自己用的。

格里沙頭一個先跑到廚房了。今天是格里沙這一班值日的。共有八個人。四個小姑娘現在在露台上裝着麵包。呵，今天要預備好飯了！昨天晚上說好了今天要用新法煮麥仁飯的。煮滯南瓜飯的。他們自己做飯，自己想新法。每天都是各班競爭着，看那一班做的好。麵包還沒有學會烘呢。有一個女的在代他們作麵包。此外一切都是他們自己作的。柴火都是自己在山上打的！都是頭一天晚上打好的。格里沙用力很快的在劈着柴火。馬得諾夫看着，歪着嘴，搓搓手說：

「呵哈，格里沙——嘿吶！」

整晚上格里沙都被誇獎的高興着。

呵，現在一切都預備好了。牛奶開水都好了。小姑娘把麵包也擺好了。

吹號的就用力的拿起牛角號吹着：

「鄰——噫——噫——鄰噫——鄰噫——鄰噫。」

馬上湖岸上都滿了。各種聲音的人，各種頭髮的人，藍眼睛的人，黑眼睛的人，——各樣的人都有。都在洗着澡，掣着水，在水裏跳着。孩子們在自己洗澡的地方喧叫着。小姑娘們都在泊船場洗着。尖銳的聲音叫着，她們都是剪了髮的，輕便的如同男孩子似的在跳躍着。

二次號響了。

湖上好像蜂一般的嗡嗡的聲音在別墅都聽見了。穿着沒袖的白衫的小姑娘都在閃跳着。上身裸着的孩子們都在陽光下晒着。好似打銜鋒似的都蜂湧着往露台上的飯堂裏去了。

一個黑頭髮的小姑娘由人叢裏發着尖銳的聲音：

「值日的。來喝茶吧。」

格里沙穿着灰色的廚衣。在露台上叫着：

「曖啞，曖啞！……我作了一首詩，都聽一聽吧：

吹了牛角號，

喝茶有人叫！……」

娜斗琪大聲回他說：

「不是茶，是咖啡……」

馬得諾夫突然也由這兒冒出來。把嘴一歪，好像廟裏助祭的一般低聲說：

「沒有茶，我不嫌，端起咖啡往肚皮裏灌。你們不愛喝咖啡嗎？」

笑浪把一切的聲音都遮斷了。馬得諾夫已經去到儲藏室的院子了。

「誰把這葱遍地擲的都是？嘿啞！啞，沒有人跟着就是這樣了。彼得洛，你昨

天晚上去放馬了嗎？還有誰去了呢？又在那里跑馬了吧？」

馬得諾夫腿岔開站到那兒彷彿把地都要站陷一個坑。那管雜務的人到他跟前，

那薄嘴唇在顫動着訴着苦：

『不盼咐再雇個車夫，尼古拉整天出門不在家。可是這些都算什麼作事人？把一切牲口都弄糟蹋了。總而言之，這些都算什麼作事人！』

『作事人很不好！學學吧。格里沙，你提着開水跳什麼呢？你沒看見茶都都流出來了嗎？嘿啞！』

格里沙看見那高高的，嫩白的安娜在慢慢兒走着。她見孩子們的時候總是歪一歪嘴，這算是她的微笑。

格里沙從前什麼也不愛，誰也不愛。一切都是一個樣。可是到了這殖民地以後一切他都愛了。尤其是愛安娜。她彷彿太陽似的。羣山，碧湖，叢林——好！而最好的是安娜！爲什麼她彷彿太陽一般？格里沙說不上來。不過當她一睬的時候，周圍一切都分外美化了。當同她在一齊值日，同她抬洗鍋水的時候，彷彿抬的是聖像一般，馬得諾夫兩次都歐見了。

『長大了，壞蛋，』想着就『嘿啞』一下，氣着說道。

後來仔細的看。格里沙到了青春發動的時期了。身體強壯而且清潔。可是眼睛不帶那性的迷惑與煩悶。從前過流浪生活的時候那滿身的癬疥都好了。痕跡也沒有了。一切都好清了。

『格里沙，嘿，嘿！』

視線又轉到別的孩子們身上了。他們很溫和的同小姑娘們玩着。孩子們在一個大一點的姑娘扭扭開着玩笑，可是他們沒有那性的希求，同女孩子們在一齊處慣了。接觸的時候慾火也不至燃燒了。沒有像城裏育嬰院裏常常發生那種苟且的事情。他自己也奇怪起來。

『這就是偉大的自然與勞動把他們醫好了！城市把這些孩子們染的多麼醜。現在都洗淨了。要怎麼樣強壯就長得怎麼樣強壯了。』他歪着嘴，拍着腿又說：『將來長成的都是精明強幹的人！』

寬廣的露台在喧雜着。全殖民地裏人都集到這里了：小孩子，教員，車夫和船

麵包的女人，洗衣人和裁縫。大人是很少的。全殖民地只有九個大人——一百個小孩子。

茶後都分隊到各處去了。一隊到樹林裏採蘑菇預備過冬去了。馬拉着車在路上慢慢兒去了。孩子們在草地上翻着筋斗。一個細細的伶俐的身材好似小松樹一般的小蕪艱人，在前邊帶着採蘑菇的路。他是頭一個到殖民地來的人。一切的地方都熟悉。有一次他到七哩地遠的樹林裏睡覺去了，忘了帶蕪子。又跑回來取蕪子。後來整天一點不倦的跟那獵人跑着打飛鳥。現在他跑着彷彿背上長有翅膀飛的一般。忽然站住叫道：

『到地方了！走吧！』

於是就採起蘑菇了。

第二隊坐上船，唱着歌，搖着槳，到湖彼岸採野菓子去了。菓子還沒有被霜殺好呢。應當要晒乾一點呢。湖岸的波聲激盪着，可是湖心平靜的連一點波紋也沒

有。呵，今天好不錯的天氣呵！

格里沙在第三隊裏。同最大的孩子們一齊唱着歌到三哩遠的田莊去了。馬得諾夫也同他們一齊的。新的別墅又張羅到手了，那兒是一所整莊宅。在那兒興工建築呢。殖民地的人建築着房子，挖着坑，運着木板，拉着石頭，打着石頭，都與致勃勃的工作着。

工作的時候把腳都擦破了，可是傷痛總殺不了滿心的喜樂。馬得諾夫還在打着冬天建築一個溫室。

教育廳的人笑着說：

『你不在你這殖民地裏建設電氣化嗎？』

他笑着，拭着手，堅決的說：

『很設的。冬天設發電機呢。』

很親熱的向他說着玩話。可是機器的確由省城運來了。

不
這
到
這
到
這
到
這

教育廳的人都奇怪起來：

「呵，真是說得到做得到的人！」

孩子們都說：

「馬得諾夫，這個——嘿呀！」

馬得諾夫說全殖民地都是要電燈輝煌的照耀着，再有三個，十個這樣的殖民地環繞到我們的周圍裏，那時才好呢，孩子們都相信着。那時大家一齊高興的笑的連氣都上不來了。

格里沙想着：

「什麼人都見過了，就是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真是土匪！」

殖民地的小孩子什麼樣的都有：窮家父母的小孩子，礦坑上的小孩子，孤兒院的孤兒及同格里沙一樣的小犯人。只有孱弱與患病的，馬得諾夫不帶他。

「婆心是最壞的！應該把世界清一下。病的讓他都死去吧。如果有一小塊麵包

的時候，就應該給那強壯的吃。給強者開闢一條路！驢子，小偷，——都來吧。只要身體強壯都會教好的。」

不是統統可以改好的。有些內心裏有大毛病的時候是很難治好的。在這固定的工作之下疲倦的，在工作上落後的，在工作之後望着愁眉不展的，那些小孩子馬得諾夫把嘴一歪就把他們送回城裏了。

教員也好多都趕走了。

「去寫你們的訓令去吧，——這是你們的拿手好戲。」

來了一位嫩白的，漂亮的姑娘，在這裏教圖畫。一切的花子她都畫了。她頭上的頭巾用各種樣式的包着。有一次她洗澡以後裹着頭巾，彷彿聖像一般。

格里沙看見就高聲說：

「聖母歡喜吧！」

於是都給她呼起「聖母」了。如果有時她同別的女教員一樣，穿起男製的時

候，她脖子總帶着金頸鍊，手上帶着手鐲。孩子們都好笑。如果到遠一點地方去的時候，她總問着：

『不會下雨嗎？』

台其諾夫就叫道：

『嗚——嗚啞……真撒清！要淋濕了。』

走遠一點是不能的。腿子會酸的。有一次她累了，叫孩子們架着她。可是孩子們怎麼好呢？就手牽手來把她架着。她向四周微笑着，這彷彿是她的酬答。

馬得諾夫望見就叫着：

『尼古拉！明天早上到車站去送畢小姐去吧。趕快把她送回城裏去吧。』

於是就把她送走了。

午飯前都到各處工作去了。飯後都到殖民地裏：有的洗着自己的衣服，有的掃着院子，有的幫木匠作着工。工作統統完了的時候，都到圖書館去了。都去看書去

了。不過看書的很少，書都還看不慣。書裏常常有好多古字。愛看畫。有的做着棋子。晚上都到文化院跟前玩去了。這個別墅也就叫這個名字，在這里有圖書館及俱樂部。在那兒打籃球，踢毬子。晚餐後有時唱歌。有時聽故事。有時跳舞。格里沙最愛唱的是國際歌和俄國高音的歌。

一個教員的嗓子很好。妮拉的嗓子也很大。呵，都唱起來了！格里沙的嗓子也有點發癢了。故事有好的也有壞的。聽故事也沒人去強迫。格里沙最愛的一個故事是：有一個整個的國家由城裏到一個新的地方搬去了。搬到一個大山上；他們有一個射手，國王命射手射他兒子頭上放的蘋果。那射手的名子叫威廉台爾。哈哈，射手把蘋果射中了，如果射手射不中蘋果，那第二枝箭就是國王給射手預備的了。

格里沙想着這殖民地大概就是那個山吧。也有湖……一切都很像。那個故事他也讀過。姬拉斯布爾巴也好極了。

可是格里沙自己也同大多數的小孩子一樣，不愛看書。因為活潑的生活比書更

有趣味了。晚餐後一會工夫飛也似的過去了。雖然累了一天了，可是當馬得諾夫叫着：「睡吧，睡吧，」的時候，總不想去睡。他就笑着，擦着手，把大家都由文化院拉出去了。都回到別墅去了。往床上一躺，立時就入到睡鄉了。一切傷愁的夢幻是沒有的。才上去的時候，孩子們肯作些無賴的勾當。可是現在格里沙看不見這些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整天連坐一坐的工夫都不能，所以一躺到床上睡去了。

她梭的夏日，一天一天的飛去了，夏季將完了。陽光也微弱了。痠病了。彷彿要藏起休息了。蛛網在樹間纏繞着。將死的樹葉慢慢的發黃了。

關於馬得諾夫殖民地的消息已經傳出去了。城裏的人都來參觀來了。可是沒有人贊揚。

一個機關上的人說：

「沒有教育工作。沈重的體力勞動太多了。對於這樣的年齡是有害的。」

馬得諾夫抽着頭，拭着手就哈哈笑起來：

『你以為最好只是講外面嗎？走開吧，別在我們這里吧。我們有我們的教育。冬天來了再看書吧。現在沒有工夫。想不要冬天餓死現在要得工作呢。冬天沒有吃的時候，你們的孤兒院會關門餓死了，可是我們不會呢。我看我們有病入嗎？嘿，啞！』

一位消瘦的，髮色頭髮的莫斯科的女人來了。原來把她派來辦一點小事情，而實際上是來找飯碗的。她到各處仔細的看看說：

『此地有道德上的缺陷。可是沒把他們分開去作工。』

馬得諾夫拍着腿又笑起來：

『請你將你這話記到你日記上吧，記上叫我們做大便紙用。』

他突然又氣起來：

『我把這些小偷由城裏帶來，我們的鎖在那里？只鎖在儲藏室的門上。可是鑰匙在誰手呢？在這些小偷們自己手裏。有什麼東西失落了呢？大門小門統統都不鎖。』

我們的守衛的就是一隻小狗。這不是小犯人格里沙。全西比利亞都走遍了。什麼罵人的話他都會。可是現在請你瞓一瞓吧。你就是重把他帶回去放到你們的垃圾筒裏也再不會染壞了。我們有好多的小犯人。你現在指出來那一個是的！你給我指出來！嘿啞！」

莫斯科的女人聳了聳肩。

「你對待小孩子的父母太不好了。窮家的母親老遠來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可是隔一天你就他把們趕走了。」

他拍着腿，高興的承認道：

「這是的。我不愛那些母親！她們在此什麼也不作。可是小孩子沒有工夫去同她們遊手好閑的逛着。孩子們自己也不同她們在一齊。「唉呀，小寶貝」……「唉呀，小骨頭」……太太同志，這是養寄生蟲的。可是現在要作工呢，要自己救自己！嘿啞！」

馬得諾夫要叫那莫斯科的女人作工。她把嘴一擦就走了。

距殖民地半哩遠的地方有衛生部的別墅。有休養所。蘇維埃的職員都來休養來了。有吃的很胖的太太，跟着自己的愛人到殖民地來逛來了。馬得諾夫一次兩次忍受了。後來一次他穿着白廚衣，跟着小幫廚的由廚房跳出來。這天是他值日的。就開口罵道：

「此地是給你們修的花園嗎？太太們，你願意替我們洗鍋碗嗎？不嗎？那麼請早點走開吧。滾遠些吧！此地沒有什麼可逛的。去告去吧，去告吧。去給蘇夫納日關母打電報去吧。嘿啞！」

他們嚇的幾乎連門都找不着了。

孩子們後來畫了一張畫，畫着雞垣，馬得諾夫好似狗熊一般的在雞垣小門口叫着。小狗在他跟前狂吠着。下邊題道：

「可否爲着散步人，重去關所幽靜地。」

馬得諾夫時時繼任探索着。不看書，不談故事。沒有功夫，他到城裏去拉麵去了。後來又給殖民地弄到一架森林。一切都往自己殖民地裏運着。火爐匠要爐門安爐子準備過冬呢。沒有爐門。他就同尼古拉到那無人住的衛生部的別墅裏，把他們的爐門拔來了。休養所的主任到省裏告道：別墅沒人住，因為我們就打算修理的，可是他把我們的爐門偷去了。我們預備一年了要修理的。

馬得諾夫收到了訓令。

「嘿吶！」

他就把那訓令撕得粉碎了，怎麼辦呢。

秋日過了一半了。白楊也落葉了。松林也暗淡了。天氣也沉陰了。淫雨淒淒的落着。碧藍的湖光也變成暗淡的顏色，呼呼的波浪在岸上沖激着。鳥也飛去了。狼也在田野裏出現了。別墅的爐火生了。小孩子都穿起長褲，小姑娘也都穿起裙子了。休養所的人都走去了。惡風由山上往空虛的別墅裏刮着。彷彿把房子都要推倒

了。

不但淒淒的秋雨與暗霧襲來了。飢荒也慢慢兒向着殖民地逼近了。馬得諾夫惡狠狠的由城裏回來了。帶着他的『嘿吶』，不但不和愛可親，而且罵起來了。

在開會的時候對孩子們說：

『我們的麵包應分要吃一個月的。』

管事人就算了算：每人每日能分一磅欠四分之一的麵包。肉沒有了。湖的魚還可以維持着。可是孩子們是很困難的。沈重的工作。耕着田。田是很少的。在樹林裏掘着樹盤。田莊的工作完了。技師來安電機來了。個個都喜歡的把疲倦都忘掉九霄雲外了。

格里沙不久聽說過美國，現在他眼裏閃着光說：

『同志們，田莊是我們的新地。是美國。我們的舊殖民地是歐洲。好極了！』

孩子們都說：

「我們到歐洲去吧！誰今天到美國去睡覺呢？輪着誰去呢？」

分成班次輪流着夜裏同技師到那里去了。晚上男女孩子們都套着被子。棉花拿來太晚了，應分要趕快套呢。第二個女裁縫叫來了。可是女裁縫還要趕快縫上衣呢。

暴風由山上儘刮着。向窗子上呼呼的刮着，烟筒也在嗚嗚的響着。爐子不久就冷了。柴火要多打多運呢。不然山上被雪堆蓋起來了進不去呢。

殖民地附近的村莊也打起飢荒了。就是在夏天的時候，村中的糧食還不夠吃呢。他們都是拿野菜，露姑，馬鈴薯來餬口的。馬鈴薯也沒有收。他們就把麵包裏邊搽些樹皮吃。挨餓的小孩子好像麻雀逐食一般的成羣的往殖民地裏邊跑。村裏也有孤兒院。那兒的小孩子都餓死了。在夏天的時候他們不是好像殖民地裏一樣，一切都儲存着，可是現存可受着了。孤兒院的小孩子跑到休養所的院裏偷肉去了。在那兒都被捉住了。

馬得諾夫向殖民地的孩子們告訴着。

格里沙打着寒顫。眼也無光了。他請求着：

「把他們弄到我們這里來吧！」

開會議決了，就將那孤兒院也算作自己的。麵包給他們分起來，每人只得半磅了。管經濟的人也不會打算；夏天儲蓄的東西都吃完了。薑姑也只到下一點了。馬鈴薯挖的也晚了。村裏也把一半偷去了。菜蔬的收成也不好。城裏什麼也沒有領到！麥仁也光了。孩子們的臉也枯瘦了。早早的都讓他們睡去了。可是笑聲還常常聽見呢。

馬得諾夫笑着還指揮道：

「褲帶勒緊點——肚子勒緊點——嘿啞？」

可是他的嘴不大歪了，常常到車站去。夜間湖波沖激着。帶着淒涼的悲音向石上沖激着。大浪起落時常嘩然的響着；

「嗚——嗚呼……嗚——……嗚呼……嗚——嗚呼！」

風幾乎把牆都要刮倒了。烟筒裏也呼呼的響着。當風止的時候就聽見咆哮的聲音；那是豺狼呢，餓狗呢？電機還沒有安好呢。隔窗一望，一切都被可怕的漆黑的夜色包圍着。孩子們都睡不着了。談話吧，話聲也被遮斷了。聽着牆似乎都在抖顫，湖都在咆哮，山都要崩裂了。一切都成了令人驚魂動魄時了。

格里沙搖着頭：

「天災人禍！」

他也不夢想着做英雄了。只覺得這殖民地天窄地狹。危如累卵了。把一切都忘却了。彷彿只剩他一個人在這山上似的。牆外也彷彿有人在哭泣着，威嚇着，惹人一般的號痛着。爲什麼今天一切都是如此的可怕呢？台其諾夫很愁苦的說：

「死期將近了。」

前門呼通一下響了起來。大家都戰慄着。一個小孩子害怕的叫着。聽着有沈重

的腳步聲走進來了。

格里沙就很高興的說：

「馬得諾夫嗎？」

「是的！」

他進到寢室裏了，格里沙睡在門跟前。馬得諾夫就撲通一下坐到他床上了。

「還沒睡着嗎？談天的嗎？嘿啞！」

格里沙也不怕了。其餘的小孩子也高興的跳起來。

「現在都睡吧！格里沙，一切都有我的！我們快睡吧！」

馬得諾夫起來說：

「事情不順利，格里沙。事情——嘿啞！」

「怎麼呢？」

台其諾夫由床下向馬得諾夫跳起來。大家都在驚動着。

省教育廳打電來叫把你們往城裏孤兒院送的。吃食東西不發給我們。可是自己——嘿啞！沒有吃的呢。」

格里沙就說：

「馬得諾夫，我死到此地都不去。我今天的苦悶不是白受的！」

他伏到馬得諾夫膝蓋上，渾身都顫慄了。他從來沒有抱過和親過孩子們的。平時當他看見小姑娘們相互的抱着玩的時候他就說：

「真是多情的！」

可是這時他緊緊的握住格里沙的手，格里沙的寒戰也彷彿傳到他身上了。惶駭的坐到床上騷動着。孩子們都喊起來：

「爲什麼到城裏去？要死死到此地！」

「到那里吃什麼呢？」

「別打開了吧，汪四甲！殖民地要崩壞了，你們還有心打着玩呢！」

「馬得諾夫，不許他們！」

各種聲音都喊起來：

「我們就在此地！那里都不去！」

「是的——是的，朋友們……連小姑娘現在也都哭着這樣的說着。現在應當通盤籌畫一下。你們自己知道，有工作，可是吃食很少了。死是餓不死的，不過要瘦弱下去了。」

娜多其很鎮靜的低聲說：

「難道我們支持不到新的收成下來嗎？支持到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耕地。」

格里沙緊緊的捏着馬得諾夫手：

「馬得諾夫，我隔一天吃一頓飯。如果我要一天吃一頓，叫死了我！」

突然一切的孩子們一齊都發着反抗的呼聲。那些呼聲彷彿成人的聲音似的帶着沈痛的悲哀：

「不要把我們交出去再做犯人！」

馬得諾夫一直望着他們的眼睛，不是看到，而是覺到他們的眼裏有種可怕的，人生的悲哀。他抖顫着，歪着嘴，擦着手說：

「不交！」

老下鄉
寧列子關
事故的

著娜琳甫賽

有一個很大的，距京城和大城市很遠的縣，縣之大不亞於外國的一個國家。在那里有的是金鑽，有的是黑壤，有的是造酒和脂油的作坊，有的是成羣的山羊，綿羊和帶着馳名的奧倫堡省製頭巾的絨毛的母山羊。

他的居民是久居其間的哥薩克人和由丹堡，賓怎，沙拉都，哈爾科夫，葉加德，噠史拉夫，沃洛舍，波達夫，達理怯等省遷來的移民。從各地遷來的居民。帶着各種各樣的風俗和習慣。並且在沙馬爾河沿岸和曠野的深處星星點點的還散布着謨爾

烏夫，巴什喀爾和爾克格支等民族的村莊和冬屋。

各異血質的人民，帶着各種各樣的生活的構造和各種各樣的信仰：正教徒，舊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邪教徒，福音教徒，清教徒和其餘好多非國教的秘密的教門。

關於全俄生活的報紙和新聞，是由奧倫堡省得到的，這些報紙和新聞，只能很快的送到那帶電桿的大道上的車站上，到鑛場上和縣城裏。這城是木頭的。他存在的期限是由一次大火災之後，重新修築起來，直到下次火災的時候。城是後矮的。高聳其間的只有一個鐘樓和墮了的從一九一四年修的酒坊的烟筒。報紙和新聞，到了這至荒極僻的地方，他的作用也就完全消失了。田莊和村落，孤零的遠處在那距縣城和往奧倫堡的單軌鐵道上有二百多俄里遠的荒僻的地方。幾條小徑，彎彎曲曲的由這些田莊和村落經過曠野，經過深谷，經過山凹和密林通到那縣城和單軌鐵路的車站了。

每一個村落，每一個田莊，都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風俗。雖然他們擔負着很重的賦稅，可是他們依然是不但對於全俄的事情不注意，就是對於本省的事情也不注意了。關於大臣和皇帝，不會有過一回的故事和傳說。兵們在當兵的時候聽到一點故事，可是不久就又把牠忘掉了。所記憶的只是耳濡目染的土地官，驛舍和村巡。俄德大戰的動員令和二月革命，在這里不會突然的從天上掉下來的石頭一般。可是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布爾雪維克的驚動遂猛烈的震撼了這個很矮的縣城和這個全縣。隨這驚動以俱來的有一個姓叫『列寧』。

他不但是傳到那帶電桿的大道上，並且流入到那田莊和冬屋裏。

他不但是流傳到全俄國，並且流傳到全世界上。在這樣荒僻的縣裏傳出了個故事。

我記得最確實，最清楚的有一個故事。

他是我在往城裏去的半路上的一個田莊上聽來的。在一九一八年狂風暴雪的冬

天，有一個鄉下老叫米奴舍夫由一百四十多俄里遠往城裏送信的時候，就帶我同他一塊。那刺骨的寒風和襲人的小雪，逼得我們還未到黃昏的時候就跑去宿店了。在那小茅屋裏邊；在搖動的木床上，在喝茶的棹旁的木凳上，有許多宿店的行路的旅客。黃昏的時候，都帶着鄉下老一般的眼睛面面環顧着。他們相見的時候，總相互的談論着糧食的價錢，貨物的缺乏，猶其是關於新的秩序；這樣他們都好像成了一種風尚了。可是到了那因為由那些鄉下老們的體衣服氣，由那小屋裏邊擠滿了人的呼吸的炭氣，窒的那天棚下邊的五根小火把要由撲騰而熄滅了的時候，那老太婆們就開口叙話了。那枯瘦而灰面的三家村婦，帶着那由頭巾下露出的蒼白的頭髮，帶着那無光的黑色的眼睛，給那些沒有睡着的人們談着一個關於列寧的故事。列寧和皇帝分人民的故事：

「有一次在尼古拉皇帝那里來了他的一個很大的將軍說：『天皇陛下，在某國某國裏出了一個頂有學問，頂有本事的人。不知道他的官級，不知道他的姓名，也

沒有護照，他的外號叫列寧。這個人就威嚇着說：「我要去找尼古拉皇帝去，我要去找皇帝的兵士統帥都奪過來，把他的將軍，文武官員和尼古拉皇帝自己統帥都粉身碎骨的滅絕了他。」這時把尼古拉皇帝嚇的頓着腳，顫着手，大聲叫着：「趕快給那一位不知道官級，不知道姓名，沒有護照，他的外號叫列寧的那一個人寫信去吧；請他不要拿那些話來攻擊我，來危害我，來危害我的將軍和文武官員，這樣我願把我的半個天下送給他。」這時那大學問的人跑到皇帝跟前。喘着氣，連忙拿起筆來給那位列寧寫道：「那麼，那麼，列寧，你不要拿你那些話來攻擊尼古拉皇帝吧，不用打仗，也不用吵罵，你把尼古拉那半個天下拿去吧。」說話之間，那位不知道官級姓名，沒有護照，他的外號叫列寧的那位回信就來了。列寧給尼古拉皇帝寫道：「那麼，那麼，尼古拉皇帝，我答應你那半個天下，不過我要給你立一個我們分配的條約，就是不是按省分的，不是按縣分的，也不是按鎮分的。我贊成同你這樣分，其餘一切條件都不要。尼古拉皇帝，就是請你把一切的白骨頭（頭）都帶去：

把將軍，文武官員和他們一切的徽章，一切的官級，十字架，肩章，他們一切的貴夫人和闊公子都帶了去。把地主老爺和他們一切的財富，一切的綢緞和天鵝絨的衣服，一切的銀器和鍍金器，一切的夫人和小寶貝都帶了去。把商人和他們一切的貨物，一切的銀錢，一切銀行的存款都帶了去。把工廠主和他們一切的銀錢，一切的機器和一切工廠的財富都帶了去。把一切黑骨頭（註二）都給我：就是一切的鄉下老，兵士，工廠的工人和一切無用的廢物。此外把傳種的家畜，草田和耕地留給我。」尼古拉皇帝把這信看了之後，手舞足蹈的吩咐自己的將軍和文武官員說：「即刻給那位列寧寫信去吧，就說我完全同意了。好一個博學的人，好一個神道法寶！把我的一切無數的金庫，一切商人的貨物，一切地主的糧食都不要，沒有一點補助；光把那些黑骨頭拿去；這還算一個什麼博學的人！我們拿着錢可以去雇那些黑骨頭，金那些錢可以去雇兵士，那麼我們又要過起那安富尊榮的生活了。」這時又有好多大學問的人，急忙的來到皇帝跟前，揮着筆給那位列寧寫關于皇帝同意的信，可是

對於這一回可笑的故事一句也不提，因為提了恐怕列寧來拿他的法寶去攻擊他。說話之間，列寧就悄悄的來到自己的兵士，鄉下老和工人們跟前。皇帝和他的白骨頭已經跑開很遠了。鄉下老，兵士，工人都在面面相顧的時候，來了一個平常的莊家漢向他們說：「同志們，都好吧！」說着就統統握了手，又大聲說道：「我將來同你們都處在一個情況之下了，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同志們。不過你們要聽從我，我是一個很博學的人，並且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同志往壞處教。」這時兵們就按着兵們的規矩說：「絕對的來服從列寧同志！」工人，市民，讀書的和會手藝的人都沒有反對他。可是那些鄉下老們都氣他把賬算錯了，都吵嚷着說：「爲什麼，爲什麼把那些無數的銀錢和財富放棄了。把那些給我們分一分。我們也可以過兩天好日子。」列寧就笑着搖着頭回答他們說：「不要吵嚷，也不要埋怨，把土地和家畜拿去好好做活去，將來的事情自然就看見了。那些銀錢一定不夠你們用，因爲你們人數太少了，白骨頭是很少的。可是我想着那些白骨頭在世界上是會消滅的。不去管這些。」

不過我還有一句可靠的，對於全世界的黑骨頭有句靠得住的話。我要說了那句話，那麼白骨頭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兵士，也找不到工人。一切都拒絕了他們，一切都是我的指揮之下進退的。他們在世界上終久不能站穩了，因為他們都是不會做只會吃的人。」

說話之間，恰好就照這樣來了。有一個騎馬的人，帶着尼古拉皇帝的一封信，飛跑着來送給列寧。尼古拉皇帝在那信上寫道：「那麼，那麼，列寧，我算上了你的當了。你把那些黑骨頭都領了去，給我留些只會吃不會做的人。我的將軍，我的武官，都沒有兵士，好像經久不用的馬一樣，只是吃吃喝喝，養的又肥又胖。我的地主老爺們，把他們的糧食都已經吃光了，一切的衣服也都穿破了。我的大肚子商人們因為沒有鄉下老，沒有買主，所以他們的貨物都放着也沒有人買了。我的工廠主把一切的機器也都弄壞了，因為他們的本事都在書本子上的，沒有練習，不會用機器。可是黑骨頭的人們都不受我們的雇傭，都在你的指揮之下來抵制我們，都是

照着你的法寶進退的。把我們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爲着要重奪回那些黑骨頭，我的將軍和武官一定要起來和你打仗了。」

因此白骨頭和黑骨頭的戰爭起來了。不過白骨頭的脚步終久是不能站穩的；因爲那些將軍武官們只會命令兵士，只會命令軍隊這里那里，那里這里的調動，可是自己躲避着不上戰線，因爲他們都是弱不勝衣的沒有半點骨氣……」

燈滅了。鄉下老們都打起鼾聲了。老太婆發着夢話。那枯瘦的，將衰的三家村婦，坐在那地板上的自己的皮襪上，緩慢而莊嚴的帶着歌音，好像祈禱似的說着這可笑而動人故事。這故事的穿插我記得不大清楚了，我記不清楚的是他的確切的語句；可是語句的性質，語句的內容，語氣的音韻，我記得很清楚。好像現在聽到似的。因此我才敢把他寫出來，這是在那不知淹沒了多少鼎鼎大名的人物的名子的荒避的從來不會有過傳說的縣城裏，第一次的鄉下老們關於一個人名叫『列寧』的傳說。

註一：俄文產生慣例「白骨頭」代貴族或資產階級。
註二：同樣「黑骨頭」代無產階級。

年童的似金黃

著 娜琳甫賽

他們六個人。

九點鐘的時候國民軍的兵士把他們帶來了。想把他們交到這里，帶個收條去；可是沒有等着，吐了一口就去了。他們反正是一樣的。到這門房來的他們不是初次了。單獨的他們個個都來過的。現在又在市場把他們聚到一塊兒一齊帶來了。他們都坐到這地板上。

地板是石的，是很冷的。風由門縫裏刮着。可是這里總比街上暖私得多了。幹

嗎不坐一坐呢？沒有什麼可忙的。誰也不會等待他們的。在此也或須給一塊麵包吃一吃呢。他們的談鋒就轉到內行上去了。

「最好是把那女人偷一伙，」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汪甲鼓動着說。

「不錯，最好是把全市場都收拾一下！」一個最小的孩子低聲說。

他多大了？八歲嗎？十二歲嗎？

拳頭一般大的小臉上的眼睛在閃着光，帶着駝背的身個。

汪甲沒有同意。

「好吧。可是打起來了不大好。他回來的時候可有吃的呢。那些人會打的呢。」

「一個太太差一點把我帶去當孩子。」嫚甲誇着口說。

碧藍的眼睛閃着光。土色一般等瘦臉上的眼睛時時在閃灼着，也許是那淚花在她

她眼裏凝固了吧？

汪甲斜着眼睛，帶着聽不起的神氣對這小姑娘連頭都沒有扭。

『帶你去！可好……倒不錯！不是她把你打扮的這樣好嗎？露着腳，小布衫爛的只剩了衣縫和虱子了！』

『你這死東西！你自己穿的有什麼好？的確的，幾乎把我帶去了。』

一個小的叫科斯加，涼的低聲說着。別人都稱他爲『早產的。』

『那個太太是哄你的。你瞧着吧！小姐，給我一個煙頭抽一口吧。』

鏡子跟前那位抽着煙的小姐很快的扭過身來。

『你要抽嗎煙？』這樣大的小孩子！真少見！』

她氣的搖着頭，頭上的捲髮在顫動着。

『抽烟比吃飯還想得很呢。』

『不給你，不因爲什麼！少見，真少見！』

她走去了。

『可惡東西！』汪甲就跟着罵了一句。

談鋒就寂然了。

三個人從早上就不作聲的坐在那牆角裏。兩個小孩子穿着破爛的長汗衫，沒有褲子和鞋子。一個戴着兵帽，一個戴着便帽；小姑娘穿着一個小布衫。斜着眼睛閃灼着。這些小回子都不動一動的盤着腳坐着。

科斯加瞠着他們。

「小回子！……豬耳朵……」

又默然不作聲了。俄鬼作祟起來了。快三點鐘了。辦事人都快要散去了。教育廳馬上就沒人了。可是這六個小孩又要淪落到無處可歸了：又要到火車站，到營房兵士跟前，到教堂門口，到籬垣下走着去找夜宿的地方了。飯或者有，或者沒有。

從左邊過道裏進來一個吵鬧的哭泣的女人。一個三歲的小孩子駭的跟着她抓着她的裙子，懷裏還抱着一個小孩子的。

『我能去把他們都勒死嗎？』她心神恍惚的號泣着。抱着小孩子的手搖着。『三天沒有吃東西了……都說到這裡可以有點辦法的。好同志……你們是爲窮人的！』

一個戴眼鏡的高個子，現着疲倦的面容，搖着手：

『你曉得……不能夠。沒有法子。每天……』

『我們是挨餓的人……先生……同志……』

心神錯亂的號泣着，顫動的手上去抓住那位高個子的人。

『她是我們那里的人，』曼甲低聲說着。『我的媽媽……也是這樣的哭着……』

『哭着，哭着就死過去了，有些現在還在活受罪呢，』科斯加就咬着牙說。

小回子姑娘忽然哭起來。大聲的倒到地下痛哭着。

好多人吵鬧着從辦公室跑到這門房裏來了。都憐惜着，示着手勢嘆息着。

那女人同小孩子低聲的哀哭着。

女看門的人到她跟前來了。可憐的說着：

「她們多着呢……孩子們多着呢！成羣成隊的到這兒來……呵，你還是小姑娘呢！唉，別哭吧！……」

牆上的電話響起來了。那位戴眼鏡的大個子去接着電話筒：

「是的，教育廳……帶小孩子來嗎？不辦公了……到明天吧……呵，怎麼……讓他們不論在那裡過夜吧……明天再看吧。沒有辦法……是的，是的，明天……」

於是就對那六個小孩子說：

「呵，現在先走吧。明天來。」

那們都溫順的起來。一個跟一個的到門跟前走去。

那女看門的聲音：

「今天五十七個小孩子都把他們安排出去了……可是到明天又要來些的。」

小回子都不作聲。只到門口裏哭着。

那門就在那亂聲中隨着那些小孩子關了起來。

明天又來了。

——五，三，一九二八，譯——

兒 幼

著 夫 諾 凡 伊

蒙古是一個野獸，是無愉快的。石頭是野獸，河水是野獸，就是那胡蝶也想來咬人。

可是蒙古人的心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聽說他們的容貌像中國人，距俄國很遠，隔着沙漠居住。還聽說他們到中國和印度那邊青天的叫不出名字的國度去。

在俄國附近，沿着伊爾德什河岸居住的克爾格支民族，因為俄國戰爭，遷到蒙

吉游牧。人都知道他們的心性是率直的，不會油滑的，心裏有什麼一看就看出來了。他們往這兒遷移的時候不匆忙，所以家畜，小孩子以及病人也都帶來了。

俄國人受這兵災也逃到蒙古來了——他們都是很結實健壯的鄉人。老弱殘廢的都留在山上，病的病死了，打的打死了，家眷，什物 and 家畜，都被白黨掠去，他們凶惡的如同荒春的餓狼一般。健壯的鄉人躺在山谷的帳幕裏，懷念着故鄉的曠野，懷念着伊爾德什。

他們那時有半百人，謝利王諾夫做首領，他們就編成一小隊，名爲：謝同志的赤衛民軍。

他們很苦悶。

當白黨追着他們從山上經過的時候，他們看見那大黑石，心裏很是害怕，可是到了這曠野裏，又覺苦悶。

曠野像伊爾德什沿岸的曠野：沙石，野草，碧色的天際，雖似故鄉的景色，但

總是異地的風味。

尤其難堪的是沒有女人。

關於女人，他們每夜談着猥褻的士兵所愛的故事，可是到了性慾勃發難抑的時候，就騎着馬到曠野裏逮捕克爾格支的女人。

克爾格支女人一望見俄國人來了，就溫順的仰着躺下。

同她們性交感覺到不痛快，因為她們一下不動的緊閉着眼睛，如同畜性交媾的一樣。

克爾格支人很怕俄國人，於是就又遷到很遠的曠野游牧去了。他們當看見俄國人的時候，就拿起槍和弓威嚇着，叫着，但是不放射。也許是不會。

二

赤衛軍的會計屠魯巴切夫，很好哭，好像小孩子一樣，他那紅小而且沒有鬍子

的臉，也同小孩子一樣。不過腿很長，很強壯，好像駱駝的腿。

可是他要到曠野裏坐着的時候，就很威嚴起來，帶着冷淡的面容，莊重而且利害的坐着。

在五月節的一日，派了三個人：謝利王諾夫，屠魯巴切夫和德列韋斯寧到曠野去尋找好的牧場。

荒沙在烈日之下蒸騰着。

熱風從天空刮着，熱氣從地下蒸着，人和動物都沉悶着，僵硬的同石頭一般。

謝利王諾夫帶着破嗓子說：

『難道那兒還有好的牧場……』

『那兒的牧場一定沒有伊爾德什一帶的好。』他懷想着故鄉伊爾德什說着。

帶着很稀的鬍子的面容，都沈默起來：好似他們的鬍子同曠野的野草一般，被

太陽燒焦了。眼睛也發紅了。

不過屠魯巴切夫愁傷的說：

「那兒的天氣怕也是苦燥吧……」

他帶着哭聲，但是不帶哭容，不過他騎的馬只在疲困喘息，流着眼淚。

於是他們就沿着羊腸鳥道，到曠野去……

流沙蒸騰着熱氣，熱風吹送來悶熱的蒙古沙漠的氣味。熱汗在體內蒸燒着，但是因爲皮膚太乾了的緣故，終於不能出來……

晚上常出山谷的時候，謝利王諾夫往西指着說：

「有人來了。」

的確的：在遼遠的地平綫盡處飛揚着沙土和紅塵。

「大概是克爾格支人。」

他們就爭論起來了：德利韋斯寧說克爾格支人遷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他們絕不會到這山谷來。可是屠魯巴切夫說那一定是克爾格支人，看着那灰塵就知道的。

紅塵和沙土隨着車的轉動向前飛揚着，他們決定的說：

『是生人……』

馬聽着主人的聲音，聞着風吹來的生人的氣味；搖着耳朵，未等主人發令的時候就臥到地下了。

灰色和櫻色的馬，臥在山谷裏，大概因為怕羞，閉着很大的恐怖的眼睛，急促的喘息着。

謝利王諾夫和屠魯巴切夫在山谷邊上躺着。屠魯巴切夫哭的鼻涕『呼此呼此』的響着。謝利王諾夫想不要叫他害怕，於是就叫他騎到他的身邊。因為他哭的好像小孩子一樣，謝利王諾夫苦悶的心情不覺得暢快起來，因為他像小孩子一般的好玩。

小道上的灰塵揚起了。車輪不絕的響着，塵土飛揚的旋捲着。

謝利王諾夫斷定的說：

『是俄國人……』

於是向山谷裏喚着德列韋斯寧。

在那用籐子編的新車裏坐着兩個戴着紅邊軍帽的人。因為有灰塵的緣故，看不見臉，戴軍帽的人彷彿坐在黃灰球裏，忽隱忽現着。伸出的槍筒和執着鞭子的手，在塵土落下時，可以隱約的看出來。

德列韋斯寧想着說：

「是軍官……大概出差的。也許是出征……」

他使着眼色，用口指示着：

「我們把他結果了吧……」

車載着人，馬拉着車，從後邊望着，好像狐狸尾巴，把塵土掃的飛揚着。

屠魯巴切夫帶着哭聲說：

「兄弟們，我們不要結果了他……我們不如把他擄來做俘虜……」

「自己的腦袋也不願嗎……」

謝利王諾夫生着氣，靜靜的拉着鎗機說：

「現在不要哭吧……」

他們氣着，因為軍官沒帶衛兵，一個人到這曠野來，彷彿這里有重兵埋伏着似的——如果這樣，那農民就遭殃了。

軍官站起來，挺直着身子，向曠野的四週瞭望，但有灰塵飛騰着，難望清楚。

赤紅的晚風，吹着那燃燒的野草，火焰撲到山谷的石頭上，好像赤馬似的。

馬車，車輪，人和他們的心思都捲在這赤色的灰塵裏……

鎗響了……

同時一個帽子碰着一個帽子倒到車箱裏。

馬放鬆了，彷彿頸繩斷了……

馬向前飛奔着……馬頭鬃上現出了雪白的汗珠。渾身抖顫的垂頭站着。

屠魯巴切夫說：

「死了……」

他們就走到跟前去看。

紅邊軍帽的人死了。肩靠肩的倒着，頭向後仰着，死的還有一個女人。散亂的頭髮上落着很厚的黃黑的灰塵，他穿着軍裝，可是乳峯和胸脯依然還是凸起着。

「真稀罕，」德列韋斯寧說，「這怨她自己錯了，她要不戴軍帽，誰好意思去殺女人呢……女人正是需要的。」

屠魯巴切夫吐着唾沫說：

「你是可惡的人，是資產階級者……你連一點仁心也沒有……」

「不要忙，」謝利王諾夫打斷他的話說，「我們不是土匪，我們應當把他們的東西記下來。給我一張紙。」

在車前面一個編織的中國式的籐筐子裏邊，放着一個黃眼睛，黃頭髮的嬰兒，他的小手緊握着褐色的大被角，微弱的小聲叫着。

屠魯巴切夫溫和的說：

「你看他……大概是說他們的話的……」

可惜把女人打死了，她的衣服沒有剝，把男人的衣服剝了，把他們都埋在那沙堆裏。

三

他們回來了；屠魯巴切夫坐在車上，抱着嬰兒，搖着，低聲的哼道：

『夜鶯，夜鶯——你是個小鳥兒……』

黃鶯兒……

哀憐的歌唱……』

他回憶起萊白爾小村——他的故鄉；牧場，家人，嬰兒，就低聲的哭着。嬰兒也哭了。

被太陽蒸晒的流沙，飛揚着沙沙作響。他們騎着蒙古的短腿強壯的馬跑着。路旁的艾，被太陽晒焦得同沙色一樣，低矮的幾乎望不見。

乾的沙，焦的艾，都帶着焦苦乾燥的氣味。

這荒無人跡的小徑呵！黃沙飛揚，炕氣逼人！這荒涼的野獸似的蒙古呵……他們仔細看着那軍官的什物：書籍，紙煙匣，發光的銅的器物。還有一件東西，帶着長三角架，四角形的刻着度數的銅匣。

赤衛民軍都來細看着，摸着，拿在手裏估着分量。

因為他們的無聊，吃羊肉太多了，身上一股羊羶氣，衣服上帶着好多羊油。他們帶着寬頰骨，柔薄的嘴唇，他們是頓河的鄉人：長着黑長的頭髮，黃色的臉，他們原是石灰礦山的工人。

屠魯巴切夫拿起銅頭的三角架說：

『望遠鏡。』

於是就密縫着眼睛試望着說：

「很不錯的望遠鏡，大概得二百多萬盧布。用他來望月球，可以望出月球上的金鐘……不用淘了，那些統統是純金子。往口袋裏裝就得了……」

有一個城市的年輕人，哈哈大笑着：

「真是會胡扯……」

屠魯巴切夫氣道：

「這是我胡扯嗎，你這個井底蛙，你等等看……」

把紙烟都分配了分配，望遠鏡交給會計屠魯巴切夫保管着——遇着機會可以拿去同克爾格支人換東西。

他把這物件就放到小孩子的前邊：

「要吧……」

小孩子不理會，只呱呱的叫着。他百般的生活叫他玩，一直急到出汗了，但是

小孩子依然是呱呱的叫着。

廚子把飯開來了。黃油，飯，白菜湯都噴放着香味。大家都從靴筒裏掏出塞米帕拉丁式的很寬的小匙子。地上的草都被踏平了。濃蔭的淺谷，谷上的巡騎叫着：

『我快到班了……我要吃飯了……換班吧……』

都吃過了飯，想起來得喂一喂小孩子。小孩子不絕的哭着。

屠魯巴切夫嚼着麵包，嚼好了就塞到小孩子張着的小口裏，自己在拌着嘴引誘着：

『吧——吧——吧……小東西……吃吧，小鬼……』

但是他抵着小口。扭着頭——不接。鼻子『呼此呼此』的哭着。

其餘的人都來了，都圍到跟前；望着小孩子。不作聲。

天氣很熱。他們的頰上唇上，都帶着吃羊肉的油光。汗衫揭開着，赤着腳，皮

膚黃的，同蒙古的地皮一般。

一個說：『給他弄點白菜湯喝。』

弄涼了白菜湯。屠魯巴切夫把手指往湯裏濺了一下，又入到孩子的口裏。那帶油的有味的白菜湯順着小嘴唇往下流，流到紅小布衫和綿被上。

他不喝。

『小狗都比他聰明——你給他手指他還會舐一舐……』

『狗是狗，人是人……』

『你說的到好……』

軍隊裏沒有牛奶。他們想拿馬奶給他吃，母馬倒是有的。喝不得——馬乳能把人喝醉，也許會喝病了昵。

人都散去了，都成堆的，着急的談着。屠魯巴切夫害着眼，穿着破爛的長衣服，在軍跟前來回的踱着。他那細細的聲音，不安的神情，好像他自己也同小孩子一樣來回的跑着，慫恿着：

『怎麼好呢……他不吃，兄弟們……要生法叫他吃才好，不然就要餓死了……』
他們帶着寬闊的肩背，強壯的體格和無可奈何的眼光站着。

『這是女人的事……』

『可不是……』

『要是女人喂他，就是羊肉他也許會大嚼吃呢……』

『那是當然的……』

謝利王諾夫就招集大家說：

『奉耶穌教的小孩子也是一條性命，不能讓他餓死的。就是他父親是一個資本家，可是於他小孩子有什麼相干呢？』

大家都同意說，

『小孩子沒什麼關係。』

德列韋斯寧哈哈大笑着說：

『讓他長大吧。他長大了之後飛到月球上採金子去……』

大家都沒笑。屠魯巴切夫抬起拳頭叫道：

『你這個老母狗……』

他搖着手沈思着，忽然高聲叫道：

『乳牛……要給他找乳牛……』

衆口同聲的說：

『沒有乳牛就要餓死了……』

『一定要給他找乳牛……』

『沒有乳牛就要餓死了……』

屠魯巴切夫很堅決的說：

『兄弟們，我去找乳牛去……』

一個人打斷他的話：

「到伊爾德什去，到萊白爾小村裏去……」

「我要到伊爾德什去，你這個不是人的東西，我去不因為什麼。我到克爾格支去。」

「去換望遠鏡去。」

屠魯巴切夫向他跑着；很氣的說：

「你這個死東西，你這個無賴子！你想吃耳光的吧？」

因為他們亂七八糟的叫罵起來了，所以謝利王諾夫就來勸解道：

「得了……」

於是大家就這樣決定：叫德列韋斯寧，屠魯巴切夫和另外三個人到克爾格支人那兒去，到曠野裏趕乳牛去。如果可以的話，不妨趕三五頭牛回來，因為廚房裏的肉都用完了。

他們把槍掛在馬鞍上，戴上克爾格支的狐皮帽子，爲的是人在遠處望着同克爾

格支人一樣。

「一路福星！」

小孩包在小被窩裏，放在車篷裏邊。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人，用手槍向那艾叢裏放射着和小孩子玩。

四

呵！你這荒涼的蒙古的沙漠呵！呵，青色的石頭，急流而深的河流！

深夜間，俄國人沿着沙漠行走。

沙漠上騰着熱氣，艾氣。

荒村裏，羣狗向着狼和黑暗狂吠。

黑暗裏，羣狼向他荒村，向其垂涎欲食的東西咆哮。

克爾格支人逃命奔跑。

但是那羣牛也能逃却這死的侵襲嗎？

將央的夜色在沙漠上抖顫着，沙漠幾乎難留這將央的夜色，將央的夜色慢慢兒向西逝去了。

荒村裏放着馬糞氣，苣蒲和酸牛奶氣。正在燒着的火柴堆旁邊，坐着克爾格支的孩子們。孩子們旁邊臥着羸瘦而尖嘴的狗。一切的帳幕，好像乾草堆似的。帳幕的後邊現着湖泊和蘆葦。

從蘆葦裏向着火堆上放着槍：

『拍——拍——砰——』……』

槍聲響了，克爾格支人從帳幕裏跳了出來。很恐怖的，始而一個人叫着，繼而一齊叫着：

『嗚……嗚……俄國人來了……』

都騎上馬，那馬好像日夜都把鞍子備好準備着似的。人聲，馬蹄聲。在帳幕和

曠野裏齊響着。蘆葦裏好似野鴨也在抖着：

「嘎……嘎……」

一個白鬚的老人從馬上跌下來，跳到火鍋裏，把鍋踏反了，燙得一聲聲的叫痛的哼着。旁邊站着一個垂着尾巴的長毛狗，帶着害怕的神氣伸着餓嘴到熱牛奶裏舐着。

母馬嘶着。好像怕狼似的到羊籬笆圍欄裏亂跑。乳牛也在喘息着。

很溫順的克爾格支女人看見俄國人就無抵抗的仰着躺到毛氈上。

德列韋斯甯很放蕩的哈哈大笑說：

「我們是公馬嗎……我們不是每次都去合她們……」

他忙着用扁瓶子擠着牛奶，揚鞭作聲，把乳牛和牛犢都趕到帳幕裏去。牛犢的繩索解開了，牛犢很快的用頭碰着母牛柔軟的乳房，高興的，用那很大的，柔軟的嘴唇吮着乳頭吸着。

「你瞧，這個小餓死鬼……」

於是德列韋斯寧就把母牛趕開了。

屠魯巴切夫又順着荒村看一看，臨走時忽然想起：

「乳袋是必需的。都把乳袋忘掉了……」

他又跑到帳幕裏找乳袋去了。帳幕裏的火都熄了，屠魯巴切夫拿起火柴頭，迸着火花，那煙把他薰得咳嗽着，尋找着乳袋。

他一隻手搖着火柴頭，一隻手帶着手槍。

乳袋沒有找着。克爾格支女人很溫順的蓋着衣服，仰臥在毛氈上。小孩子在大聲哭着。

屠魯巴切夫生氣了，向一個帳幕裏一位年輕的克爾格支女人叫着：

「你這無賴的東西，乳袋，把乳袋給我。」

克爾格支女人哭着，忙着把裏外衣服都解開來。

「不要……」

她旁邊用布包着的小孩子在哭着。

克爾格支女人張開腿。

「來……」

可是屠魯巴切夫在這時抓着她的乳房，很高興的緊緊的捏着說：

「可找着了……可把乳袋找着了！」

「不要……不要……」

「好了，不要吵了，跟我走吧。」

拉着她手就把她帶着。

火柴頭放下了——帳幕裏暗黑起來。

黑夜裏，叫克爾格支女人騎上馬，不斷的摸着克爾格支女人的乳房，把她帶到

謝利王諾夫山谷裏去。

「兄弟們，找到了，」他很高興的說着，眼眶裏含着淚。

「我不找誰還肯去找呢……」

五

回到帳幕時，才看見克爾格支女人還攜帶着一個小孩子，在黑夜裏，屠魯巴切夫原來還不會看見。

「那不要緊，」別的人都說，「奶夠他們兩個吃了。有乳牛，而且她也是個很強壯的女人。」

克爾格支女人帶着默然而莊重的神氣，人都不在跟前時，她就喂小孩子。兩個小孩都蹲在帳幕裏她身旁的毛氈上——一個嫩白，一個黃瘦的都在哭着。

剛過了一個禮拜，在開大會的時候，屠魯巴切夫說：

「同志們，有一件秘事我要披露了：克爾格支女人喂小孩子是騙人的——他白

己的小孩子，拿着她所有的奶去喂他；我們的呢，拿吃剩下的一點去喂他。兄弟們，我看見了。」

大家都去看去了；小孩子如同一般的小孩子一樣，一個嫩白，一個黃瘦的好像甜瓜一樣。不過俄國的小孩子大概是比克爾格支的小孩瘦一點。

屠魯巴切夫伸着手說：

「我給他起一個名子叫王絲嘉……但是你看他……真是想不到的事。」

德列韋斯寧說：

「王絲嘉，你太弱了。」

找了一根棍子，放到車轆上，兩端重量相等的放平。

把小孩子掛到棍子的兩端稱着。

小孩子用繩子捆起懸掛着，在布包裏哭着。他們身上聞着有種嬰兒的氣味。克爾格支女人站到車跟前，莫名其妙地哭着。

大家都不作聲的看。

「放開手，」謝利王諾夫說。

屠魯巴切夫的手一離開棍子，俄國的小孩子就向上去了。

「都聽一聽，」屠魯巴切夫氣着說，「那個小無賴子可喫飽了。」

順手從地下拾起一個乾羊頭，掛到俄國小孩子的一端，兩端的重量才平均了。

大家都吵着說：

「整整的多喂重了一個乾羊頭……」

「真是看不到……」

「這真是野獸……」

「我們不是光爲着看小孩子的」

大家都應聲說：

「那里我們會看小孩子。」

「說來說去還是女人的事……」

屠魯巴切夫頓着脚叫道：

「難道俄國的小孩子因此就該餓死嗎……王絲嘉就活該餓死嗎……」

都看着羸瘦的王絲嘉在躺著。

大家都覺得很難受。

謝利王諾夫給屠魯巴切夫說：

「你去把這個克爾格支女人的……叫他死去好了……我們不知把他們殺了有多
少了，這一個算什麼……」

大家都看着王絲嘉，就默然無語的散去了。

屠魯巴切夫把克爾格支女人的小孩子拿來裝到一個破口袋裏。

小孩子的母親慟哭了。屠魯巴切夫輕輕的打她兩個嘴巴，就出了山谷，把小孩

子擲到曠野裏……

過了兩天，大家都站在帳幕口前向裏望，克爾格支女人在毛氈上喂着小孩子。克爾格支女人帶着溫順的面容，狹小的眼睛，穿着紫色的布外衣和山羊皮鞋。嬰兒的小臉在她的懷裏，小手亂打着她的衣服，小腳蹬着，好似要學跳的一樣。

大家都看着哈哈大笑起來。

屠魯巴切夫很溫和的看着，吸着鼻子，帶着哭聲說：

「你瞧，他吃得這樣快……」

帳幕那邊的山谷與曠野，不知向何處蜿蜒，異鄉的蒙古呵！
不知向那處蜿蜒的蒙古呵——野獸似的，滿目荒涼的蒙古！

嘉琪柏與豬

著 夫 賽 洛 亞

這是誰都曉得的，豬是過着豬的生活；就是不會同誰實行過階級鬥爭，不會參加過戰爭，不會捲入過政潮，其愛糞比愛黃金還利害。

糞對於豬，真可以說是他生命的目的。是他所最酷愛不過的東西。糞可以使他忘却了一切，忘却了自己的主人。

豬是有國際性的動物，所以他不知道有什麼國界。

有一天，一個又肥又胖的豬，用他的嘴到各處掀着糞。向各處掀着，嚙向……

兩腮上拌着，搖着小尾巴向他所聞見有糞的地方去。

可是那糞是在波蘭和俄國戰線那一方面的。

這豬聞着就不問三七二十一，跟踉蹌蹌的跑過那禁止通行的戰線去了。

豬當然是有主人的，他的主人是一個鄉下老。鄉下老有一個九歲的兒子，名子叫柏琪嘉。

這位大耳朵紅頭髮的柏琪嘉看見他爸爸的豬跑過交界去了。他生來的私有心是很重的。所以他在這童年的時候就很愛照管一切的閑事，就是稍微有一點不對的地方，他也要去整一整。

因此柏琪嘉現在就拿自己很髒的衣袖拭着他很髒的鼻子，跑去趕豬去了。跑着好像豬一般的也跑過了那波蘭和俄國的戰線。

突然有一個人從後邊喊着柏琪嘉：

「喂！小東西！站住！到那去的！」

柏琪嘉回頭一望，看見了兩個波蘭的大兵。

豬不曉得藏到什麼地方不見了，柏琪嘉就做了波蘭鬼子的俘虜。

把柏琪嘉就帶到波蘭軍官的跟前，那軍官就審問起他來了。

「唔，你老實就招出來吧，小孩子：誰派你到這兒來的？」

「誰也沒有派我！我來趕豬的！我敢給你賭咒！」

小孩子的下嘴唇都抖顫了：他要哭的。

「我放你的，小孩子，只要你招出來吧了。明看你是俄國人派來的吧？是的嗎？」

派作偵探的吧？你大概是幫助布爾雪維克的吧？是嗎？」

小孩子什麼也不想哭了。他極力的忍着眼淚。那軍官的問題大概柏琪嘉沒有明

白。

「放我回家去吧！找爸爸去吧！」

他帶着無限的悲感望着那軍官。面上的嫩肉在微顫着，好像在絞着眼淚向心裏

流着似的。

「找爸爸去！」那軍官嚇着，「鼻涕拭拭！我把你送到監裏去！」

叫着去着，叫着就去了。又來了一個年青的人。他敲着棹子，揮着手，大有欲賞他耳光之勢。

這些統統都是意想不到的事。這些都好似颶風一般的飛到柏琪嘉身上，他不能夠自衛了，只像傻子似的呆瞪着。或者在這時他心裏在想着什麼風兒把他面前軍官的頭刮的亂搖着，把他的手吹的亂舞着。在當時這些叫柏琪嘉看來真都是些怪事。

可是，或者是這些搖頭擺尾的人把豬誘來了嗎？或者他用什麼法術把豬弄來了嗎？又或者他們爲着遮蓋他們驅豬的行爲起見，想使柏琪嘉回到自己村莊上不至告訴大家說這些軍官都是騙子，因此他們才這樣故意的咆哮嗎！

「哈哈，你這俄國的傻小子，你這倔強的小毛子，你這不受洗禮的布爾雪維克，不想招出來嗎？！唉，這樣把他下到監裏好了！」

於是就把柏琪嘉送到一個大城——維爾納——裏去了，把他下到獄裏去了！

柏琪嘉很想找他的爸爸和媽媽，於是忍不住就哭起來了。並且在路上還挨了好多打。尤其是一個兵的頭目所特別賞賜他的耳光。把他的耳朵打的連聽都聽的不得勁了。

真是威風凜凜的在路上嚇着柏琪嘉。

他一到了這兒就把他鎖到一個單間的小石屋裏，於是就風平浪靜了。

他望着牆，舌頭舐着手指，想在牆上畫小十字。手指在白牆上畫了一下，什麼也沒有畫上。

那隻挨打的，發燒的耳朵緊緊的貼到牆上。因為牆冷的如冰一般，所以感到非常快。

後來他輕輕的刮着牆皮，又害怕起來；怎麼樣不讓他們看見這地板上的灰末子才好呢。

於是就只歇着牆。看見了寫着有什麼東西。可是寫的是什麼呢，因為他不識字，所以不認得。這是柏琪嘉第一次深深可惜他不曾讀書的。如果他識字，現在他一定知道寫的是什麼東西了！大概是一句密語吧，或須是可怕的，有趣的呢。唉，如果識字有多好呢！如果識字柏琪嘉在那時自己也須會寫起來了。也須這樣的寫道：「爸爸，媽媽，豬把我連累了。」

總是奇怪，到底是波蘭鬼子用妖術把豬迷惑去了嗎？或者是他自己聞着爸爸要殺他做香腸，於是自己就跑了呢？如果是他自己跑了，那麼不明白爲什麼這些彷彿從天上倒下來的霹靂與災殃都落到柏琪嘉的頭上呢，爲什麼賊一般的把柏琪嘉鎖到這黑油灰地板，如同地一般的冷清清的小屋裏呢？不過地是很鬆軟，把溫暖的，赤着脚在地上站着是很舒服的，赤着脚在草田上走着也是很舒服的：綠草如同柔絲一般的錚錚的響着。

那黑油灰地板的冷氣徹入到柏琪嘉的嫩骨裏去了。他縮着身子，盤着腿，坐到

那鋪着蒲草的鐵床上。

呵，這樣可好一點，暖和一點了！

遠遠的在一個過道裏有鐵鍊的響聲。也許在那兒有一個另外的柏琪嘉在坐着的，把他用鐵鍊鎖着的吧？也許是放我的吧？不，——到這兒是不會放出去的。難道他們肯放嗎？你看他們最近都是多麼樣的利害，多麼樣的生氣。這都是爲着豬的原因！

如果爸爸媽媽知道的話，他們一定不讓……一定會來保護我的。鑰匙又……在過道裏響着就又聽不見了……

柏琪嘉入夢了。

小孩子就此過起那監獄的生活了。白天用手指刮着牆皮，用唾沫畫着小十字。用那細細的手指敲着那很厚的鐵門。每天晚上都有人來到柏琪嘉的小屋裏望望他跑了沒有。當這些人進來的時候都相互的說：『還有一個小的哩——完全是小的哩！』

就是那位腰裏帶着一大把鑰匙，彷彿吃鑰匙飯的那位監禁子也是如此說。

柏琪嘉睡的很好。不時的作夢。他夢見他媽媽怎麼在哭，怎麼在給他繫着衣服，怎樣在喂他吃東西，他爸爸彷彿在撫摩着他的被那殘忍的手打了的耳朵說『不要緊：不要哭，兒子，不要哭！上帝總會保佑我們的，可是那行兇的人，他自然會有那一日！自然會有那一日的！』

有一天柏琪嘉就問着那監禁子說：

『快把我送回去找爸爸去吧？』

『不，朋友，你替人家効了多大的勞，你就得坐多長的監。』說着就把柏琪嘉面前的門撲通一聲又關起來了。柏琪嘉那悲傷的灰眼睛不住的向那鐵門呆瞪着。他把食指嚙到口裏。他的後腦上向上翹着的兩根彷彿乾草一般的黃頭髮，看來儼然是一個問話符號。他那細細的身個，彎曲的彷彿一個剛剛下凡的天使，他的小腳剛剛觸着地，現在又準備飛回天上似的。他的眼淚突然的脫眶而出，泉湧一般的流過顏

面，落到口裏去。柏琪嘉用自己的衣袖拭着淚珠。

時光又這樣的逝去了。

有一天又把他帶去審問。彷彿叫他寫什麼似的。可是柏琪嘉不識字，因此又把他帶回監裏去了。

日復一日的又這樣過去了。

一日，柏琪嘉看見有人由那小屋門上的一個小圓孔裏擲來了一片小白紙。柏琪嘉就把他拾了。這是一張字。可是怎麼樣才能去讀他呢！

當吃飯的時候，柏琪嘉就把他給那監禁子看。

「哈哈，你這個東西！」監禁子就破口罵起來了。「你可學的會接紙條了嗎？！喂，這是犯禁的。這是我們不許的！這是監獄！下次你小心吃耳光！你明白嗎？」

「明白。」

這怎麼會不明白：又是要賞耳光了。

「好老人家，最好請你把他念一下好吧，那也許是寫的關於你老人家的。好嗎？」

於是又帶着害怕的懇求的樣子。手指又塞到口裏，那兩根好似問話符號一般的頭髮又在後腦上豎起來了。

「呵，好，你聽着吧：「小同志」，這是給你這樣寫的。「小同志」……」

「這個字是「小同志」……」柏琪嘉打斷那監禁子的話說。

「是的，頭一個字就是「同志」。往下聽吧。」

監禁子把那紙條都看完了，這是那一個同志問柏琪嘉的，他是誰，由那來的，爲什麼來的。

「把這紙條給我吧，好老人家，不要拿去。」

「不準帶紙條的，明白嗎？」

「好老人家！不要拿去。老人家！」

彷彿又是在審問時候的一般，眼裏噙着的淚珠彷彿向心裏流着似的，滿面都帶着沉痛的哭容。如果他的眼淚流了出來，怕那位監禁子不會如同現在一般的那樣的去憐憫他吧。

「呵，好吧。拿去吧，不過要把他藏起來。」

「謝謝你老，我藏起來。不過你不要再拿去！」

監禁子把門關起來了，柏琪嘉把紙條揣到懷裏了；他帶着紙條很愉快：彷彿一位同志來到他這小屋裏了。

後來他就把那紙條掏出來，辨別着那上邊的字。第一個字的意思是：「同志」。這個字是不難明白的。於是就拾起一個木片，將「同志」這個字畫到牆上。別的字柏琪嘉就辨不清了。

每天早上柏琪嘉往牆上一望就高興起來，他寫的「同志」這一個字是多們樣的好看。他愛這個字。就把他又寫到別的牆上了。後來又寫到另外的牆上。寫到門上。

最後凡是能畫的地方就把他畫上去了。

他看見那床下的牆上不曉得誰釘的一個小釘子。他就把他拔下來，用他到處畫着他所愛的字——「同志。」

柏琪嘉寫着這個字是他最愉快的一件事。

想不到監禁子就看見這個了。

你怎麼呢，想帶手鐐的嗎？爲什麼在這兒畫着這樣邪說外道的字？」

「這不是邪說外道的字——」

「不，是邪說外道的！這僅只布爾雪維克愛他！你怎麼呢？也是布爾雪維克嗎？現在趕快都給我拭去吧！」

柏琪嘉就用他很髒的小手掌，拭着他自己所愛的字——他第一次所寫的字！用力的拭着。他的別離的酸淚一直的由眼眶裏湧了出來，落到他的小口裡。

第二天柏琪嘉爬到床底下，又在那兒畫起他的「同志」了。

後來第二個紙條又擲來了。柏琪嘉就不再把他給那位監禁子看了。他自己用盡心思的嘗試着去辨認他。在那上邊擺着的第一個字就是「同志」。呵，柏琪嘉看了是多麼樣的快活呵！

現在他的視線集中到那有沒有紙條擲來呢。第三個紙條又擲來了。上邊又是寫着「同志」。哈哈，這是多麼的好呵！

有一天，有個隣手指由那小圓孔裏伸過來，柏琪嘉就張着身子向他低聲說：

「給我鉛筆來！」

第二天，由那門上的小孔裏就往這小屋裏給柏琪嘉擲來了一枝小鉛筆。

柏琪嘉就全起一片他自己所積累的紙條，往那上邊寫了一個「同志」。坐了六個月，柏琪嘉就被帶到一個大屋子裏去。

「你就是柏琪嘉嗎？」一位紅頭髮的，年輕的快活的人到他跟前問着。

這些人在這屋裏都是快活的，勇敢的，活潑的好似在作客或婚禮的宴會上——

般，都嬉嬉笑笑，高談闊論着。引着柏琪嘉在屋裡看了一遍。都問着他的豬，並且都教他怎樣的讀書寫字。

現在的柏琪嘉也有點氣壯和威風起來了。有一天他忍不住的就問着他的那位紅頭髮的朋友說：

「你是什麼人，那里人？」

「我們嗎？老弟，我們不是別的，我們是無產階級者。是布爾雪維克；沒有聽說過我們嗎？我們想叫你爸爸有好多的地，想不叫你挨人家的打，想不叫有戰爭，也不想叫好像你一樣，「爲着豬」去坐監……」

「並且不想叫吃耳光！」柏琪嘉插嘴道。

「不錯，對對對！看來你好像是吃耳光了吧！」

「是的。」

「吃波蘭軍官的耳光嗎？」

『不錯。』

『好吧，不要忙，他們馬上就要不成威風了！』

於是柏琪嘉就仔細的聽着那不懂的關於蘇維埃，莫斯科和布爾雪維克的談話。

一天，柏琪嘉就問着那位紅頭髮說：

『可是「同志」就是布爾雪維克嗎？』

『一定的。一切的布爾雪維克都是同志。』

『從前我有一個同志叫汪科，我常同他耍石子，那麼，他也是布爾雪維克嗎？』

『不知道。不過「同志」對於布爾雪維克是一個很神聖的字！這個字資產階級的人是，不用的。資產階級的人——這就是賞給耳光吃的那些人！……你明白嗎？他們是憎惡這個字的。』

『是的嗎！呵，我是布爾雪維克，後來我——我附你耳朵上來給你悄悄的說吧；當我一個人在那小屋裏坐着的時候，我接到你的紙條以後，滿牆上都被我寫成

「同志」了。」

「好麼！你是我們的同志了，是布爾雪維克！」

又過了一個月，這些布爾雪維克黨人都送回俄國去交換波蘭的資產階級的俘虜。

到這時柏琪嘉已經學的會識字了，就是給他爸爸和媽媽的信也會寫了。但是他寫的信沒有寄，不過他時時刻刻的總把他揣到自己的懷裏。

「給我一個信封，」柏琪嘉向他的紅頭髮的朋友說；「我寫一封信往家裏寄的。」

「爲什麼寄他？馬上你自己就回去子。」

「不，不回去。」

「爲什麼呢？」

「因爲那兒只有爸爸媽媽，沒有真正的同志。這兒你和其他的一切同志……表

得……好同志……帶我到莫斯科去吧！」

「到莫斯科去嗎？你去幹嗎呢？」

「我到那兒當布爾雪維克呢！」

在這天晚上就說好了同斐得一塊到莫斯科去，柏琪嘉就寫了第二封信往家寄，信的內容是這樣：「爸爸和媽媽！我同斐得到莫斯科去了，我們是同志和布爾雪維克，你們馬上都不受苦了再也沒有人來打我們來了，戰爭也沒有了，將來只有布爾雪維克及都成了一樣的同志，也不要心疼我們的豬，將來我們不僅只有一個豬，有好多的豬，將來還有兩個牛，後來我就從莫斯科回去了。」

柏琪嘉的確同那位紅頭髮的斐得和其餘的同志沒有回家，到莫斯科去了。

——二，二，一九二八，譯。

權政與包麵，平和

著 夫 賽 洛 亞

在渦倫團（註一）有一個壯烈的大會。準尉（註二）們說，如果蘇霍穆里諾夫（註三）出賣了俄國的士兵，那麼亞列克賽夫（註四）一定是不作這個的。準尉們登到木演講台上，流着汗說着。

可是在那還沒有撤去的尼古拉的相片上釘着克倫斯基（註五）相片的軍官俱樂部裏，在那桌子上擺着冷丁的美味的點心和肉湯。一隻棕色的貓，從容的跑去舐着他。廚子在會場上靠着濕而且臭的練馬場的牆。

準尉們用手帕搓着手，拿着鈴說着。不時的跑到後台去，摸着自己的皮手槍套子。稍微整一整自己的背帶和襯衫的領子，打算重登台演說。練馬場的烟氣，臭氣與濕氣把他們燻的只是咳嗽着。準尉們都相互的說着，想着方法去應付那憤激的羣衆。可是顯然的可以看出他們都不是俄國現代的英雄。

準尉們在台上無味的講着，好像那角鬥士在那空闊無人的馬戲院子似的；他們彷彿突然的醒悟了，看見自己彷彿在那細繩上走着要跌下來似的。每一個長官給士兵們講話的時候，都覺得怕要從那細繩上跌到那萬人的罵聲裏。

準尉們出來說：克倫斯基，克倫斯基……說到此地就找不出來頭緒了。彷彿又從那細繩上跌了下來似的；因為除過把那克倫斯基的相片釘到沙皇的相片上以外，他們什麼也表示不出來了。

並且今天將軍給準尉們下令叫招集士兵來擁護亞列克賽夫就總司令之職。於是準尉們就召集會議起來了。

就是厨子也都來到這練馬場裏，靠着那濕牆，搔着屁股，咬着舌根說：

『呵，亂轟轟的簡直是一個市場！』

士兵的面孔是辨不清處了。台下的全馬場裏由那些鬚鬚，眼睛，耳朵，鼻子織成了一幅萬頭鑽動的活圖畫。士兵的腳站得穩固的同柱子一般。過倫人穿着厚底靴子站着好像在那馬場上石地板裏埋着似的。手，肩，頭都在亂動着。一而萬，萬而一的亂動着。百萬的聲音而一個意志。現在的士兵們都以爲：蘇霍穆里諾夫是一個將軍，他的姓的頭一個字母是C，亞列克賽夫也是一個將軍，不過他的姓的起首是另一個字母吧了。

僅此而已矣。

士兵們對於他們，對於一切的將官們，都搖着頭，揮着手。都一致的呼喊着，越是一致的呼喊，越是使他們相信他們都是士兵們，是與那些在台上的人——官長們

不同的。士兵們吸着那用紙捲的壞煙草，殘餘的煙頭吸的幾乎要燒着自己的手指和嘴唇了。煙氣燃燒着自己的心靈，使他們更堅決的主持着自己的主張。堅持着自己的主張來反對那些官長們——那些在台上的人。士兵們流着汗，抽着煙，領子上的虱子在蠕動着；他們只好把自己的腳都變成石頭，去和那官長們鬥爭到底！士兵們都摩着拳，擦着掌，可是都知道現在的武器是不在他們手裏的。他們如果不把這馬場翻了過來，是不會得到勝利的。可是現在的勝利是在彼而不在此的；由那一切的吶喊，一切的呼號，一切的威嚇，一切的咀咒來打成一片，練成一幅宏大的，有力的，鮮明的旗幟，堅持着他，打起他前進；唯有如此才能衝到那台子跟前，衝過台子，到那貓子涎着的軍官的肉湯和點心跟前，到那沙皇相片上釘着克倫斯基相片的跟前，並衝過這些，衝向前去！打起旗幟橫行無阻的前進！

士兵們都吶喊着。固執的站到那馬場裏。由那些萬眾一心的堅強的意志，好似鑄成了一個有力的警鐘。在一切的面前，在台子跟前站着一個搖着雙頰，圓着眼睛

和蓬首枯面的士兵的火夫。他的頭髮蓬亂的如同孩子們玩弄了的雀子毛似的。按着他聲音的微弱，是不會多喊的，可是他時時刻刻的向台子跟前掙扎着，手裏拿着紙條推着那軍官們。在那紙條上寫着難以誣別，不成字形的語句：

「請準允火夫上去演說幾句關於現在的情形和

士兵同志。

尹多夫。」

當這紙條轉到主席——準尉，法應陪審員出身——手裏的時候，那主席額上就流着汗，長出了一口氣，把這火夫就寫入了演說人的名單裏去。同時「火夫」這一個字在他的心裏引起了一場實際的心事：因為現在一切的物價都昂貴起來了，那麼，應當要告訴我的女人，叫他每星期至少要給大家做兩頓稀飯吃——就是小孩子也得吃。

火夫尹多夫是一個身量不大的人。細細的腿子穿着儉樸的士兵的褲子，褲腳插

到那棕色的寬大的長腰的皮靴裏。看來不像穿的靴子，儼然是插在一截水管子裏。泄着懷，露着他那凹陷的胸膛，三兩根不辨顏色的短鬚在下巴上翹翹着，灣灣的鬚子往嘴裏鉤着。腦後披着的頭髮，好像被風吹着的雀子尾巴一般。他的兩肩和雙手都在抖戰着。彼時一望而知其為一個城市的人。額下淵凹的碧眼，表現着他已經是飽嘗飢寒滋味的人了。這眼睛並表現着他是一個有覺悟的人，他的覺悟好像跳蚤在他心靈裏一般，使他刻刻的難安。也或者是在初級小學所得的一點兒知識使他如此的多愁呢。他出了兒童小學以後，就到工廠裏當學徒，後來就在那喧聲吵雜，徹天徹地的工廠裏擔負着鐵一般的沉重的工作，這工作彷彿鐵鎖似的，把他緊緊的鎖起來，可是這種兒童的知識，好像在那轉灣路上里程碑上的箭頭一樣，指示着一條另外的道路。不過僅是指示而已。因此在他的心靈裏留了一種漠然的期待，以為那些工廠，工作，吵雜，喧鬧，——這些總是在那向另一條路上去的轉灣的路上，彷彿一切的生活即刻都要改變了，一切都要向着新的方向變好了；知識是科學的。

工廠是愉快的。這種內心的密奧他向來誰也不會告訴過。因此他就結婚了。告訴了他的女人。他的女人不理會，並且以為是有點輕視了她，因為是她不但是曾在小學畢了業，並且還在時裝女衣店裏做過教師，因此她有點自命不凡了。所以她聽了她的丈夫的密奧的話就譏笑着說：

「好一個鼎鼎大名的著作家——托爾斯泰！」

尹多夫這一個女人生了兩個孩子了，但是他從來不曾向她吐露過內心的情愫。向來不曾吐露過。他總是期待着什麼似的。由這期待上覺得自己彷彿在那大船上或火車上似的；呵，到了，路走盡了，最後一站到了，真正的生活開始了。

於是二月二十七日（註六）就告訴了尹多夫以最後的一站來到了。那時他就同着士兵們到街上去，從那以後，他每逢用鏟子攪着鍋裏稀飯的時候，他的心完全不在稀飯上，他想着許許多多的事情。因此他現在要傾吐一切了。

他登到木台上。前前後後的踱着，揮着手，搖着頭，高高低低，快快慢慢的講

着，錯亂的咳嗽着。但是，當他開口演說的時候，那人海一般的士兵都靜寂起來了。吸煙的煙氣，比以前更濃厚的在人們的頭上彌漫着。準尉們都把手插入到褲袋內靜默着。只有那位出身陪審官的主席，帶着土匪一般的眼睛，睜着尹多夫，歪着頭向一位黑臉的軍官低聲說：

「呱啦啦，呱啦啦，儘你老尹呱啦啦吧！」

但是尹多夫演說的並不久。士兵們對於他都明白了。都把他的話拿來作成自己的旗幟。準尉們就閉會了。都去到那掛着沙皇的相片上釘着克倫斯基相片的軍官的俱樂部裏了，都去到了那肉湯和點心的跟前。軍官的厨子也趕快的回到廚房去了。那厨子爲着貓子的淘氣，用抹布到他身上抽了兩下。

士兵們在馬場裏還沒有散去。都在同自己演說的人談論着。尹多夫坐到主席的坐位上，灣灣曲曲的寫着議決案。有一位帶鬍子的士兵提議要散會，尹多夫就反對

說：

「怎麼沒有議決案你就能夠散會呢？這還有什麼秩序？」

士兵們都不滿意的向着那位有鬍子的人嗤着。又有一個人要說話的時候，可是尹多夫已經把議決案寫畢了，他到下邊寫道：

「渦倫團一致通過，」

「同志們，」他說着，讀着議決案，「我現在來付表決，請贊成者舉手……」
士兵們都回答說：

「都贊成，用不着舉手的。」

這一個士兵大會就此散會了，士兵們都好久的相互的談論着那火夫：

「你瞧，餓得成了那樣一個骨頭架，可是很在聰明呢。」

「可是他說的都是什麼呢？」那些沒有到會的士兵們都問着。

「說得多，說得好，他拍着胸膛，是多麼樣的激昂慷慨！兄弟們，實在的！」

『好像伙！』士兵們都奇異着。

晚飯後，尹多夫拿着議決案跑到凱逝仙宮（註七）的營房裏，在那兒神飛色舞的統統的告訴了一遍，就是連那路口上的站崗的也都告訴他們說：渴倫團一致要求：

『和平，麵包與政權。』

註一：渴倫——本爲省名；舊俄軍隊有以人名名之者，有以省名名之者；此團即以省名，爲舊俄軍隊中之最精銳者。

註二：準尉——準於尉官之官，爲軍官中之最下級者。

註三：蘇霍穆里諾夫——爲沙皇尼古拉二世之軍務大臣。

註四：亞列克賽大——爲克倫斯基政府時代之總司令。

註五：克倫斯基——（一八八一——）爲第四屆國會議員。革命後公然與社會革命黨聯合，爲聖彼得堡蘇維埃之副主席，臨時政府總長及領袖，後爲總司令。實行妥協政策，漸漸離開革命戰線投入反革命的營壘，

爲一個拿破崙主義者。後欲鎮壓十月革命之武裝勢力而失敗，亡命海外，現爲反革命領袖之一。

註六： 二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一七年爆發二月革命，顛覆舊俄帝制之日。

此爲按俄歷計算，公歷則爲三月十二日。

註七： 凱逝仙——爲尼古拉二世之寵妾，出身優伶，艷麗絕倫，得寵後尼古

拉在聖彼得堡特爲之建一壯麗之宮，名曰凱逝仙宮，二月革命後作爲營房。

亞麗瑪——克維雪爾布女

著 夫 洛 維 捏

我們這里有一個身量很高的，胸部很大的，眉毛灣而且黑的這樣的女人。她的丈夫好像頂針一般的小。我們都給他叫『珂左克』(註)。他小的用頂帽子幾乎可以把他蓋起來。可是他的皮氣特別怪。同瑪麗亞鬧氣的時候總是敲着棹子好像鐵匠掄鐵錘似的。

『我要殺你！要宰你的頭！』

可是瑪麗亞很滑頭。故意的抬舉他彷彿怕他似的：

「卜哥斐，你怎麼呢？」

「我要宰你的頭！」

她更殷勤的說：

「飯我現在煮好了。你要吃嗎？」

給他盛了滿滿一盤子，油烘烘的在上邊漂着油星。她低着头站着彷彿新婚時的
一般去款待他：

「請吃吧，卜哥斐。我在你面前錯了。」

女人一巴結他，他就很如意的高傲起來，覺得他是了不得的人了。

「不吃！」

瑪麗亞彷彿丫頭似的：給他打水，找煙袋，脫鞋子，給他拿到爐子上烤襪子。夜裏把他抱到懷裏撫摩着他的頭髮，附他耳朵上嗚嗚的彷彿貓一般的催眠着。珂左克

擰她一下，她微笑着說：

「你怎麼呢，卜哥斐，擰的痛得狠。」

「這能算痛嗎！還沒得擰死你的。」

「又擰起來：男人不是別人，她自己安慰着。又給他說道：

「唉，珂左克，珂左克！我要給你兩下可就要你的命的。你把我看成木頭的人嗎？難道我始終都吃你小東西這一壺嗎？」

二

從前她是少耍皮氣，多受家庭的悶氣的。可是到提倡自由的布爾雪維克出世的時候，女人們也都咕咕咕的說什麼男女平等了，這時連瑪麗亞的眼界也開了。當有什麼演講員來的時候，她就跑到會場裏去了。彷彿羞恥都喪掉了似的。有一次她到演說員跟前使眉弄眼的如同姑娘一樣的說：

「演說員同志，去到我們家裏喝茶吧！」

這時珂左克的臉色當然也變了。眼也黑了，氣的吹豬一般。想當場就抓住她。可是總是又把這壺吃了。就走到她跟前說：

「回家吧！」

她是故意的吧。登到演說台上就演說道：

「農人同志們！」

我們也真要笑倒了。這時把珂左克也氣壞了。

「演說員同志，把她這小鬼打下來！」

到家的時候再用老拳搯她的。

「要宰你的頭的！」

可是瑪麗亞嘲弄着：

「這是什麼人在我們這兒搗亂的，卜哥婁？真是怪事。我不怕。」

『如果你再往會場上跑我把你的褲子撕了！……』

『斧子砍我都不怕。』

珂左克發火了，找東西去做她。瑪麗亞也利害着說：

『你敢動一動，我滾鍋把你的小羊頭打碎你！』

從此以後珂左克要自己的利害，瑪麗亞也要起自己的利害了。珂左克睡到床上，瑪麗亞睡到爐台上。珂左克去找她，她不受。

『不，現在不是從前了。吃葷是不成了……』

『到我跟前來！』

『不去。』

珂左克咆哮咆哮，就躺到那冷被窩裏睡去了。一次兩次的就這樣滑稽過去了！小孩子也不生了。她從前生了兩個，都死去了。珂左克還等着生第三個孩子呢，可是瑪麗亞很執拗的不幹。

『這個玩藝我夠了。』

『什麼玩藝？』

『這樣玩藝。你怕一次也沒有生過吧？』

『我不是女人。』

『唔，我不是老母牛——每年要給你生一個牛犢。我想什麼時候生再生……』

珂左克氣得脚都不着地了；

『如果你再說出這些話我要宰你的頭！』

瑪麗亞笑起來。

『我是成了不懷孕的了。』

把他弄得沒有路走了。有時候開一開玩笑。到鄰居那兒逛一逛。此外再沒有地方可去了。好似光身漢一般的在爐台上躺着。若要好好的打她一頓，她會跑了呢。並且還要把他往衙門拉呢，那些布爾雪維克一定要嚴辦他的：現在人家時新的就是

婆媽媽的同女人在一齊。如果要聽她隨便去，面子又很難看，人家又要說他沒有皮氣，笑他怕女人了。去算了兩次卦，一點結果也沒有！瑪麗亞就由俱樂部拿些書報回去了。把桌子鋪起桌布，坐到那里彷彿女教員一般的嘴唇在動着。可是聽不見讀。珂左克當然是無話可說了。好吧，讀去吧。只要不跑就是了。有時就拿她開心道：

『電報都拿顛倒了……讀書人！』

瑪麗亞不理他。書報是很能變化人的氣質的，他能把一個人變成與從前不同的另外一個人。瑪麗亞也到了這程度了。常常站到窻子跟前向外望着出神。

『我很苦悶。』她說。

『你想要什麼呢？』

『想要那……不是這兒的……想過別樣的生活。』

珂左克氣着氣着就忍不住了：

「唉，我要做你這小鬼頭！你別瞎想吧。」

她從前固然是說了些糊糊塗塗的話。可是現在她要來作男人的事業了。我們開會的時候她也露頭了。有些男人們都氣不憤的說：

「回去煮你的飯去吧，瑪麗亞！」

這什麼話！她待理不理的只用眼睛瞟了瞟。她想創辦一個「婦女部」。這個名詞從來我們還沒有聽說過呢，這不是俄國的字吧。我們看着看着一個女人受了她的吸力了，那一個女人也受了她的吸力了。真奇怪！在珂左克家裏開起學校了。聚會好多人就談論起來了。蘇維埃的委員關於閱書的事也去訪他們去了。他是我們同村的人。從前他的小名叫瓦士甲，入了布爾雪維克以後就改稱官名叫華西里了，這時珂左克也軟和了。他說一個字就有十個人的聲音向着他：

「噓——噓——噓。別作聲！」

那委員當然是站在女人方面的，——他們的黨綱是如此的：

「卜哥裴，現在不能鬧女人的，現在革命了。」

他好像傻瓜似的，只是微笑着。可是心裏只是準備着恨不得一下子把這革命打倒了。只是不敢；怕將出鬧來不好看呢。可是瑪麗亞就一天一天的抬起頭來了。

「我完全想加入布爾雪維克黨。」她說。

才上來珂左克就笑話她說：

「你怎麼不害羞呢？難道你的廉恥都喪盡了麼？反正你這樣的行爲上帝是不會饒你的。」

瑪麗亞輕視道：

「上帝——上帝？什麼上帝？你怎麼想的呢？」

她簡直是瘋了。同那委員在一齊也不客氣了。他給她送些布爾雪維克的書，他的心思也紊亂了，可是她只是滿心滿意的面孔菲紅着。有一次他們肩並肩的挨着桌子坐着，想着這屋裏只他們兩個人，可是珂左克藏在床底下：醋的難受着。他把

床緣放下來，彷彿老鼠在洞裏一般坐着。那委員說：

「瑪麗亞同志，你的男人太鄙陋了。你怎麼會同他在一齊過呢——我真不明白。」

瑪麗亞笑起來。

「我已經四個月都沒同他在一齊了……我們不過是一個形式上的……」

他就用手拉着她。

「不會吧？這樣我實在不相信。」

他就望着她的臉，到她跟前擠了一點。摸着她的懷。

「我很愛你……」他說。

珂左克在床底下聽着——幾乎要氣僵了。想拿起斧子來劈他們——又不敢。把頭伸出床緣望了望，他們就笑他說：

「我們知道你在床底下坐着呢。」

我們要改選蘇維埃了。那女人們成羣成隊好像趕會一般的都來了。我們都熱鬧着，談論着，聽着都喊着瑪麗亞的名字：

「舉瑪麗亞！瑪麗亞！」

我們裏邊有一個人突然也故意的說：

「贊成！」

都想着是鬧玩笑的，可是想不到竟成了事實了。女人們好似烏鴉似的呱呱的叫着；各樣的寡婦，當兵的女人——都黑雲一般的集來了。可是我們這里男人們都不願當選，尤其是現在，——舉着他他是不屑幹的。

「瑪麗亞——讓瑪麗亞好了！讓舉她好了……」

把瑪麗亞的票數了數——二百一十五張！委員華西里就恭賀她說：

「瑪麗亞，瑪麗亞，你是我們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一任的女委員了。請就職吧。」

我慶祝你，我並且希望你將來爲無產階級的工人謀利益。」

瑪麗亞的眼光也大了，漲着紅潮的雙頰，很莊重的在站着。

「同志們，我就職好了。如果有不到的地方請大家幫忙好了。」

這時把珂左克可氣壞了。最要緊的是他不明白：這是人家拿他開玩笑呢，還是

高看他呢。回到家裏想：「現在可怎麼同她講話呢？她成了做官的人了。」我們也奇

怪！鬧出了這一回玩藝。女人忽然間居到鎮蘇維埃委員的地位了，將來要替我們處

理官事了。我們就相互的吵起來……

「真個蛋！難道女人也可以居這樣的地位嗎？」

一個老頭子一直的對着瑪麗亞臉說：

「唉，瑪麗亞，你這路走錯了。」

她只搖一搖頭說：

「這是團體舉我的，不是我自己去的。」

四

我們到蘇維埃鎮裏去看一看她——一看就不認識是她了。那兒擺着桌子，上邊擺着墨水壺。放着兩枝鉛筆：一枝藍的，一枝紅的。書記在旁邊坐着，草着文件。她的聲音也變了。坐着看着文件。

「這是關於給養問題的吧。葉里夫同志？」

居然官長一般的又看着文件：

「文件預備好了嗎？快把他預備起來！」

我們總不相信我們的眼睛。你就是瑪麗亞！她稱她們是「同志」的時候，她臉都要紅了……有一次一個老頭子叫克里莫夫的來了，她也就對他這樣的說：

「你有什麼事，同志？」

這個名詞他受不住——他覺得這比打他還利害。

「你雖然成了鎮裏委員了，」他說道，「可是我不是你的同志。」

難道你拿話能挖苦她嗎？過一個月她就戴起帽子，穿起男人的衣服了。帽子上嵌着紅星。

珂左克氣着氣着就要求同她離婚了。

「這樣的光景讓我自由吧……我不能夠……我要另找女人了——找個相當的女人的。」

瑪麗亞揮着手：

「請吧。我早已都贊成。」

她服務了五個月，就煩起來了：她已經成了布爾雪維克的有力的人了，女人們也受了她的影響了：這個醒悟了，那個也醒悟了。有些已經同她丈夫完全脫離關係了。我們都想着無論如何這個人是難得除去的，可是恰好有點小事發生了，反革命

的哥薩克攻來了，瑪麗亞就同布爾雪維克坐到車上逃去了。到那兒去了——說不上來。看見她彷彿在別的村裏；也許不是她，是另外一個像她的人。因為現在這樣的人出的很多了。

注：『珂左克』爲兒童擲的一種遊藝，大如鷄卵，以牛蹄骨製。此處人家送卜哥裴外號爲『珂左克』，譏其小也，

——十，三，一九二八，譯。——

附錄：
著者略歷

愛倫堡

愛倫堡猶太人，於一八九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生於基輔，後入莫斯科中學求學，因加入革命團體被革。一九〇八年被捕，坐了八個月的監，後來判了八年的流刑；一九〇九年到巴黎。一九一七年革命發生了，才得到回國的機會。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在俄國。

一九〇七年開始作詩，一九二一年開始作散文。其著作被譯為外國文者為：法，德，瑞典，丹麥，波蘭，猶太，烏克蘭，波希米亞等。

其重要著作有：戰爭的背景，胡麗娥瑚列尼島，六篇成功的小說，尼古拉願爾

包夫之生活及失敗，十三個烟袋，E. D. 疎斯等。

烟袋係自十三個烟袋中選譯出，此篇後又經著者另印為單行本，名為共產黨的烟袋。

可可塔隆

左 祝 梨

左祝梨一八九一年生於莫斯科。生下來不久就被父母帶到洛得芝（在波蘭）去，在那兒住到十歲。一九〇一年父親——他父親是小商店的店員——死後，家庭就離散了。

幼時遷到娥得沙——在南俄——在那兒求學，十四歲又回到洛得芝。繼續求學，預備在中學畢業，後來被革命事業就誤了。他因為與在黨人的交識，並參與政府所禁止的會議等事，遂被捕下獄。在塞拉芝坐了三個月的獄。後來又在洛得芝坐了兩次兩個月的獄。在獄內又結交了好多黨人——無政府黨，社會民主黨，猶太國

民黨，波蘭社會黨等。但是無論那一黨他都未曾加入。

他自己作了些關於藝術的論文。他很愛研究史比諾左的哲學。後來對於無政府主義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時常愛讀克魯泡特金的著作。

十八歲開始作小說；他幼時也曾作過小說，但他那時的觀念以爲這不算什麼重要的事，所以到十四歲就撇開了。

他的第一篇小說是在洛得芝郵寄到基輔新聞副刊上發表的。一九一一年來到俄得沙，在青年思想和俄得沙新聞等報上發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那時他也常寄些小說到聖彼得堡日報上發表。

一九一四年結婚，遷到聖彼得堡。

一九一八年在諷刺，俄羅斯之日及其他日報雜誌上作文章，又兼自由雜誌的編輯。

一九一九年春遷到基輔，在那兒繼續在定期刊物霞光上發表了亞加與人類的啟

事。

一九一九年八月白黨將軍金尼肯之變，遷到莫斯科，直住到現在。

其著作之印成單行本者有：大城市的災禍，時代的留聲機及小說集第一卷。亞愛譯自李錦編的文學的俄羅斯第一卷。此書於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出版。

左琴科

左琴科於一八九五年生於南俄之波爾達瓦省。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

一九一三年在中學畢業，入聖彼得堡大學法科。

因一九一五年入義勇艦隊，在前線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得了心病，所以沒有畢業。他所得的官級是上尉。

一九一八年離開義勇艦隊，投入紅軍。

一九一九年退伍。

文學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二一年。其第一篇小說在一九二一年聖彼得堡年鑑上發

表。

其著作有：迅尼布柳震夫先生的故事（一九二三年列寧格勒愛拉都書店出版），小說集（一九二三年在列寧格勒出版），滑稽小說集（一九二三年在列寧格勒出版），貴婦人（一九二四年在列寧格勒出版）。

賽甫琳娜

賽甫琳娜是蘇聯文壇上極有聲譽的女作家。於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生於南俄鄂林布爾格省托洛次基縣的瓦爾拉莫沃鄉村裏。父親是奉耶穌教的韃靼人，幼時被養在洛穆金斯基牧師的家裏，因此，後來在加染省的師範學校求學。母親是一個農女。賽氏幼時畢業於鄂林布爾格的小學裏，後來又在鄂木斯克省的中學畢業。畢業後就在城裏當女教師，後又到鄉村小學當教師。

自一九〇七——〇九年在威爾諾，塔什干，烏拉炭高加索及鄂林布爾格等地方的劇場裏當女伶。後又在克里木教了些時書，在鄂林布爾格管理圖書館。

一九一七年被選舉為縣議員。斯年八月入社會革命黨。一九一九年與鐵路工人一齊脫離黨籍。後任西比利亞契利濱城的圖書館長。

一九二〇年到莫斯科入高等師範。一九二一年被教育部派到西比利亞教育部國立出版部內當祕書。西比利亞國立出版部為救濟孤兒募捐運動事，請她給蘇聯的西比利亞報上作論文；她沒有作論文，作了一篇小說：巴烏露式金的經歷，料不到這篇小說就很受歡迎。同時她又又在西比利亞之火雜誌上發表了長篇小說四章，又極受讀者的歡迎。到後來犯人出版後，這位蘇聯的新出的女作家的榮名揚遍京師了！

一九二三年又到莫斯科去。

一九二五年到列寧格列去直到現在。

其重要著作已出版者有：

犯人，一九二一年在新尼古拉城西比利亞國立出版部出版。

四章，一九二一年在阿爾太省國立出版部出版。

肥料，一九二三年出版，初版出版地與第一種同。二版同年在莫斯科克魯格書

店出版，三版於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赤荒地（譯音當爲克拉斯訥亞諾夫）出版。

少年，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新莫斯科書店出版。

小說集，同年在莫斯科赤荒地出版。

伊凡諾夫

伊凡諾夫生於塞米帕拉丁州的列白日小村裏，在克爾格支曠野的邊境，在西比利亞之伊爾德什河畔。母親姓沙葦次基，名叫夷麗娜，原是波蘭革命黨政治犯的後裔，後來又混合着克爾格支種族的血統，因此他含着異族的血液，不但他，並且在西比利亞的奇薩克人好多都混合着蒙古的血統。他父親件亞且史拉夫是一個私生子，是土耳其斯坦一位將軍兼省長的兒子，——大概姓加夫曼——父親被養在孤兒院，從那兒出來就在金鐘場作工。後來自己讀點書，就在鄉村小學當教員——他父親懂東方七種語言，但是運氣不好，料不到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伊凡諾夫的哥哥殺

害了。現在他的親兄弟姊妹一個也沒有。

他的生年不是一八九五年就是一八九六年；準確的生年他自己也說不清了。

他在鄉村小學校讀書，從那里出去到馬戲園子裏。初進去練習耍鐵棍，後來做滑稽的演員。戲園子供給他很不好。而且他也厭倦了。後來他就懇求他的叔父彼得洛夫（是一個包工頭）讓他入農業學校。他很喜那很好看的帶銅扣學生制服，學生們愛淘氣，到了城市裏都給他們叫羊。過了一年的工夫，學校他也不幹了。那時他叔父叫他到舖子裏當夥計，他們帶些布疋到克爾格支地方去換黃油。後來入到印刷局裏當排字工人，在這兒他比較是很愛了，除暑假後，從一九一二年一直幹到一九一八年。

夏天他同馬戲園子一塊去旅行，他當一個魔術師，用假名叫班亞利伯，或者當一個說書的，或當一個演滑稽戲的人；在茶館或小戲班子裏演習，或者就隨便的各處流浪着，他並不是有什麼好奇心，不過是無聊的消遣吧了。

讀的書不少；斯賓塞爾，托爾斯泰等的著作都瀏覽過；書籍向來對他不發生什麼影響，他看書也不過是一種無聊的消遣，因為他不喝酒，不愛女人。

他的第一篇小說作於一九一六年秋天，在伊爾德什河畔報上發表。他當時決然的說：『如果我這篇稿子在報上發表了，那麼他將來還要在厚的雜誌上發表呢。』第二篇小說他就寄給高爾基刊到年代記上。他把那稿子寄出之後，就天天等着那榮譽的降臨。他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就是那時稿子發出後過了兩個禮拜的一天；那時他在那污穢的，很長的。黑暗的印刷局的地窖裏。進來一個郵差給他一封信。那時全印刷局的人都集來看高爾基的信了。從此以後，全印刷局的人和經理都認他爲很大的人物了，經理給他們十元錢，去辦一桌酒席致賀他。他的朋友們都喝得醺醺大醉了，可是他在席上雖然是一個禁酒的人，但他自己覺得他比他的朋友們更醉了。

那時他在兩禮拜內作了二十篇小說，有幾篇他寄給高爾基，高爾基就回他信說這幾篇小說不大好，並且還得再去求學。他於是就又求學，兩年不作東西。在這兩

年之內，他讀了不少的書；但是對於社會問題的書一點也沒有看，那時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暴發了，他不明白社會革命黨與社會民主黨有什麼分別，於是就一齊加入這兩個黨籍了。

他進步的很快，革命後他就做了社會保安委員會的秘書，他的政治的生活於是就開始了。

文學的生涯就此放棄了；他常常演說，作論文。後來他加入工人組織的赤衛軍，防守鄂木斯克，防禦白黨的進攻。他那時覺得人們的幸福要被白黨破壞了，可是他很慚愧，慚愧他臨難而逃——逃到克爾格支的曠野裏。

他逃出來很久了。他覺得蘇俄真是世界人類的樂園，但是他不從西比利亞去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胆子小，是因為他向來沒有越過沙庶拉一步；因為他覺得孤零零的一個人到了那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地方太艱難了。

一九二〇年之末，高爾基幫助他，他才到了聖彼得堡。那時高爾基住在莫斯科

科，他依然到的是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地方，他初到時幾乎要餓死了，後來高爾基供給他，住在學考寄宿舍裏。他那時很害羞，高爾基帶着很粗的聲音對他說：『你不要客氣，你當保養好一點；吃吧！』他不信世上的好人，因為他們對人的輕蔑都潛藏在虛偽裏；可是他遇着了高爾基，就改變他不少的思想。

他著了不少的書，但他覺得著作家實在沒有什麼快活，普通人的生活是比較優越，愉快，豐富得多了。但是當他想着『這能怨誰，而且又有什麼可怨呢？』的時候，他覺得就此也就很滿足了。他想着：『別的還有什麼可說呢？』

其著作已出版者有：

背架（譯者註：車站或碼頭上脚夫背行李的架子，貨捆到架子上，在背上背着；在海參崴有，別處不多見。）這是第一部小說集，由作者親自編定出版，出版期在一九一九年。

民軍，長篇小說，初版於一九二一年，四版於一九二四年。

一四六九號鐵甲車，長篇小說，一九二二——二三年出版於莫斯科。

各色的風，長篇小說，一九二二年在列寧格勒與柏林出版。

第七道岸，短篇小說，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出版。

藍沙，長篇小說，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與柏林出版。

山谷，短篇小說，一九二二年在列寧格勒出版。

佛之復生，長篇小說，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出版。

佛之復生，短篇小說，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出版。

山嶺，長篇小說，一九二二——二二四年在莫斯科出版。

亞洛賽夫

亞洛賽夫於一八九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生於加染省一個資產階級的家裏。畢業於實業學校。後學於梨也日，繼轉學於聖彼得堡之神經專科學校。爲逮捕，放流及逃亡所耽誤而終未畢業。

一九〇五年入社會革命黨，參加加染暴動。一九〇七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入布爾雪維克派。一九〇九年被捕放流到渦洛郭德省。是年由那里逃到比台，後來又逃到外國去。求學於梨也日，後到巴黎當瓦匠，爲瓦匠工會會員。一九一一年帶些革命的書籍回到莫斯科來，又嘗起那監獄和放流的風味了。

一九一二年被流放到美臻縣。是年五月由那兒逃到畢赫格去。他是照着指南針步行着去的。由畢赫格僑裝爲木匠，坐輪船到渦洛郭德，由那兒又僑裝爲鞮鞋人，乘火車到聖彼得堡，由聖彼得堡到尼日尼。在那兒就開始在工廠裏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託輪船上的水手與加染，沙麻拉，沙拉多夫等處相聯絡。秋天的時候又回到聖彼得堡來。在奧郝金船塢當組織員，又在神經專科學校，機械學校及真理報担任工作。但是這些工作繼續的不很長久。

一九一三年在國會選舉以前他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央發起團（布爾雪維克），被捕又充軍到莫爾茶村裏去，一直到一九一六年發傳單宣言才把他釋放了。是年回到聖彼得堡爲現代世界的秘書，神經專科學校的學生及聖彼得堡組織部的部員。一九一六年秋天，勳員令下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學生。是年他就入到莫斯科的一個士官學校，從事研究軍事。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被派往下諾夫格洛得去，在這時他請了十天假，同加染去，到了亞拉得爾車站鐵路就壞了，同時車站上就

得了一個電報，說革命發生了。於是他即刻又回到聖彼得堡，轉回莫斯科來。那時他就升爲準尉。後到特尉里被選爲執行委員會委員，繼又任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主席。七月事變之後，他到彼得利，出席軍事組織會議，被選爲全俄軍事局委員。在此會議之後，到了特尉里就被捕，送往莫斯科拘留所裏去，拘留了一個半月。後莫斯科的布爾雪維克聯合報界，致哀的美敦書於最高法院，要求釋放亞洛賽夫，於是他才恢復了自由。

十月革命時，亞洛賽夫爲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及莫斯科軍事委員會之指揮。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後，亞氏爲莫斯科軍區副黨代表，鐵甲軍總部及航空軍總部黨代表。後任烏克蘭最高法院主席，國家出版部總理及第一集團軍黨代表。

一九二二年秋，亞氏被委爲蘇聯駐利加領事館之顧問。在那兒得心臟病，送往德國醫治。由德國回來後在列寧學院工作。

一九二二年他的小說近日及短篇小說白梯出版。他的第一篇的文學作品木工。

一九一六年發表於沙麻拉報紙上。

此後還有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出版的台林紀的忘了的日記，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兩篇小說，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尼基達邵菡夫，在十字街頭及跟着列寧的踪跡等。

捏維洛夫

捏維洛夫於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日生於沙麻拉省梅列克士縣諾威珂夫村裏的一個農人的家裏。這本來是他的假姓，他的真姓是史珂格列夫。

一九〇五年在兩級學校畢業後就到鄉村裏去當了十一年的教員。

他的文學的生涯于一九〇五年就開始了。從那時他的小說就開始在聖彼得堡各雜誌上發表，不久就擡得了作家的榮名。他在鄉村當教員的時候常說道：

『如果要不是文學我就要瘋了。』

一九〇九年他的小說音樂署名捏維洛夫在現代世界上發表。一九一一——一二

年他的描寫鄉村教員生活的小說灰色的日子和史特洛金教員發表于俄羅斯之豐富雜誌上。

一九一四年歐戰起來了，他被徵兵徵去了，不過他留在後方，沒有到前線去。他是嫌惡戰爭的，他看見了那因戰而使農村經濟的崩壞與鄉村的毀滅，他是多麼樣的惶然呵！可是那偉大的，革命的『赤色的火焰』在全俄羅斯遍地爆發了！這『赤色的火焰』燃燒着他的革命的文學的情緒，他又是多麼樣的愉快！

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不斷的在一般生活雜誌上發表他的描寫鄉村教員，鄉村僧侶及農民窮困生活的小說。

一九一九年他任沙麻拉軍事雜誌編輯社的編輯員，編輯紅軍，在這上邊發表了不少的作品。

沙麻拉國家書店常將他的小說印成好多的單行本。一九二〇——二一年到塔什干去，他的著名的小說之一——豐饒的城市——塔什干，就是取材于此的。

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來：在這時他的劇本，女人，查哈洛夫之死及國內戰爭就出版了。後來又作了長篇小說天鵝及關於女人的故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時，這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鄉村的作家——捏維洛夫突然得心臟炸裂病而逝世了！

他的作品裏特別代現的是農女。他自己曾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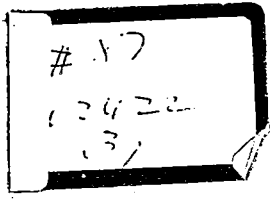
「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想將那舉世爲男子所無理鄙棄的女子，爲教會所無理的視爲下賤，污穢及罪惡結晶的女子，在我的文藝作品上表現出她們的美麗。偉大與崇高來。尤其是農女與女工的命運特別的艱苦與悽慘！」

這些女子捏維洛夫在他的小說女布爾雪維克——瑪麗亞表現出來了。

此外其著作還有：

新房，豚子，生活的面容，民衆劇場，我想活着，在庭園裏，小說集。兒童小

【**爲國家，螳螂**（劇本）喜與悲，安得倫尼卜得章，青年的逃亡，赤偵探



(兒童小說集) ，白的與黑的，飢荒及山上的十字架等。